

馬華短篇小說選



馬華短篇小說選

第一集



沈鳳

八四·四·廿七·生

香港宏智書店出版

思想請假的人

方北方

「恭喜你，可以到社會上做事了！」

去年高中畢業的學生李潮來看我，一見面，我便向他致賀。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深知他的家庭，正像久旱龜裂的田地，渴望着天賜甘霖一般，急切地等着他畢業，可以出來做事。李潮却嚴肅地回答我：

「無喜可賀！」

「爲什麼？」

原來李潮自拿到畢業文憑那天起，他就失業了。而家長六年來流盡血汗，節衣儉食，支持他修完高中階段的課程，滿以爲他拿到畢業文憑後，可以替家庭分担一份責任，可是希望落了空，他和家人，開始在苦悶中過日子，根本無喜可賀了。

「李潮難道不能找份職業嗎？」

我這樣想：條條大路通羅馬，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何況李潮讀過這麼多年書。

我於是用安慰的口吻說：

「李潮，你不必消極，慢慢找，不久會找到職業的。」

他不說什麼，聳一聳肩，兩手一攤；一時的傷心憤懣，激得他眼眶裏漲滿着淚水。

其實，幾個月來，他幾乎走遍他所能走的職業門徑，每條橫在他面前的去路，都有無形的橫木，拒絕他前進；現在，在他看來，前路茫茫，還是不知去向。

他蹙着眉，不平的說：

「我到鄉村區找書教，教育局却不准高中畢業生註冊；我要進政府機關，找個小職員的差事，負責當局却認為華校的高中畢業生不夠資格；我想投入商場，找一個低級的位置，只要可以餬口便滿足了，可是現時行情不好，正是裁員減薪的時候。萬不得已，在最近幾天聽說日間師範學校，將要開學了，自願降低高中畢業生的資格，擠入初中畢業生的行列，報名投考，希望每月得到政府的生活津貼金四十餘元，暫時解決畢業後個人的生活問題，而且有了政府承認的資格，日後便可以執教，但是這也不可能，據說必須將入學的理由呈報教育部，等候批准，然後看看有沒有餘額可以安插，才能決定。其實日間師範學校，有成群的初中生都想入學，是永遠不會有空餘的學位的。那麼踏三輪車吧？還缺乏勇氣，而且踏三輪車也得具有踏三輪車的

技術，以及其他必須具備的條件，並不是一時要踏三輪車便可以踏的。……這是什麼社會，根本不是好人活的世界！……」

聽了他敘述尋覓職業的經過，難怪他在四面碰壁的苦悶中，滿腔憤懣的發牢騷了。

「是的，我十分同情你，」我說，「這雖不是你的過錯，但要面對現實，難道踏三輪車是下賤的工作嗎？不然你爲甚麼沒有勇氣？」

「面對現實，」李潮毫不猶豫地說，「方先生，當我初中畢業那一年，你不是也要我面對現實嗎？我就是聽你的話，讀了高中，滿以爲可以找到更好的職業，可是如今現實是怎樣呢？」

「不錯，現實依然沒有改變，但我還是主張面對現實。」

李潮沉默了一陣，才開口問我：

「那麼，請方先生告訴我，我現在要怎樣才不算逃避現實？」

「既然到處都沒有事給你做，」我站起來，理直氣壯地解釋，「那麼你就應該自動地去做工，只要你肯丟掉智識份子的優越感，不要老是認爲自己是高中畢業生，那麼還會有好多工等着你去做的。」

「什麼工作？你不妨告訴我。」

「等到你有決心做的時候，我自然會介紹給你做。」

「那一類的工作？」

「當然是人可以做的，而且是應該做的工作。」

「你做過嗎？」他對於我提出的工作，似乎有了懷疑。

「我們的同鄉都在做，要是我失業了，我當然也會去做的。」

「那一類的工作？」李潮很關切的用要求的口吻：「請你告訴我。」

「現在我不想告訴你，等到你有決心幹的時候，我不但會告訴你，甚至會馬上介紹你去幹。」

「那麼，讓我回去考慮考慮。」他似乎意識到不是什麼高尚的工作了。

「只是敢幹與不敢幹的問題，還要什麼考慮，你記得嗎？初中畢業的時候，你不是說碼頭的工作也可以做嗎？」

「是的，不過此一時，彼一時。」

「難道現在高中畢業了就不同嗎？」

「不是這麼簡單，方先生，還是讓我回去考慮考慮。」

李潮臨走時，還在猶豫不決。

「好吧，既然這樣，最好在三天內給我消息。」

在他踏出我的家門時，我也向他作這樣的交代。

李潮是我一家親戚的隣居，也是我在C中學任教時的學生。他個子結實，身材不很高，却具有一身發達的福相，圓圓的臉孔，常常露着笑容，很討人喜愛；黑溜溜的眼睛，老是發出光亮的神彩；筆直的鼻樑下，有一個潤大的嘴巴，大家都認為他是個富有毅力的青年。

是的，他的各科成績都搞得很好；對師長彬彬有禮，對同學謙恭溫和，他的美好的印象，老早就刻在師生們的心版上；大家一提起李潮，總是給予美好的評價。

我是李潮在初中三時的級任，對於李潮的學業和性格，的確比別人了解得多，但是他的家庭環境的詳細情形，却不甚清楚；只知道他在年紀很小時便失去了父親，因為學期開始時，他交來的家長姓名是女人的名字：陳玉娟；而在我檢閱他的小學學籍表時，也看到陳玉娟的名字。

初中畢業考試舉行以後，初中三停課一個星期，給各科教師評閱試卷，在這期間我因事到親戚的家裏去。我剛剛下了腳車，要把車子推上五腳基（店前走廊）時，無意中抬頭看見李潮站在右隣第三間店戶的門前。

李潮看見我，馬上走過來，向我招呼。

「你家是在這裏嗎？」

「是的，方先生，我就是住在這裏的。」李潮又問：「方先生到這裏來……」

「我是來找親戚的。」

「方先生的親戚也住在這裏，我倒不曉得。」

「上兩個月才搬來的。你住在這裏很久了吧？」

「是的。」他指着他的家，接着說：「方先生辦完事請到我家來坐吧！」

「好的。」

我開始上樓去。

「一定來！」

我聽見背後他的聲音。

「一定來的。」

「我等着你呀！」

他很認真，我轉頭看見他滿臉殷切的誠意。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我下樓來，李潮還在五腳基上等着我。

「來坐坐吧！」李潮引着路說，「方先生，難得有機會請你到我家來坐。」

我跟着他，一路走進那間前座是打白鐵店，後座是住家的屋子。

「你們就住在這裏？」歇腳，我就問他。

「是，這就是我們的家。」

「不錯，地方還乾淨。」

李潮指着那位走向我們面前來的中年婦人，向我介紹：

「這位是家母。」然後指着我向他母親說：「這位是我時常提起的方老師。」

「呵，方先生，請坐。」

他的母親一面說，一面把椅子送近我的身邊。

我坐下來，看着李潮說：

「李潮，記得你會告訴我說：你家有好幾個人，大家都在做一點小手藝。除了在這裏工作外，還有別的地方嗎？」

「沒有，睡，吃，工作，都在這裏。」他指着廳上的床舖，以及床舖邊的飯桌，與飯桌周圍的一些空餘的地方，和牆邊的一張針車。

「方先生，這一點地方，每個月的租錢還要二十元呢！」李潮的母親接着說。

「陳女士的國語很好，以前是在什麼地方服務的？」我聽見李潮母親的國語腔調十分正確，認為她一定是智識婦女，於是轉換話題問她。

「我母親過去也是教書的。」李潮搶先替她母親解答。

「這麼說，大家還是教育界的同道呢！」我說，「陳女士現在不教書了？」

「是的，不教好多年了。」

一陣苦笑從陳女士的臉上掠過，使人一看就可以知道她的離開教育界是有苦衷的。

「爲甚麼不再教書呢？」我這麼問了之後，立刻自知太過率直了，於是馬上補說一句認爲可以中和的話：「教育界的飯，實在也難吃！」

「這個麼，」李潮的母親不以爲然地：「雖然有許多人這麼說，我却是因爲身體不好才離職。」

「我母親的肺部有一點不好。」李潮十分坦白地替她母親解釋。

我却認爲自己太過率直，而覺得不好意思；就在我的率直受到自己意識所檢討的時候，從店門口走近來一位約莫五十多歲的老婦人，懷裏抱着一大籃空牛奶鐵罐；當她走近我的面前，李潮站起來，又給我介紹說：

「方先生，這是我的祖母。」

我站起來，禮貌的點點頭。李潮的母親指着說：

「她老人家還十分健康，每天都幫助我們搥平牛奶鐵罐。」

「哦，很難得，」我說，「是的，看起來，老人家還十分健康。」

老祖母微笑着，一面頻頻向我點頭，一面走進廳後去。

這時候，我已經明白他們做的是什麼手藝了，於是問道：

「牛奶鐵罐，百片能賣多少錢？」

「不多的，大約三塊錢。」李潮說。

「那兒來的這麼多空鐵罐？」我問。

「向人收買，」李潮說，「有時過港的人帶來賣。」

「此外，他的兩個弟弟每天到外邊去尋找。」李潮的母親補充說，「還有店前的白鐵店也拿給我們鎚。」

「兩位弟弟，還沒有入學？」我問。

「他們已經是小學三年級了，」做母親的淺笑着，「沒有辦法，下午放學以後，就要他們幫助工作了。」

「一家人都十分能幹。」聽了她的話，我不禁稱讚的說。

「我母親也替人家車童衣。」李潮聽見我的讚譽，又替她母親表揚一點勞績。

「一家人都參加勞動，這是十分難得的！」

「不這麼做，一家五口的生活，以及他們兄弟三人的學費便無從着落了！……」李潮的母親感慨的說。隨即改換話題，抱歉的說：「說了這麼多話，還沒叫茶來喝呢，真對不住了。」

李潮聽他母親這麼一說，便馬上站起來說：「是的，是的，太糊塗了！」於是準備走出店外去。

我馬上阻止他說：

「不必客氣，我也該回去了。」

「怎麼可以！」李潮的母親也站起來。

「陳女士，」我說，「我不喝，下次來時才給你請。」

「歡迎！歡迎！」他們母子幾乎同時這麼說。

初中會考舉行後，李潮自己知道成績不差，因為他對試題的解答，都相當滿意。但當學業結束後，另一個問題，馬上又在他的心頭出現：

就業呢？還是升學？

這個問題，一時不能解決，有一天他到我家裏來，要我指點他，我想了一想，說：

「有機會的話，還是要繼續升學。初中畢業生，在目前馬來亞的教育法令下，要當小學教員是不可以的；要到社會上做事，學問又不夠用；假如目前家庭還不必靠你維持，有能力支持

你升學的話，我還是主張你繼續升學。」

李潮聽了我的話，低下了頭，難過的說：

「家庭生活，在目前倒勉強可以維持，不過爲了我升學，要使祖母和母親，以及兩個弟弟，過度的勞苦，我們心自問，實在有愧！」

「那麼你自己怎麼決定？」

「我的意思是打算找事情做，以便減輕家人的負擔。」

「你的話也有理由，不過家人在目前既然有能力可以維持大家的生活，那你還是升學好，雖然修完高中學程，學問不見得就充實了許多，然而以目前的情形看，至少比初中生容易找到出路。不過你母親的意思怎樣？」

「我母親麼，倒是跟方先生一樣的意見，鼓勵我升學。她說：她願意縮衣節食，給我修完中學的學程，因爲他認爲高中畢業後，進教育界，至少也可以當名小學教師。」

我聽李潮敘述他母親的意見後，雖然不同意她認爲高中畢業後，一定就能走教育界的路，但修完高中課程後，對學問修養方面的確是有好處的，所以還是鼓勵說：

「你母親既然願意縮衣節食來維持你的學業，那就不必顧慮別的了，還是準備升學的考試吧。」

「我再升學，就太對不住家庭了！」他輕輕地嘆息一聲。

「將來記得報答她們好了，比方有辦法的時候，給祖母和母親生活得快樂一點。再說，有了學問，能夠多做一點對社會有益的事，她們看到你有出息，也就會快樂了。」

「事實上，我再回學校讀書去，祖母和母親便要更加辛苦了！」他還是感到內疚，不安的說。

「李潮，」我說：「聽你母親的話，其實她不但不會埋怨你，而且她還要支持你升學，你說對不住她，這話怎麼說起？」

「方先生，」他十分難過的說，「我的話是有原因的。」

李潮的眼裏忽然紅濕起來，他低下頭去。我雖不明白促使他悲哀的原因，但看到他那憂鬱悲傷的神情，也不便詳細問下去。

接着沉默了一陣，他又繼續沉痛的說：

「母親有一段傷心事，其實她是盼望我早一點畢業，能治療她的創傷。」

「哦，」我突有所悟，但還不敢問他母親到底爲了什麼傷心。「既然是有特殊原因，那麼還是等你慢慢跟母親商量之後才決定吧。」

這時恰巧有位同事來找我，不能再談下去了。因此，李潮見了我以後，關於就業或升學的問題，還是得不到圓滿的結論。

三天後，我接到李潮的信：

「方先生：

你是我所敬仰的導師之一，所以對於升學與就業的問題，我還是想請教你。

前天你主張我還是升學好，我回家後，考慮將來，以及面對目前的環境，我也認為還是升學對。不過，我還沒有告訴你一件事。我母親雖然也跟你一樣要我繼續升學，可是我升學了，母親的心可能再要忍受三年的痛苦，因為兩年前，母親原已希望我初中畢業後，就出去做事的；她怎麼要我趕快去做事呢？這是跟她內心的創傷有關係的。

其實，我的父親並沒有去世，去世的是我父親的良心。

原來在五年前，我們是有一個快樂的家庭，那時，我父母親都在K城C中學教書，及後我父親因愛上了一位女同事，等到我母親發覺後，父親已帶着他心愛的人，拋棄了我們一家，遠走高飛，離開馬來亞去了。

母親爲了這件事，傷心失神，不到幾個月，憂鬱成病，想不到所患的又是肺病，從此書不能教，一家的生活陷入苦境。

那時候，貧病交加，母親幾乎要走上自殺的路。想不到父親從遠方寄來二千元，並且來信要求母親給予寬恕。

那時母親雖痛不欲生，但一看見父親的信，認爲父親的天良還沒喪盡，加上一時生活得到救濟，所以很快地就恢復生的意志，決心再生活下去，於是帶病進入中央醫院去。

祖母把父親寄來的錢，拿出一小部份應付家用，其餘的都寄存到當店去，然後向人家收領衣服來洗，刻苦節儉，維持一家四口子的生活。

一直到我讀高小的時候，母親的病才痊愈出院，她不忍祖母再操勞下去，加以她出院後需要吃些補品，所以存在當店的錢，不到兩年便給家庭用光了。

錢一完，我們的生活又逐漸陷入困苦的境地，雖然祖母還能繼續操勞下去，母親也得盡力操作，否則大家的生活，以及我的讀書費用，便會馬上發生問題。

母親爲了維持這個家，日夜工作，不久又嘔血了，雖然不像過去那麼厲害，但看樣子，她是不能再加重工作的了。結果生活的重担，又把祖母的腰膀壓得更彎了，於是母親總是希望我早一點畢業，可以出來做事。

現在，母親的肺病雖然已停止了嘔血，但三年來，我在初中的費用，已耗盡她們的精力，如今我怎麼可以再要祖母與母親繼續勞苦下去，難道我要把她們的血液榨乾了才甘願？

所以我雖認爲升學是對的，可是，方先生，你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可以再升學嗎？……

讀完李潮的信，我便到他的家裏去，但李潮不在家；這時他們全家老少正在「得得達達」地搥平白鐵片。

李潮的母親看見我，馬上放下工作，拉把椅子給我坐，同時叫她最小的兒子到隔壁去叫一杯咖啡給我。

我告訴她來找李潮的原因後，便將李潮給我的信交給她看。目的要使她對兒子的苦衷，得到更多的了解。

在我喝着咖啡的時候，她把李潮的信看完了。然後把它交還給我，說：

「方先生，事情是實在的，難怪他會有這些苦衷，不過，目前我的身體比較好一些了，可以多支出一點努力，所以情形跟兩年前不一樣，因此我才打算給他升學。」

「你的看法是對的，但李潮的苦衷也有他的道理。」我說，「不過我認為你既然有這種苦心，願意再吃苦三年，我也認為李潮是應該再唸下去的。」

「是的，雖然目前的生活，並不是出賣勞力就一定可以解決的，但是今天可以過得去，我們就應該為明天的日子打算。因此無論如何，我還是要他讀下去。」

「這真是難得，像你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能夠有這樣遠大的眼光，堅強的意志，的確不可多得。」

「有一分力量，就該做一分事情，要是明天不能過，那就在明天再想辦法掙扎下去。」

「對的，我十分佩服你，」我說，「李潮不在家，我改天再見他好了。」

「太麻煩你了！」她感激的說。

當我向她告辭，剛踏出店門，李潮回來了。

他看見我：很高興，馬上一手拉住我，一手指着他的弟弟：

「去，快去叫咖啡請方先生，不要再忘記了。」

「咖啡已經喝過了，」我說，「不必再叫了。」

「再多喝一杯吧！」他的母親插嘴說。

「不必，喝過就夠了。」

我只得再坐下來，立刻說到正題，我說：

「李潮，你的信我接到了，寫得有理，你的苦衷我也十分明白，不過剛才我跟你母親談過，她還是堅持要你升學。」

「我怎麼可以再升學？難道要把她們的血都榨乾了才滿足？」他的眼眶馬上紅起來。

「你的話固然對，」他母親接着說，「但是你現在能夠做些什麼？」

「我什麼都可以做，就是碼頭工作我也願意做。」李潮馬上說。

「你的話是對的，」我插嘴說：「不過你並不是一個不可以造就的人，將來可以多做一些比較大的事業。我並不反對你去當碼頭的工作，而且也鼓勵你去做，但以現在的情形看來，你還是可以繼續讀書。」

「是的，方先生的話是對的。再說，兩位弟弟將來的教育費，也要靠你供給呢！假如你的

收入有限，那你怎能應付他們的教育費？」

李潮低着頭，沒話說。

「你要面對現實，現在既然環境可以給你讀下去，你就讀下去吧！」我說。

「面對現實！」

李潮若有所悟，輕輕地這麼說。

「對的，要面對現實！」他母親也這麼鼓勵他。

他却不表示意見，只是站起來說：

「讓我再考慮考慮吧。」

四

過了年，我轉到H校執教，李潮也進了H校的高中部讀書。

剛好高中一那年，我是他的級任；高中二那年，我還是他的級任；去年他升上高中三，才沒聽我的課，但他在畢業班這一年，我每到親戚的家，一定也上他的家去。一年來，我知道他們的生活不但沒有改善，而且更接近掙扎的邊緣，加以樹膠跌價，空牛奶罐鐵也不值錢了，因為樹膠跌價，製造樹梃舌（插入膠樹，接膠液流下膠杯）的白鐵當然也跌價，所以除了替人縫童衣外，其他的收入都成問題，於是家人已急切地等着他畢業出來做事。

年底學校舉行畢業考試的那幾天，李潮興致勃勃，而他的母親更加高興；記得有一天，當我到他的家去的時候，她破例地拉着我的手，熱淚盈眶地說：

「方先生，李潮要畢業了，三年來所希望的文憑，終於可以拿到手了，現在還要請你多多地幫忙，替他介紹個職業。」

「是的，李潮已經高中畢業，我也替你高興！」

那時候，我的確爲他的畢業而高興，雖然新教育法令規定高中生不准執教，我却認爲他可以找其他的工作。

今年年頭，當李潮忙於找職業的時候，我因患了嚴重的肝病，在中央醫院住了兩個多月，李潮沒有機會跟我見面；而我由於身在醫院，對於他的職業問題也忘記了，一直等到我出院，在家休養的時候，他才來見我，我才知道他失業的經過。

由於我會答應他母親要替他找職業，所以在我了解他實在已經找不到職業的情形之後，我便打算替他介紹一份被人認爲是下賤的工作，可是聽李潮的口氣，似乎對於我將介紹的工作，有待明白後才肯去幹的意思。原因是他知道我的同鄉多數是在幹倒糞的工作。難怪當他離開我家時，會再三提出讓他考慮考慮的話。

三天過去了，李潮來見我，一見面，他便開門見山地問我：

「方先生，你打算替我介紹的工作，是不是貴同鄉所幹的那一類的事？」

我心裏已經明白他對於倒糞的工作感到可恥。其實我並不是要介紹他做倒糞工作，而是想介紹他到倒糞公司任「葛把拉」（工頭）的助手兼「財副」（書記），因為我的叔叔是在倒糞公司做總管，十多天前，他會要我介紹一位懂得中英文的人給他，他說月薪有兩百五十元，如果成績好的，可以正式升做「葛把拉」，押車出門，薪金能升到三百二十元。可是如今聽到李潮的口氣，我故意的問：

「假如是介紹倒糞的工作給你，你認為怎樣？」

李潮反應很快，他說：「我怎能去做這種工作，你忘記了，我現在已經是高中畢業生了！」

「李潮，我不會忘記，是的，你是高中畢業生，但我要問你，倒糞的工作不是人做的嗎？」我毫無火氣地問他。

「不要講笑話了，」他說，「倒糞的工作雖然也是人做的，但一個高中畢業生去幹倒糞的工作，未免太失「斯文」了。」

「依你這麼說，高中生所做的，應該是那一類的工作？」

李潮沒話說，低頭沉默着。

「高中生不能幹倒糞的工作，」我說，「那麼應該去幹高尚的工作了，試問那一類是屬於高尚的工作，現在，有那些所謂高尚的工作給高中生做？」

「雖然，目前我找不到高尚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高中生是不應該去倒糞的。」

「這樣說，倒糞的工作要給誰去做呢？」

李潮不開口，我便接下去說：

「難道人跟人就有這樣大的分別嗎？不然，為什麼某種人應做倒糞的工作，某種人就不該做呢？」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他說。

「那麼你的意思怎麼樣？」我問。

「我認為與其要幹倒糞的工作，何必讀完高中呢？」

「那讀完了高中，就變成人上人了嗎？」

「不是人上人與人下人的意思。」

「既不是人上人，便沒有人下人的了；既沒有人下人，大家都是人；既然大家都是人，凡是人所做的工作，大家便可以做了。」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高中生去做這類工作，實在是太沒有出息了！」他還是固執地說。

「其實不肯幹這種工作的人，才真的是沒有出息！」我繼續說，「你要知道：幹這種工作的人，每月也可以收入三四百元，同樣也可以養活家人，那些所謂有出息的工作，收入未必就會比他們多，而且，工作的意義並不是以收入高就是高尚。」

「那，那是一種下賤的工作！」

「李潮，想不到你讀完高中會說出這樣的話，其實你這種話是膚淺的想法。」我說，「教育是一種工作，碼頭工作也是一種工作，前者用心，後者用力，同樣都是工作，倒糞與碼頭的工作，同樣都是出賣勞力的工作，那還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為什麼人家不高興去做？」

「你怎麼知道沒人高興去做？」我說，「要是沒有人倒糞，那糞豈不是要堆積如山了。告訴你：我的同鄉就有許多人在做這種工作；我的叔叔，他有三個孩子是讀大學的，他老人家每天還跟糞車出門，督促工友去做工呢？依照你的看法，他是不應該做這種工作的，因為他的兒女們有的已經當了大學的講師，那是可能影響到他們的事業了？」

李潮對於我的解釋，似乎仍不滿意，但他却說不出什麼道理來。我便繼續說下去：

「其實工作不應該有貴賤的分別，既然是工作，既然是人做的，人就應該去做，因為勞動是神聖的，以勞動力換來的代價是具有正確意義的。」

我停了一刻，希望這些話，李潮能消化下去。這時，他也許還在咀嚼，所以沒開口表示什麼。他忽然抬頭望着我。我再說：

「自認是高尚的工作，假如對羣衆沒有利益，反而對羣衆有害，幹那種所謂高尚的工作是可恥的。知識份子自認清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已經不再是賤視勞動的時代了，只有參加

勞動，身心才能獲得康健，身心康健的人，才會關心大眾的利益，才會受到大眾的熱愛，所以我們應該改變過去那種落後的思想，勇敢地參加勞動，生活才有意義。」

李潮靜靜的聽完了我的話，遲疑了一會，輕輕地說：「話雖然這麼說，這不過是理論罷了。因為目前的社會還不許我們這麼做，因此高中生幹倒糞的工作，是可能受到輕視的。」

「根本不是理論，而是實踐的考驗，假如大部份知識份子的觀念都和你一樣，才是理論的問題。」停了一會，我繼續說：「你以前當初中畢業的時候，不是說碼頭的工作你也願意去做，現在為什麼變成這麼清高了？」

「現在已經讀完了高中。」

「讀完了高中，認識就不同了嗎？」

「事實上，高中生還用不着去幹倒糞的工作。」

「是的，高中生還用不着去幹倒糞的工作，但是高中生如果能解放自己的思想，認為勞動是不分貴賤的，那麼高中生去幹倒糞的工作，也不會說就把學問糟塌掉了，所以完全在於本身的思想問題；你認為可以做，應該做，那時你的自卑感根本就不會產生；而且你會認為去接受人家的鄙視是可恥的。再說，現在我並不是要你馬上去幹倒糞的工作，而是打算介紹你進倒糞公司任「葛拉」的副手兼「財副」。」

「那總是在倒糞公司工作了。」

「既然這麼說，你願幹不願幹，應該幹不應該幹，你回去跟你母親商量之後再說吧。」

李潮垂頭喪氣的應付說：

「好吧，讓我回去跟母親商量商量再說。」

他走了之後，有許多問題還在我的腦子裏縈迴着，想到李潮的家庭，想到現代的教育問題，想到知識份子的思想意識，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了，爲什麼還有多人認爲勞動是可恥的？爲什麼知識越高的人，越不喜歡勞動？

「哦，不，」我幾乎叫出聲來。「有這種思想觀念的人，將會逐漸減少，逐漸消滅了！」我這麼肯定地對自己說。

一九五八，十一，五。

彷徨後的抉擇

李 過

一

我原以為只要用功讀書，考到好成績，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等到畢業了，走進社會，才知道找工作並不一定要有好成績，却一定要有好事。儘管寫了許多份履歷，把皮鞋底也走穿了；我的學識連我的力氣都沒有地方賣。買麵包，吃稀粥，用的還是父母親寄來的錢。我不忍老是花父母親用血汗賺來的錢；我要自立，我要工作！然而，那裏可以給我工作呢？

失業又失意，熬得我像熱鍋上的螞蟻。看見人家去上工，尤其是看到那些有辦法的同學先找到工作，心裏是多麼的羨慕，多麼的嫉妬，也更加焦急。那日子是多麼的難過啊！

在難過的時候，總是想起母親。一想起母親，我已不得快點回到家裏。可是，想到父親，以及可能受到的責備，我却像做錯了事似地，有點害怕回家。

一等又等了三個多月，工作仍舊沒有着落。父親終於來信叫我回去。我就像個打敗仗的

兵，奉了長官的手諭，不得不回去覆命。

我忽忽地收拾起簡單的行裝，告別了多年的同學，搭巴士回到柔佛州的一個小鎮；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既然非回家不可，也就只好硬着頭皮走進家門。

母親喜悅地歡迎我。母親的笑容，體貼的話，溫暖了我的心。

等我把皮箱提到房裏，回到廳子上，桌上擺着一杯牛奶奶水，還有幾塊梳打餅。

母親坐在我身旁，仔細地看着我，萬分關懷地說：「阿明，你瘦了，黑了。」

母親自己也比從前瘦了，臉上的皺紋更深，更明顯，頭髮也白多了。

「阿明啊！等下你爸回來，你要順他一點，不要像過去那樣，總是和他頂嘴。」

「我知道，您放心。」

「這回不同了，阿明！你讀了十多年書，連一份工作也找不到，他氣了好幾天，差不多天天都唸起。剛才還發了一陣脾氣才去菜園裏澆菜。阿明啊，你這次要聽媽的話，千萬不要頂嘴。」

「媽！不是我不找工做，是找不到工做啊！」

「阿明，乖孩子，媽明白。不過，他養你到這樣大了，你讓他一下有什麼不可以？」

「好，我聽您的話。我現在去看爸爸，可以嗎？」

「你要去就去，千萬不要頂嘴。」母親還是不放心地叮嚀着。

我到菜園時，父親手裏提着一把菜正要回家，他看到我，不等我開口就挑毛病說：「鞋不脫，衣也不換，就到菜園來。一套衣服要十多塊，一雙鞋也要十多塊，賺錢不會，糟蹋錢就會。」

我沒有出聲，只希望他不要說到我失業的事。可是，父親偏偏不放過我。

「還找不到工做？」

「工作少，找工作的人多；一時找不到。」

「真沒有用！那樣大的新加坡都找不到一份工做。是不是書讀得不好，人家不要請你？」

「不是。我考到的是甲等文憑。」

經過一番解釋，父親才明白甲等文憑是怎樣的難得的成績。當他聽我解釋的時候，臉色開朗了一下。接着，皺紋又集在一起，疑惑的問我：既然有那樣的好成績，為什麼找不到工作？我又得說明人事關係是找工作最主要的條件。

「我在山芭裏住了幾十年，知道住在山芭裏不會有出頭的日子，才送你到新加坡去讀書，希望你在新加坡住久了，地頭熟，人面熟，找工作比較容易，不必再回到樹膠園來蹲一世。沒想到你在新加坡白住了三年，也白讀了十二年書！真沒有用！」父親還是不滿地說。

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已經滿肚子的氣了，父親又專在我身上出氣，我有點火了。

「不是我讀書不好，也不是我不找工做，一切都盡力了，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父親呆了一呆，似乎覺得我所說的也許是事實，默不作聲，腳步放慢了，手裏提着的菜像要掉落似地。我的心軟了，想說幾句安慰他的話，可是，喉嚨像給什麼東西梗住，說不出口。這時，母親喘着氣趕來。我剛要叫她，父親先開口了：

「你來做什麼？」

母親沒有出聲，走到我身旁，拉拉我的衣襟，我會意地停下腳步。母親低聲問我：

「阿明，你們有沒有吵嘴？」

經母親這麼一問，我才明白她為什麼要趕來。

我們三個人默默地走了一程。父親用比較柔和的口氣問我：

「既然在新加坡找不到工作，你打算怎樣？」

「我離開新加坡的時候，已經請同學給我留意，一有什麼機會就通知我，我馬上可以趕去。要是沒有什麼工作，我想，我可以割膠。」

「讀了十多年書，還要回來拜樹頭？」父親停下腳步，回頭瞪住我；他那缺牙而顯得長一點的口唇不住的顫抖。

「爲什麼不可以割膠？在新加坡高中畢業生多的是。男的：有的去鞋店給人家穿鞋，做推銷員，駕德士，做粗工，……女的：有的車衣，替人家洗衣服，做招待，……有的要想找份粗

工做也未必有。我就想去做粗工，可是連粗工也找不到。」

「會這樣慘？」母親也感到驚奇。

「一個高中畢業生，總得找份政府工做，或者教教書，做財副。你沒出息，你亂講。」父親搖着頭，緩慢地移動着腳步。

「你沒有看到，怎麼知道我亂講？」

「阿明，少說幾句！」母親怕我們吵起來。

「不管是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我不給你去割膠！」

「難道讓我在家裏坐着吃白飯，你們去做工？割膠也是做工，有什麼不好？爸也老了，那號樹①就讓我割。」

二

陣陣的聲浪：有的高，有的低，有的遠，有的近，把我吵醒了。那是人聲、鍋聲、鏟聲、腳車聲、桶聲……匯成的聲響。我立即下牀，到廚房去。

①號樹——也稱樹號，或稱行頭。即園主劃給膠工割的橡膠，每號樹在六百棵左右；駁枝橡膠會多註釋點，大約有七百棵以上。

母親已經泡好了咖啡，麵包也切好了放在桌上，還把一瓶咖啡，一隻杯和紙包着的幾片麵包放在腳車前繫着的小簍裏。

「阿明！吃不慣也得吃。現在才五點，吃了這一餐，要到下午兩點才有得吃。中間要隔八九個鐘頭，不吃飽怎麼做工？」

過慣了都市生活，這麼早起身就吃東西，實在吃不下。不過，母親既然這麼說，我又勉強多吃一片麵包。

父親披着一件線衫走到廚房來，母親生怕父親的話會影響我的胃口，一再的阻止父親開口：「阿明是個乖孩子，好孩子！沒有工做甘願去割膠，已經很委屈他了。他如果坐着吃，你也得養他。」

父親沒出聲，看看我的割膠配備，看看我滿心要去做工的勁兒，嘆口氣，自管自去洗刷。我喝完了咖啡，換上舊衣服，穿上舊膠鞋，叫聲：「媽，我去了。」便推着腳車②出門去。「阿明，不要貪割多，早一點回來。」母親送我到門口。

②那腳車的後架上綁着盛膠汁的桶，桶裏盛些清水，是準備洗手，洗收集膠汁的小桶用的。在車手上繫着收集膠絲膠丸用的小籐簍，簍裏放着火柴盒套住刀鋒的膠刀，一瓶咖啡，一隻杯和一包麵包。這些裝配是昨晚準備好了的。只有吃的東西是早上母親準備的。

一出門，晨風撲來，有點寒意。放眼看那馬路上，我忘記了自己，忘記了近來因失業而引起的憤慨。

灰茫茫的四週，躺着一條寬潤的，黑溜溜的長帶。在那黑帶上，一道道黃光先後地奔馳，忽而左，忽而右，忽而交錯着。在那黃光的後面是一座小山似的黑影，跟黃光一樣快的滾向前去。那黃光是腳車的車燈，那小山是人，是人騎在腳車上。人聲、桶聲、腳車機件的磨擦聲混在一起，隨着晨風播向四方。

越向前去，越是光明，越能看清周圍。

膠園遠一點的膠工早就出發了。這些人大都是在離村不遠的小園坵割膠的。

這一帶都是小園坵，也都是再生皮的老樹。種的時候沒有考究，並不依照一定的距離種植，行列也就不怎樣整齊。久沒有鋤草了，遍地長滿小樹，野草。這一帶的地質不好，橡樹沒有輪替去割，又割得不好，樹頭大而生滿了瘤，樹身細，枝幹疏落；顯得荒涼、衰敗，就像老年人的晚景一樣。

我把腳車推到我的行頭，停放在一棵樹下。

父親畢竟年老了，戴上眼鏡還是不行。原來割膠要眼力好，手法要準、要穩、要快，缺一不可。年紀老了，眼花手抖，動作也慢，自然割不好，所割的膠汁也少。要是割別人的橡樹，

早就給人家吊桶③了。

因為割不好，差不多每一棵樹都需要改膠路④，尤其是膠路接近地面的那些橡樹。看那樹皮上所留的痕跡，我想起了父親割膠時的情景：他緩慢而吃力地蹲下去，跪下一隻腳，艱難地一刀又一刀的推向前，放下盛膠汁的杯，站起來的時候，身體要慢慢的伸直，方才能夠趕去割第二棵橡樹。

我小的時候就跟父親去割膠，所以是個熟練的膠工。而且我年輕，條件夠，能爭取時間：我一面快步走，一面搓去膠杯上的膠膜，一到橡樹旁，放下膠杯，膠絲薄的就不抽，膠絲厚的，用膠刀一挑，一拉，便把膠絲拉起，「嚓嚓」地只須十秒鐘便割好，放下乾淨的膠杯，拿着黏有膠膜的膠杯又跑，……這樣的一棵樹跑過一棵樹。我跑得快，蚊子也飛得快；我到那裏，蚊子也跟到那裏。因為身上穿着衣服，滿身流着汗，手是不斷地在動着，蚊子沒有機會可叮。可是臉上，尤其是耳朵，成了蚊子進攻的對象。我沒有吸煙，不能藉煙來驅走蚊子，雙手又忙着割膠，只好任由牠叮。

③吊桶——膠工用來盛膠汁的桶是由園主供給的，園主不滿意那個膠工的工作時，通知那膠工把桶交回，即等於辭退那膠工。

④膠路——也叫水路。割過的橡樹皮層膠汁溢出流過的地方。

當我把我的樹號全部割完，回頭走過剛才割過的橡樹時，膠汁已經不再滴了，膠杯裏只有一點點膠汁。橡樹是衰老了，再也割不出膠汁來！

我好像跑完了一萬哩的賽跑，全身上下全都濕透了，汗還不斷的流出來。這時，強烈的陽光，自樹隙中照下來，更加炎熱。我慢慢地走到停放腳車的地方，看到一個女的，也是全身濕透，在那裏喘氣。

「噫！阿明哥，是你？」

「貴珠，好久不見了。」

「阿明哥，中學生還來割膠？」貴珠還有點氣喘。

「中學生爲什麼不可以割膠？」

「中學生來割膠是太委屈了。」

「委屈什麼？中學生也要吃飯啊。要吃飯，就得做工。來，我請你吃麵包。」我拿一塊麵包給貴珠，貴珠不肯要。

「我早上吃了飯才來。」

「一早要起來煮飯，吃飯，你會慣？」

「給緊急法令教慣了。你是知道的，那時候吃的東西是不可以帶的，只有早上吃飯才能耐到下午；久了，便成了習慣。」

『那時候煙也不可以帶，現在你却會吸煙？』

『那是蚊子教我吸的。你要是割膠久了，也是會吸烟的。你自己看不到，你的耳朵出血了，我想一定是給蚊子叮癢了抓破皮的。阿明哥，不要再說這些倒楣事。你爲什麼不在新加坡住？』

『找不到工，沒有什麼。』

『中學生也找不到工？』貴珠嘆口氣，煙跟着噴出來。她看了看我，說：『找不到工也不好到膠園裏來。章伯就常常說，「工」字沒出頭，割膠更加沒有出頭。割膠的人像流浪人那樣，離開這個園坵，又到另一個園坵去，總是那把膠刀，連一個家，一張自己的牀都沒有。一世人吃不飽，餓不死。說自由是自由，找工也不太難。可是，人老了，或者眼睛壞了，就給吊桶。這樣的工有什麼好？你還來做！』

我知道一時和她講不清楚，又怕遲收了膠汁會乾去，我們沒有再談下去，各自去收膠汁。我看到貴珠抓起小桶，快到像跑一樣的，把收了膠汁的膠杯放在樹頭，拿起有膠汁的杯就走，一面快步走，一面倒，又用提小桶的那隻手的姆指把膠杯裏的膠汁括乾淨；當她把那隻杯括乾淨的時候，又到另一棵橡樹下了，又是同樣的操作。

我也立即以高速度開始收膠汁，只收了十多棵，汗又冒出來了，嘴裏不斷的嘗到汗味。膠汁濺到滿身，滿臉。

把膠汁收完，已經是正午了。我的雙腳痠痛得幾乎站不住了，只好休息些時。等到貴珠把

她的腳車推出來，我和她一起向回頭路上駛。在路上，我們繼續的談到生活問題。從談話中，使我想起這個從小就去割膠來幫助一家生活的女孩子，生活的重壓已在她的心靈上留下了陰影。我們把膠汁載回膠房，共同合作把膠汁製成膠片。

三

今天早晨四點多下了一陣大雨，橡樹都被淋濕了，不能割樹膠。坐在家裏無聊，便到街場上去。

在街場上有十多間鋅板頂、木板壁的店屋。經營的是：咖啡店、糧食雜貨店、洋雜店、理髮店、腳車店、橡膠店、豬肉店等。店主有的是小園主，有的是膠園工頭，只有少數的店主和膠園沒有直接關係。這些商店，主要的是做膠工的生意。

晴天的早上，膠工都去做工，街場冷清清，靜寂寂，只有幾個年老無力做工的人和小園主在咖啡店喝咖啡看報，只有小園主、小市民和一部份膠工的家屬到街場買東西。到了下午，膠工工作完畢，街場才熱鬧起來，買東西的人多些，咖啡店也常滿座。

雨天就不同了。一早，十多間商店都是人，在馬路上候車下坡的人也多了。

橡膠店裏有幾個小園主、工頭在聊天，他們談的是樹膠行情，怕的是樹膠跌價。

洋雜店裏看的人多，買的人少。店主人笑面迎人，招徠着顧客：「唐山來的短褲，又耐又便宜，多買幾條。」

「我只少了一條，買一條就好。」

笑面和慫恿都沒有效果。

「頭蠟越大罐越便宜，買小罐的不合算。」

那顧客把大小兩罐的髮膏在手上把玩些時，像是在考慮。儘管大罐的便宜，可是手邊的錢不夠，他還是買小罐的。

那豬肉店的豬油和肥肉賣完了，而豬肚、豬肝、腿肉却沒有人過問。想起新加坡人如果要想吃豬肝，需要早些定購，不然就輪不到；瘦肉往往比肥肉吃香。這裏却相反，可見村鎮比城市購買力相差有多遠！

腳車店的頭家和學徒二人忙碌地在修理腳車，補車胎。跛脚的頭家勸顧客說：

「你這條 Type 用很久了，補了又補，再補了也沒有什麼用，還是換條新的合算。我算便宜給你。」

「沒有錢。」回答得很乾脆。

在腳車店門口駐足，聽到隔壁的理髮店的顧客在喊：「剪短一點。」我的心也跟着顫動了一下。回憶我失業的一段時間，只覺得頭髮長得太快，恨不得把它剃成光頭。可是又怕剃光了

頭不好看，有碍求職，只得忍痛地付出理髮錢。不過，還是像那個人那樣，要理髮匠「剪短一點。」

糧食雜貨店兼賣生菜，他的主意最好；店主人一家大小都變成了店員。他店裏的貨物式樣不多，而且多是些粗貨，但數量則相當多。

遠遠地，收音機在播送着流行歌曲，也可以聽到隨着播音在哼着的聲音。噪雜的叉麻將聲不時雜在播音裏，從咖啡店傳過來。

「贏了你拿現，輸了給你欠。你說等出了糧才還，就給你出糧了還；現在出了糧，你又要賴。今天要是沒還，我大頭不會放過你。」這聲音很大，很突出，人們開始朝咖啡店走去，跑去。

「你們玩臭的，三腳吃我一腳，我沒有那樣慫。」有人在爲自己辯護。

「你說好好，誰吃你？賴債還說人家吃你？」

「明明是吃我嘛！」

「吃你！現在拳頭才要吃你。我再問你一句，還，還是不還？」

「算了吧，打了還不是大家吃虧。」

「算了！沒有那麼容易。我問你啊！還，還是不還？」

人們都圍上咖啡店去，但是怕他們真的打起來會給殃及，都不敢走近。

我看見金山推開圍觀的人，走進咖啡店去。

『還，還是不還？』那個叫大頭的抓住一個瘦子的胸膛。

『喂，不要打！聽我說一句。』金山把他們兩人分開。那個叫大頭的态度和緩了些，嘴裏還是在叫着：『金山，你評評看，欠債能不還嗎？』

『你們合夥吃我的！』那瘦子不服氣地說。

『兩人坐下來，喝杯咖啡，有話慢慢講。』頭家，咖啡三杯。』

那兩個人果然坐下來。看熱鬧的人有的走開了；有的留下來，還在注意着他們，等熱鬧看。

『我早就告訴過你們，賭博是不好的。賭來賭去，都是我們割膠辛苦賺來的錢。贏的不會發財，輸的就沒米下鍋。還會把兄弟們的感情弄壞。』

我聽呆了。金山——我唸小學時候的同學，只幾個月沒見面，又進步了，威信也增加了！要不是親眼看到，真難相信一個只讀了六年書的青年膠工會如此使人信服，使那兩個將要打架的人安靜下去。

金山也看到我了。『頭家，再來一杯咖啡。』金山吩咐着，離開座位，招呼我和他們一起喝咖啡。這時的咖啡座差不多是坐滿了人，金山把他的座位讓給我，自己到咖啡店後面找把凳子坐。同時爲我介紹那兩位青年：大頭和瘦子順明。

大頭和順明顯得有點不自在，金山對他們說：『阿明是我的好朋友，沒有關係。你們以後

不要再賭了，也不要再吵架。關於賭債，改天我會找你們談。」

大頭有點喪氣，瞪着順明說：「賭債我可以等金山來說。不過，你不可以再亂講；你要是亂講，我不會放過你的。」說了，大頭便走了。

「感謝你，金山！」順明說了，也走了。

因為不是播送流行歌曲的時間，收音機被關上了，然而哼流行歌的人還是把坐椅翹起，靠在壁上哼着，麻將聲還是辟辟拍拍地在響着。其他的人，有的蹺起腳在吸煙，有的伏在桌子上睡了，也有幾個在聊天。

「這裏太吵了，還是到公司⑤去坐坐。」金山皺着眉頭說。

當我和金山在爭着付錢的時候，隣居的小孩跑到咖啡店來，說有人在家裏等我替他寫信，母親要我立即回去。

「金山，今天我不能去，改天我一定去看你。」

四

過了幾天，我和金山相約去他工作的紅毛膠園參觀。

⑤公司——宿舍。

金山在街場的路旁等我。我一到，兩人便踏着腳車去紅毛園。

「聽貴珠說，你也去割膠？」

「找不到工作，不割膠又怎樣；難道做蛀米虫？」

「要是找到別的工作呢？」

「以前，找到別的工作是不會來割膠的。現在，有別的工作，我也未必去做。」

「爲什麼？」金山好奇地轉過頭來看我。

「你猜猜看。」

「總不會是因爲貴珠的緣故？」

我沒想到作爲哥哥的金山，竟會拿妹妹來問我。我的臉熱了。

「不全是。你看，單是咖啡店裏的那種情況不是很需要教育嗎？」

「你真是把我心裏的話說出來。要是你能夠留下來，對本地是很有益處的。只怕章伯要反對。」

「自然是要反對的。可是，人各有志，誰也不能勉強誰。大不了，就離開家。」

「不必做得這樣激烈。」

「以前，還在讀書的時候，多少存着一些幻想。畢業後，在社會上碰過壁，也看得多了，認識多了，想問題也想得澈底些。總以爲一個人好不但沒意思，也不能長久。人生幾十年，與

其捱日子，不如做點事！」

「是啊，你說得對！」

在我們眼前展現的是種得很整齊，長得很好的駁枝橡樹。地面上除了一些枯枝和落葉外，只有少數的初生野草，顯得朝氣勃勃。

「這些橡樹種得好，長得好，也照顧得好，應該是大資本的紅毛園了。」

「紅毛園有本錢，賺大錢，當然可以做得好。小園坵沒本錢，而且全家人都靠那一塊園坵吃飯，連翻種都顧不了，更不用說照顧。阿明，你們那塊園，也是該翻種了。」

「翻種津貼金還不夠翻種的費用，又要幾年沒生產，沒進賬。明知道翻種了才有前途，也沒有辦法！就像你所說的，翻種了沒飯吃。曄，膠杯那樣大，你們一天應該可以割很多膠汁吧！」

「一個人一天大概可以割二百磅膠汁，做成生膠片大約有三十斤，以每磅一塊錢的行情計算，有四十塊錢。可是，我們的工錢一天只有二塊多錢。」

一輛大型汽車像沒有看見我們一樣，從我們身旁擦過。幸好我們看它來勢兇，下車閃在路旁，不然怕已作了車下鬼。

「這駕車的人真不講理！」我憤憤地說。

「他是我們膠園的總巡，夠神氣吧！」

『簡直是豈有此理！路大大條，兩輛貨車都可以過，走左邊的車偏要衝向右邊來，連人命都不放在眼裏。』

『給人生氣的事多的是，你不必因為這一點小事就氣到臉青。』

『不顧路人的安全還是小事？』

『在我們紅毛園裏，像這樣的事確是小事。』

『你們麻木了。』

『有些人是麻木了，但是決不是所有的人都麻木了。光計較枝枝節節的事有什麼用？』

在我們眼前是一片의 平原，那裏有各式各樣的建築物，金山把它們一座座指給我看：辦事處、醫院、宿舍、膠房、睡房……

『紅毛園畢竟不同，還有醫院。』

『小病痛還可以醫，大病也是醫不了的。而且，工人最需要的是加工錢，多收入。有錢能吃得有一點，身體健康，就少病痛。你想想看，一個月五六十塊錢的收入，扣去伙食，還能剩下多少？假如一個人要養幾個人，你想日子要怎樣過？』

金山帶我走向他的宿舍去。一路上，金山忙着打招呼，或者接受白眼。好奇的目光不住地在我身上轉。

到了末一座工人宿舍，我們把腳車停放在走廊上，還未走進宿舍，金山便高聲的說：『朋

友來了！」

有幾個只穿着短褲的青年跑出來，看見是我們，又轉頭向屋子裏的人叫道：

「我們的朋友來了。」

我感到奇怪，低聲的問金山：「我和他們不認識，他們怎麼說我是他們的朋友？」

金山挽着我的手，笑着說：「他們是我的朋友，你也是我的朋友，大家不都是朋友？」

我們走進宿舍，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長桌上倚着椅子的位置擺着書、筆、簿子。

金山給我們介紹，大家都有點拘束；有的立即去穿上背心和加條外褲。

「你們也讀書？」

「是的。下午，下雨天，沒有做工，我們就讀一點書。」一個叫做爲喜的活潑的青年回答

我。

「誰教你們？」

「會的教不會的。」

金山送上咖啡，接口說：「如果你留在這裏，我希望你能來教我們。」

大家注視着我，我有點不好意思：「我能教你們？」

「何必客氣。聽貴珠說，你都可以到學校去教學，怎麼不可以教我們？」

「我認識的字也許比你們多一些，懂得的道理却未必比你們多。」

「阿明先生不要客氣！」那個穿上整齊的衣服的阿光說。

我不喜歡人家叫我「中學生」，也不喜歡人家叫我「先生」。我正要請他們別叫我「先生」，金山先告訴他們：大家是朋友，不必稱呼「先生」吧。

漸漸地，他們一個個圍在我的周圍，大家暢快地談起來。

他們的牢騷很多，一個說了又一個說，有時幾個人同時說，讓我一個腦袋裝得滿滿的。他們留我吃午飯，一桌十二個人，一碟豆芽炒豆乾，一碟江魚仔，白開水當湯。

五

因為在膠園裏和貴珠聊天，膠汁收得遲了，當我們回到製膠房時；其他三個人已經在輾膠片了。我們立即把膠汁倒出來過濾，滲水，然後把膠汁分盛在「珍半」⑥中，放進膠醋，拌勻它，等膠凝結。膠汁還沒有凝結時，貴珠洗桶，我打水進水槽，供洗滌和浸膠片用。

膠汁凝結了，從「珍半」倒出，按扁它。我轉動輾膠車，貴珠放進膠片。過了三次光面車，又過一次花車。過了花車，把膠片疊起來，放在水槽裏浸。

⑥「珍半」——四加侖油珍的對半。有用油珍製成，也有用白鐵皮製成，小圓坵作為凝膠汁的用具。

「阿明哥，你辛苦了，休息一下，「珍半」讓我來洗。」

「你也是辛苦了，還是大家一起洗吧。」

貴珠朝我嫣然一笑，丟一塊破布給我。我們就在一起洗凝膠用的工具。

「阿明啊，到這時還沒有把膠做好？我告訴過你，不要割太多，你偏不聽話！快點，好吃飯了。」

「章姆。」

「貴珠也到這個時候？」

貴珠的臉更紅了，不好意思地低下頭，繼續洗「珍半」。

「媽，你先回去，我們就做好了。」

「阿明哥，你先回去吃，「珍半」和桶給我洗。」

「我需要吃，你就不必吃？」

「我不要緊。快回去！」

我還是堅持要洗好用具才回去，貴珠無可奈何，只是拼命地快快洗。雖然洗得快，還是洗得很乾淨，很小心，就像洗她自己的東西一樣。

我在廳子裏遇到父親，他滿臉怒氣地坐在那裏吸紅烟，看見我進來，聽見我叫他，只是瞧我一眼，不理不睬。

這些時來，父親時常和我鬧意見。他的怒容見多了，已沒有過去那樣的害怕。

我吃了飯，沖了涼，換了衣服要出去，在廳子上又遇到父親。他還是坐在那椅子上，一樣的把皺紋堆在一起。

「那裏去？」父親瞪住我問。

「出去走走。」

「去找貴珠？」

這一問是不平常的，我預感到風暴也許又要來了。

父親看見我沒有回答，又說：「不准你和貴珠來往！」

「爲什麼？」

「你知道嗎？街場上不知多少人在議論了。」

「我們沒有什麼不對，大家做個朋友，互相幫助，有什麼不可以？他們要議論，是他們的事。」我理直氣壯的說。

「我先告訴你：無論如何，我是不會讓你娶貴珠的。」

本來，我根本沒有想到娶貴珠的問題，經父親這麼一說，我倒想問個明白。

「爲什麼？」

「你不想想：我過番幾十年了，都是在山芭裏做牛做馬。我知道一個人給拖在山芭裏就只

有做牛馬，沒有別的路了；蹲在樹膠園裏是不會出頭的。我送你去新加坡讀書，是希望你畢業後能做政府工，或者教教書，就是做財副也好，只要不給拖在山芭裏做牛馬，都可以。你却沒志氣，又回到樹膠園來。回來割膠已經不對了；要是娶了貴珠，不是一世人都要給綁在樹膠頭？一世人沒出頭的日子？我的心血不是白費了？」

母親從廚房裏趕出來，水還從她的手上滴下來。

「父子一見面就吵。老的，你是存什麼心？一天到晚和阿明過不去！貴珠是個乖孩子，又聰明伶俐，阿明既然喜歡她，就娶過來，我也可以多個幫手，何必要生阿明的氣！」

「你懂得什麼？貴珠才讀過四年書，阿明是個高中畢業生！我要阿明娶個有讀書的，好幫助他到大埠頭去打天下。要是娶了貴珠，阿明一世人就要給拖死在膠園裏，一世人沒出頭，過一世人的苦日子。」

母親大概給父親說動了，拉我坐在她身旁，慈和的說：「阿明，你爸說的也有道理。你也真沒用，不會找個女書友⑦做朋友。」

母親才說完，父親便厲聲的對我說：「我告訴你，明天起不許你去割膠，給我到新加坡去。」

我不說我的意志已改變了；因為這樣說不但加劇了我們的衝突，也會使父親更堅決的把我趕回新加坡。我又把過去說過的事實再搬出來：「我就是在新加坡找不到工作才回來，您又要我回到新加坡去量馬路過日子嗎？」

「你不會找份政府工做，或是教教書！」

「政府工，教書，這樣容易找？就是找到，一個月也不過一百多塊錢，一世人也並不是給撫住。」

「我甘願做牛做馬，只是不准你走我走過的路，不准你去割膠。」父親還是很固執。

我忍不住了，不禁要問：「你自己不也是割膠出身，爲什麼要看輕割膠的工作？」

「我就是自己在割膠，才知道割膠沒出息，才不給你做。」父親紅着臉跳起來。

母親馬上站起來，擋住父親：「老的，你是怎樣了？阿明到這樣大了我都沒有動過他一下，你又要打他了？你要打他，就打我！」

「都是你把他縱到這樣壞！沒出息，白養你！」

我站起來，走到門口，推着腳車走了。

「阿明，你到那裏去？」母親追出來，聲音嘶啞地喊道：「阿明回來，阿明回來！」

「媽，我會回來的。」

我在街場上兜了一圈，想起畢業後的種種遭遇，深深的感到：生活像一條無形的鞭子，鞭

得我無處躲避，無法還手；也鞭裂了我和父親的感情。它的威力是巨大的，但是，我不願意屈服，我要有我自己的抉擇——我要去金山工作的紅毛園找份割膠的工作，和金山他們生活在一起。



一九六三年八月

內疚

李汝琳

「媽，媽，是你的信哪！」

阿蕾從郵差手裏接到信，小心眼裏又是奇怪，又是興奮。七天前他剛滿了十歲，打從她記得事情起，就從來沒有看見媽媽接到誰的信，這真是希奇事兒哪！

媽媽是個三十七八歲的婦人，現在雖然有點憔悴，那瓜子形的臉龐，那白淨的面皮，那一對大眼睛，仍然看出當年是個美人兒。

媽媽是沉靜的性兒，聽到女兒大呼小叫的，却也沒有怎麼興奮，只是放下手裏做的活兒，從房間裏走出來。

「你看，媽，「趙淑娥女士」，不是媽媽是誰？」

趙淑娥接過了信，顯出點兒迷茫的神情，撕開了信封，抽出了信紙，一張像片掉在地上。

「噢，」阿蕾趕緊彎腰拾起來。「是誰的？」

淑娥瞅着女兒拾起的照片，眼睛忽然睜得大大的，一把搶過去，端詳了一下。

「噢呀，是你哥哥，是你哥哥寫信來啦！……」

阿蕾又把照片搶過來。

「哥哥？這就是哥哥嗎？你看，他還在笑哩！」

媽媽却哭了。她說不出是歡喜，還是難過，媽媽忘記看信，坐在沙發上哭了。

阿蕾怔怔的瞅着媽媽，不懂媽媽爲什麼哭，小心眼兒裏却跟着難過起來啦。

「大日本皇軍」向盟軍低頭那一年，阿蕾還沒有出世，趙淑娥帶着四歲的兒子南生，無依無靠，只得寄居在姑母家裏，姑母是個好心腸的女人，母子倆一日三餐並不缺少，淑娥除了幫助姑母做些家務之外，也幫着照顧照顧在九條石小市鎮開設的小雜貨店。她時常會想到過去的日子，想到南生的爸爸，那個被日軍檢去永無消息的小學教師，想到三年八個月來望斷肝腸的苦痛生活，在夜裏抱着睡熟了的孩子，不知流過多少次眼淚！她也想到以後的艱難的日子：孩子還這樣幼小，甚麼時候才能長大啊！……

快要過農曆新年的一天晚上，南生已經睡熟了，淑娥在昏黃的燈光下縫着衣服。姑母也是守寡多年的老婦人，她知道寡婦的苦日子是無窮無盡的，這一老一少寡居的女人，沉默相對的時候多，歡談的機會是很少的。這一晚，姑母瞅着淑娥一會兒，柔和的說：

「淑娥，我給你說，今天坡底常嬌又來提你的事啦，我說：我這個做姑媽的可不能逼着侄女改嫁，她是我的親骨肉，別說我還有這個小雜貨店，就是沒有，我也不要想盡方法照顧他們可

憐的母子倆啊！……」

淑娥的眼淚在眼眶裏滾來滾去，低下了頭。

「我知道，姑媽。」

「要是沒有那回事，要是沒有害人的日本兵，南生的爸爸是個好人，是個正正派派的人，就是賺錢不多，苦一點兒，你們可也過得有點指望。唉，沒有想到，你嫁過去不過一年多，那日本兵就來啦！……」

淑娥用手帕擦眼睛，喉嚨裏哽咽着。

「你姑媽也沒有別的親人，你表哥是個老實人，」姑媽忽然放低了聲音：「你表嫂就是心裏有什麼，她也不敢怎麼樣，有我呢，我的侄女就像是我的親女兒，要是我死了，那，那就管不着了！……」

「姑媽，你不要說……」淑娥不喜歡姑媽說到死。

「說說罷了，說死就會死了？日子還長哩！」

「日子還長哩！」淑娥從這句話想到自己，自己的日子還長得很啊！姑媽只是嘴硬，年紀老了，身體也不大好，難道能靠姑媽過一輩子麼？

淑娥又當真的想了三天三夜：孩子可以跟自己吃姑媽的飯，可不能靠姑媽讀書識字，他爸爸是讀書人，也總得唸幾年書才對啊。……

那個常嬌來提的親，是個小商人，人是精明能幹，年紀也不大。那個小商人只見過淑娥兩次，就迷戀上這個小寡婦啦。常嬌已經來提過三次親，最後淑娥抱着孩子哭了一整夜，第二天她對姑母說，她答應了。那年淑娥還只有二十五歲，的確還很年輕哪。

趙淑娥似乎給這個小商人帶來了幸運，商場上翻雲覆雨，他却一帆風順，少說也有二十萬的財富。他們有一座獨立的小洋房，一輛新式的奧斯汀汽車。淑娥認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兒子南生能夠讀書求學，按部就班的受到學校教育。她改嫁還不到兩年，又生了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兒，這就是那個叫做阿蕾的女孩子。

南生慢慢長大了，也許是從媽媽那兒得到的聰明，從爸爸那兒得到的智慧，在小學裏讀書的成績非常好，年年都考第一名，媽媽高興的了不得，十一歲就在小學畢了業，全無困難的考進了一間著名的中學。這個又聰明又活潑的孩子，進了中學還不到一年，性情突然改變了，他變得非常沉默，一回到家裏，就躲在房間裏讀書，不大跟媽媽講話，看見了父親更是冷冷淡淡，他的精神生活範圍，越來越小，彷彿獨自生活在一個小世界裏，對父母，對年幼的妹妹，越來越疏遠，笑容完全消失了，他的小心眼兒裏，彷彿充滿了怨恨，過早的瞭解了人世間的不幸和痛苦，這使媽媽不安起來了。

媽媽有了不幸的預感。他是媽媽的命根子，沒有他，媽媽在丈夫被檢之後，就無法活下

去，母子相依爲命，度過了四年痛苦難熬的日子，總盼望丈夫會像奇蹟一般突然出現，可是日軍投降了，丈夫還是無影無蹤，她明白四年來自己在無望中安慰自己，那殘酷的事實是怎樣也不能改變了。打從她改嫁之後，內心裏總覺得對不起南生的爸爸，雖然他們結婚不過一年多，却是那樣的恩恩愛愛，她從來沒有忘記過那一段短暫的甜蜜的生活，從來沒有忘記他呀！兒子年紀還小，她沒有對他提起過親生的爸爸，「不讓他知道也好，」淑娥心裏想過許多次：「知道了有什麼用呢？……」「我是爲了南生，爲了孩子的前途才改嫁呀！」她心裏雖然在原諒自己，却不能抹掉那隱約的說不出的歉疚，「唉，南生總會明白我的苦心，他長大了，就是全都知道了，總不會怪我吧，總會饒恕他的可憐的媽媽吧！」

不幸的是南生過早的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從同學們的口中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那是在考試中南生不敢作弊幫助壞孩子的結果，幾個孩子一起幫腔：「媽媽是祥林嫂，一個女人兩個丈夫！」「祥林嫂的兒子是個拖油瓶！」看見南生要進課室來了，「一、二、三，祥林嫂！」四個孩子殘忍的捉弄着南生，黑板上歪歪斜斜的寫着：「油瓶仔」，「爲什麼姓倪的兒子不姓倪，爲什麼姓倪的兒子却姓孫！」南生羞慚的伏在桌上真想大哭一場，却咬緊牙根不讓眼淚流出來。從此以後，他變得沉默了，他恨那幾個壞孩子，恨日本人，恨後父，甚至也恨自己的母親！……

淑娥對自己的內疚是敏感的，她推測孩子聽到什麼話了，她胆怯的試探着：

「南生，你心裏有什麼事？這些天你老是不高興的樣子！……」孩子仍然很用功，甚至比從前還要用功，回到家裏就做功課，功課做完了，就讀課外書；不說話，能不說就不說一句話。淑娥在夜間趁男人出去了，女兒睡覺了，坐在南生的書桌旁，胆怯的，歉疚的，低聲的探問。

南生咬咬嘴唇，也不抬頭看媽媽一眼，繼續做功課，賭氣般不言語。

「你說，你是媽媽的命，媽媽還能活着，都是爲了你！你心裏有什麼事，就說出來吧！」南生有些激動，却仍然咬咬嘴唇，不讓眼淚流出來。

媽媽流下了眼淚，趕快用手抹掉。

「你說，你心裏有什麼事？……」

「沒……沒有什麼……」南生淡淡的，執拗的說。

「我看得出來，這些天你總是不高興，心裏一定有事！」

「……」南生沉默着。像要暴發的山洪，感情劇烈的激動着。

「說出來吧，你還有什麼話不可以跟媽媽說呢？」

南生放下了鋼筆，抬起頭，瞅着媽媽。

「我問你，我是姓孫嗎？」

媽媽瞪大眼睛，呆呆的望着兒子。羞愧的說：

「你，你的親生爸爸姓倪。」

「那麼我為什麼不姓倪？為什麼要姓孫？」

「孩子，你還小，媽媽還沒有跟你說過，媽媽都是爲了你，媽媽有說不盡的苦！……」
南生的小臉孔痙攣的扭動了兩下，浮出了冷酷的表情。

「你現在有洋房，有汽車，你有什麼苦啊！」

「不，不，南生，你不能這樣說，我……那時候你爸爸還沒有這洋房，這汽車，………」

「是，我爸爸沒有這洋房汽車，我爸爸是誰啊？」

「我是說，我是說你現在的爸爸……」

「我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爸爸？我在學校裏受盡了污辱，受盡了欺侮，同學們說我是油瓶
仔，說你是一個女人兩個丈夫，你躲在家裏享福，我在外面受氣，這就因爲你又嫁了個好丈
夫，我連爸爸的姓都改了！……」

「南生，……南生，你不能這麼說，你的爸爸被日本人害死了！……」

「是，他死得好苦啊！……」南生再也忍不住，眼淚流下來了。「他的妻子又嫁了別人，
他的兒子也姓了別人的姓！……」

南生的感情像決了堤的江河，一發不可收拾，站起來奔到牀邊，爬在牀上，痛哭起來。淑
娥也沉痛的流着淚，解釋着，南生連一句話也沒有聽進去，他不要聽那些話，總之，媽媽是

背叛了爸爸，給自己永遠洗不掉的羞辱，這成見在他小小的心裏，是牢不可破的了。

淑娥的解釋完全失敗了，兒子沒有說一句原諒的話。兒子哭到力竭了，媽媽也再沒有勇氣要兒子饒恕自己，看見兒子的可憐的樣子，不由得又自怨自恨起來。

這一場風暴剛剛停息，孫昌俊從外面吃了酒紅着臉龐回來，看見這母子倆腫脹的眼皮，體會到家裏的窒息的氣氛，坐在廳裏的沙發上，詫異的問：

「什麼事？好像你們剛才哭過！」

「沒，沒有，剛才，南生身體不舒服！……」

「不舒服就找醫生，看你們好像『如喪考妣』的樣子，我還以為有什麼天塌下來的大事！」淑娥看到今晚丈夫的神氣也有點不對，想是酒喝多了，便趕快去廚房泡中國茶，這是丈夫天天喜歡喝的。

孫昌俊滿肚子不快的半坐半躺在沙發上，兩隻腳伸在矮桌上，點起一支駱駝牌香煙，深深的吸了幾口，接連的吐出煙霧。他想起這些天來南生那種使他討厭的神氣，便迅速的縮回腳，站起來，走到房門口，望着躺在牀上沉思的南生。

「南生，你什麼病？」

南生躺着沒有動一下，把原是睜開的眼睛閉下來，冷冷的慢條斯理的說：

「我沒有病。」

這位後父又看見了南生這種冷淡的神氣，心裏的氣惱再也忍不住了。

「你沒有病？好，你起來，到廳裏來我問你。」

南生還是躺着，沒有反應。

「你聽到了沒有？」後父生氣的大聲的說。

南生慢騰騰的從牀上坐起來，臉上還是冷冰冰的神氣。孫昌俊狠狠的看了南生一眼，回到廳裏的沙發上，直望着房門口。南生慢條斯理的走到房門口，背靠着門框，眼睛望着地下，呆站在那兒。

「這些天你是生誰的氣？好像人人都得罪了你，你說，是爲了什麼？」

南生沒有抬一抬頭，也沒有望一眼，對後父的責問，沒有反應。

「你說呀！……告訴你，我看見你這幾天的鬼樣子就厭煩！」後父氣虎虎的大聲說。

「你要我說什麼？」

「你在生誰的氣？誰得罪了你？」

「我，……我沒有生誰的氣。」

「你沒有？從你臉上可以看得出你……」

淑娥在廚房裏聽到丈夫生氣的說話聲音，趕快回到廳裏，看見南生像是犯了過錯，在老師面前受申斥的樣子，不等丈夫說完，便插嘴說：

「南生，你怎麼起來了？還不快去躺在牀上。」她又轉向丈夫乞憐一般的說：「他在生病……」

「生病！生什麼病？」孫昌俊的臉孔變成了紫色。「他是心裏有病！我要他告訴我，誰得罪了他！今年還不過十一歲，剛剛進了中學，就這麼難侍候了！」

南生冷冷的看了後父一眼，轉身進房去了。

「真是不知好歹的東西，養了你這麼大，却要來看你的臉色！世間就沒有這種混賬道理！……」孫昌俊越罵越大聲，兩隻眼睛紅得要滴出血來。

「今天你怎麼發這麼大脾氣，在外面誰得罪了你，却回家來發脾氣！」淑娥想把丈夫的火頭引在自己的身上，希望丈夫放過自己的孩子。

「今天？……這些天來我越看越不對，我長了這麼大，見過多少世面，會看不出你們這些婦人小子的心麼？……」又轉頭望着房門。「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給你吃，給你穿，給你上學讀書，有哪個老子會這般對待你！真真是……真真是沒有良心的東西！」

「他沒有說你待他不好，你可不要多心啊！……」

「我多心？他說過我待他好麼？他的臉上像是感恩的樣子麼？要我天天看他的鬼樣子，這個家我一天也捱不下去！……好，過你們的乾淨日子吧，我走開好了！……」

孫昌俊怒氣冲冲的駕着奧斯汀汽車走了。

我不說我的意志已改變了；因為這樣說不但加劇了我們的衝突，也會使父親更堅決的把我趕回新加坡。我又把過去說過的事實再搬出來：『我就是在新加坡找不到工作才回來，您又要我回到新加坡去量馬路過日子嗎？』

『你不會找份政府工做，或是教教書！』

『政府工，教書，這樣容易找？就是找到，一個月也不過一百多塊錢，一世人也不是給撫住。』

『我甘願做牛做馬，只是不准你走我走過的路，不准你去割膠。』父親還是很固執。

我忍不住了，不禁要問：『你自己不也是割膠出身，爲什麼要看輕割膠的工作？』

『我就是自己在割膠，才知道割膠沒出息，才不給你做。』父親紅着臉跳起來。

母親馬上站起來，擋住父親：『老的，你是怎樣了？阿明到這樣大了我都沒有動過他一下，你又要打他了？你要打他，就打我！』

『都是你把他縱到這樣壞！沒出息，白養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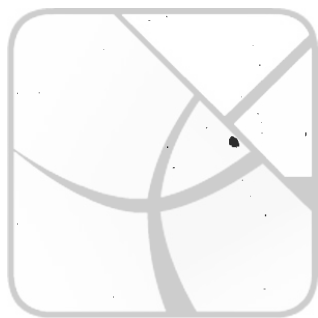
我站起來，走到門口，推着腳車走了。

『阿明，你到那裏去？』母親追出來，聲音嘶咽地喊道：『阿明回來，阿明回來！』

『媽，我會回來的。』

我在街場上兜了一圈，想起畢業後的種種遭遇，深深的感到：生活像一條無形的鞭子，鞭

得我無處躲避，無法還手；也鞭裂了我和父親的感情。它的威力是巨大的，但是，我不願意屈服，我要有我自己的抉擇——我要去金山工作的紅毛園找份割膠的工作，和金山他們生活在一起。



一九六三年八月

內 疚

李汝琳

「媽，媽，是你的信哪！」

阿蕾從郵差手裏接到信，小心眼裏又是奇怪，又是興奮。七天前他剛滿了十歲，打從她記得事情起，就從來沒有看見媽媽接到誰的信，這真是希奇事兒哪！

媽媽是個三十七八歲的婦人，現在雖然有點憔悴，那瓜子形的臉龐，那白淨的面皮，那一對大眼睛，仍然看出當年是個美人兒。

媽媽是沉靜的性兒，聽到女兒大呼小叫的，却也沒有怎麼興奮，只是放下手裏做的活兒，從房間裏走出來。

「你看，媽，『趙淑娥女士』，不是媽媽是誰？」

趙淑娥接過了信，顯出點兒迷茫的神情，撕開了信封，抽出了信紙，一張像片掉在地上。

「噢，『阿蕾趕緊彎腰拾起來。』是誰的？」

淑娥瞅着女兒拾起的照片，眼睛忽然睜得大大的，一把搶過去，端詳了一下。

「噯呀，是你哥哥，是你哥哥寫信來啦！……」

阿蕾又把照片搶過來。

「哥哥？這就是哥哥嗎？你看，他還在笑哩！」

媽媽却哭了。她說不出是歡喜，還是難過，媽媽忘記看信，坐在沙發上哭了。

阿蕾怔怔的瞅着媽媽，不懂媽媽為什麼哭，小心眼兒裏却跟着難過起來啦。

「大日本皇軍」向盟軍低頭那一年，阿蕾還沒有出世，趙淑娥帶着四歲的兒子南生，無依無靠，只得寄居在姑母家裏，姑母是個好心腸的女人，母子倆一日三餐並不缺少，淑娥除了幫助姑母做些家務之外，也幫着照顧照顧在九條石小市鎮開設的小雜貨店。她時常會想到過去的日子，想到南生的爸爸，那個被日軍檢去永無消息的小學教師，想到三年八個月來望斷肝腸的苦痛生活，在夜裏抱着睡熟了的孩子，不知流過多少次眼淚！她也想到以後的艱難的日子：孩子還這樣幼小，甚麼時候才能長大啊！……

快要過農曆新年的一天晚上，南生已經睡熟了，淑娥在昏黃的燈光下縫着衣服。姑母也是守寡多年的老婦人，她知道寡婦的苦日子是無窮無盡的，這一老一少寡居的女人，沉默相對的時候多，歡談的機會是很少的。這一晚，姑母瞅着淑娥一會兒，柔和的說：

「淑娥，我給你說，今天坡底常嬌又來提你的事啦，我說：我這個做姑媽的可不能逼着侄女改嫁，她是我的親骨肉，別說我還有這個小雜貨店，就是沒有，我也要想盡方法照顧他們可

憐的母子倆吶！……」

淑娥的眼淚在眼眶裏滾來滾去，低下了頭。

「我知道，姑媽。」

「要是沒有那回事，要是沒有害人的日本兵，南生的爸爸是個好人，是個正正派派的人，就是賺錢不多，苦一點兒，你們可也過得有點指望。唉，沒有想到，你嫁過去不過一年多，那日本兵就來啦！……」

淑娥用手帕擦眼睛，喉嚨裏哽咽着。

「你姑媽也沒有別的親人，你表哥是個老實人，」姑媽忽然放低了聲音：「你表嫂就是心裏有什麼，她也不敢怎麼樣，有我呢，我的侄女就像是我的親女兒，要是我死了，那，那就管不着了！……」

「姑媽，你不要說……」淑娥不喜歡姑媽說到死。

「說說罷了，說死就會死了？日子還長哩！」

「日子還長哩！」淑娥從這句話想到自己，自己的日子還長得很啊！姑媽只是嘴硬，年紀老了，身體也不大好，難道能靠姑媽過一輩子麼？

淑娥又當真的想了三天三夜：孩子可以跟自己吃姑媽的飯，可不能靠姑媽讀書識字，他爸爸是讀書人，也總得唸幾年書才對吶。……

那個常嬸來提的親，是個小商人，人是精明能幹，年紀也不大。那個小商人只見過淑娥兩次，就迷戀上這個小寡婦啦。常嬸已經來提過三次親，最後淑娥抱着孩子哭了一整夜，第二天她對姑母說，她答應了。那年淑娥還只有二十五歲，的確還很年輕哪。

趙淑娥似乎給這個小商人帶來了幸運，商場上翻雲覆雨，他却一帆風順，少說也有二十萬的財富。他們有一座獨立的小洋房，一輛新式的奧斯汀汽車。淑娥認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兒子南生能夠讀書求學，按部就班的受到學校教育。她改嫁還不到兩年，又生了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兒，這就是那個叫做阿蕾的女孩子。

南生慢慢長大了，也許是從媽媽那兒得到的聰明，從爸爸那兒得到的智慧，在小學裏讀書的成績非常好，年年都考第一名，媽媽高興的不得了，十一歲就在小學畢了業，全無困難的考進了一間著名的中學。這個又聰明又活潑的孩子，進了中學還不到一年，性情突然改變了，他變得非常沉默，一回到家裏，就躲在房間裏讀書，不大跟媽媽講話，看見了父親更是冷冷淡淡，他的精神生活範圍，越來越小，彷彿獨自生活在一個小世界裏，對父母，對年幼的妹妹，越來越疏遠，笑容完全消失了，他的小心眼兒裏，彷彿充滿了怨恨，過早的瞭解了人世間的不幸和痛苦，這使媽媽不安起來了。

媽媽有了不幸的預感。他是媽媽的命根子，沒有他，媽媽在丈夫被檢之後，就無法活下

去，母子相依爲命，度過了四年痛苦難熬的日子，總盼望丈夫會像奇蹟一般突然出現，可是日軍投降了，丈夫還是無影無蹤，她明白四年來自己在無望中安慰自己，那殘酷的事實是怎樣也不能改變了。打從她改嫁之後，內心裏總覺得對不起南生的爸爸，雖然他們結婚不過一年多，却是那樣的恩恩愛愛，她從來沒有忘記過那一段短暫的甜蜜的生活，從來沒有忘記他呀！兒子年紀還小，她沒有對他提起過親生的爸爸，「不讓他知道也好，」淑娥心裏想過許多次：「知道了有什麼用呢？……」「我是爲了南生，爲了孩子的前途才改嫁呀！」她心裏雖然在原諒自己，却不能抹掉那隱約的說不出的歉疚，「唉，南生總會明白我的苦心，他長大了，就是全知道了，總不會怪我吧，總會饒恕他的可憐的媽媽吧！」

不幸的是南生過早的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從同學們的口中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那是在考試中南生不敢作弊幫助壞孩子的結果，幾個孩子一起幫腔：「媽媽是祥林嫂，一個女人兩個丈夫！」「祥林嫂的兒子是個拖油瓶！」看見南生要進課室來了，「一、二、三，祥林嫂！」四五個孩子殘忍的捉弄着南生，黑板上歪歪斜斜的寫着：「油瓶仔」，「爲什麼姓倪的兒子不姓倪，爲什麼姓倪的兒子却姓孫！」南生羞慚的伏在桌上真想大哭一場，却咬緊牙根不讓眼淚流出來。從此以後，他變得沉默了，他恨那幾個壞孩子，恨日本人，恨後父，甚至也恨自己的母親！……

淑娥對自己的內疚是敏感的，她推測孩子聽到什麼話了，她胆怯的試探着：

「南生，你心裏有什麼事？這些天你老是不高興的樣子！……」孩子仍然很用功，甚至比從前還要用功，回到家裏就做功課，功課做完了，就讀課外書；不說話，能不說就不說一句話。淑娥在夜間趁男人出去了，女兒睡覺了，坐在南生的書桌旁，胆怯的，歉疚的，低聲的探問。

南生咬咬嘴唇，也不抬頭看媽媽一眼，繼續做功課，賭氣般不言語。

「你說，你是媽媽的命，媽媽還能活着，都是爲了你！你心裏有什麼事，就說出來吧！」南生有些激動，却仍然咬咬嘴唇，不讓眼淚流出來。

媽媽流下了眼淚，趕快用手抹掉。

「你說，你心裏有什麼事？……」

「沒……沒有什麼……」南生淡淡的，執拗的說。

「我看得出來，這些天你總是不高興，心裏一定有事！」

「……」南生沉默着。像要暴發的山洪，感情劇烈的激動着。

「說出來吧，你還有什麼話不可以跟媽媽說呢？」

南生放下了鋼筆，抬起頭，瞅着媽媽。

「我問你，我是姓孫嗎？」

媽媽瞪大眼睛，呆呆的望着兒子。羞愧的說：

「你，你的親生爸爸姓倪。」

「那麼我為什麼不姓倪？為什麼要姓孫？」

「孩子，你還小，媽媽還沒有跟你說過，媽媽都是爲了你，媽媽有說不盡的苦！……」
南生的小臉孔痙攣的扭動了兩下，浮出了冷酷的表情。

「你現在有洋房，有汽車，你有什麼苦啊！」

「不，不，南生，你不能這樣說，我……那時候你爸爸還沒有這洋房，這汽車，……」

「是，我爸爸沒有這洋房汽車，我爸爸是誰啊？」

「我是說，我是說你現在的爸爸……」

「我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爸爸？我在學校裏受盡了污辱，受盡了欺侮，同學們說我是油瓶
仔，說你是一個女人兩個丈夫，你躲在家裏享福，我在外面受氣，這就因爲你又嫁了個好丈
夫，我連爸爸的姓都改了！……」

「南生，……南生，你不能這麼說，你的爸爸被日本人害死了！……」

「是，他死得好苦啊！……」南生再也忍不住，眼淚流下來了。「他的妻子又嫁了別人，
他的兒子也姓了別人的姓！……」

南生的感情像決了堤的江河，一發不可收拾，站起來奔到牀邊，爬在牀上，痛哭起來。淑
娥也沉痛的流着淚，解釋着，南生連一句話也沒有聽進去，他不要聽那些話，總之，媽媽是

背叛了爸爸，給自己永遠洗不掉的羞辱，這成見在他小小的心裏，是牢不可破的了。

淑娥的解釋完全失敗了，兒子沒有說一句原諒的話。兒子哭到力竭了，媽媽也再沒有勇氣要兒子饒恕自己，看見兒子的可憐的樣子，不由得又自怨自恨起來。

這一場風暴剛剛停息，孫昌俊從外面吃了酒紅着臉龐回來，看見這母子倆腫脹的眼皮，體會到家裏的窒息的氣氛，坐在廳裏的沙發上，詭異的問：

「什麼事？好像你們剛才哭過！」

「沒，沒有，剛才，南生身體不舒服！……」

「不舒服就找醫生，看你們好像『如喪考妣』的樣子，我還以為有什麼天塌下來的大事！」淑娥看到今晚丈夫的神氣也有點不對，想是酒喝多了，便趕快去廚房泡中國茶，這是丈夫天天喜歡喝的。

孫昌俊滿肚子不快的半坐半躺在沙發上，兩隻腳伸在矮桌上，點起一支駱駝牌香煙，深深的吸了幾口，接連的吐出煙霧。他想起這些天來南生那種使他討厭的神氣，便迅速的縮回腳，站起來，走到房門口，望着躺在牀上沉思的南生。

「南生，你什麼病？」

南生躺着沒有動一下，把原是睜開的眼睛閉下來，冷冷的慢條斯理的說：

「我沒有病。一

這位後父又看見了南生這種冷淡的神氣，心裏的氣惱再也忍不住了。

「你沒有病？好，你起來，到廳裏來我問你。」

南生還是躺着，沒有反應。

「你聽到了沒有？」後父生氣的大聲的說。

南生慢騰騰的從牀上坐起來，臉上還是冷冰冰的神氣。孫昌俊狠狠的看了南生一眼，回到廳裏的沙發上，直望着房門口。南生慢條斯理的走到房門口，背靠着門框，眼睛望着地下，呆站在那兒。

「這些天你是生誰的氣？好像人人都得罪了你，你說，是爲了什麼？」

南生沒有抬一抬頭，也沒有望一眼，對後父的責問，沒有反應。

「你說呀！……告訴你，我看見你這幾天的鬼樣子就厭煩！」後父氣虎虎的大聲說。

「你要我說什麼？」

「你在生誰的氣？誰得罪了你？」

「我，……我沒有生誰的氣。」

「你沒有？從你臉上可以看得出你……」

淑娥在廚房裏聽到丈夫生氣的說話聲音，趕快回到廳裏，看見南生像是犯了過錯，在老師面前受申斥的樣子，不等丈夫說完，便插嘴說：

「南生，你怎麼起來了？還不快去躺在牀上。」她又轉向丈夫乞憐一般的說：「他在生病……」

「生病！生什麼病？」孫昌俊的臉孔變成了紫色。「他是心裏有病！我要他告訴我，誰得罪了他！今年還不過十一歲，剛剛進了中學，就這麼難侍候了！」

南生冷冷的看了後父一眼，轉身進房去了。

「真是不知好歹的東西，養了你這麼大，却要來看你的臉色！世間就沒有這種混賬道理！……」孫昌俊越罵越大聲，兩隻眼睛紅得要滴出血來。

「今天你怎麼發這麼大脾氣，在外面誰得罪了你，却回家來發脾氣！」淑娥想把丈夫的火頭引在自己的身上，希望丈夫放過自己的孩子。

「今天？……這些天來我越看越不對，我長了這麼大，見過多少世面，會看不出你們這些婦人小子的心麼？……」又轉頭望着房門。「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給你吃，給你穿，給你上學讀書，有哪個老子會這般對待你！真真是……真真是沒有良心的東西！」

「他沒有說你待他不好，你可不要多心吶！……」

「我多心？他說過我待他好麼？他的臉上像是感恩的樣子麼？要我天天看他的鬼樣子，這個家我一天也捱不下去！……好，過你們的乾淨日子吧，我走開好了！……」

孫昌俊怒氣冲冲的駕着奧斯汀汽車走了。

趙淑娥沒想到有這麼一天，丈夫爲了自己前夫的兒子，發這麼大脾氣。這是沒有辦法調和的，名義上是父子，血統上却沒有一些兒關係，一旦有了裂痕，是怎樣也不能彌補起來的。

孫昌俊一連幾天沒有回家。她找到丈夫幾位最接近的朋友，都說要替他們調解調解，但從一位朋友太太的口裏，知道又有了枝節，原來孫昌俊新近在外面養了女人，也許是爲了這個緣故，在家裏吵鬧一場，好理直氣壯的住在小老婆那兒。淑娥聽到了這個消息，並沒有特別難過，她的愛情生活在她第一個丈夫失蹤之後，早就結束了，她嫁給孫昌俊，主要是爲了自己無力教養兒子，七年來跟丈夫雖然沒有什麼不和，却也鼓不起什麼熱情，只是平平淡淡過日子罷了。現在丈夫既然有了新歡，就由他去好了。說不定兒子由於較少和後父接觸，情緒上會好轉過來。

丈夫的好朋友們調解的結果，是每月給他們母子三口三百元生活費，有時也會回家來看，却要淑娥不去干擾他的新歡。這辦法一說就成，要淑娥去跟那個女人搶奪丈夫，她根本就沒有那種興致。她把全部心力用在一兒一女身上，那是她的親生骨肉，此生的希望就寄托在兩個孩子身上了。至於丈夫有了新歡，她却認爲是自己應得的懲罰，自己本來就不應該改嫁，一看到南生的煩惱和痛苦，就越發覺得鑄成了大錯。

趙淑娥的想法，並未完全應驗，南生的小小心靈，好像是受到了不治的創傷，對甚麼人都

是冷冷淡淡的，很難看到他的笑容。幸好對於讀書，還像往常一樣，一點也不懈怠，學年考試成績仍然很好，這使她的心裏還算有點兒安慰。

南生對家裏的事情，從來不管，後父沒有回家來住，他也從來不問。家裏的生活費想來是由後父供給的，他就連這點兒關係，也認為是一種恥辱。他從來沒向媽媽要求任何東西，媽媽問他要什麼，他總是搖搖頭，連話都懶得回一句。每天媽媽給他五角零用錢，他也不樂意親手去接，媽媽看出兒子那種委屈的心情，每天把五角錢放在兒子的枕頭下面，他早晨起來收了錢上學去，這已經成了習慣。初中第二年開始，媽媽爲了博得兒子歡喜，每天在兒子的枕頭下面放一塊錢，他也沒有反應，只是照數收了去。

每逢放了假，天天跟同學們在一起，直到晚上才回家，媽媽也不敢問他做些什麼。又想他在外面會用錢，每天照常在他的枕頭下面放一塊錢，他也照常收了去。

這樣一天一天的過下去，南生的身體越來越壞了，面黃肌瘦，精神萎靡，每天還勉強支持着讀書，不肯放鬆功課。

在初中第三年的上學期，南生害了一場病，有一個星期沒有到學校去，媽媽帶他去看醫生，服侍他吃藥，他在病中却不禁悲從中來，躺在牀上流淚，媽媽一看見他流淚，便會悲痛失聲，連不懂事的小妹妹也會跟着媽媽哭泣。

媽媽在兒子跟前，好像自己做了虧心事，有點害怕自己心愛的兒子，兒子却也沒有再對媽

媽發過脾氣，就是那股子冷冷的漠然的神氣，使媽媽心裏沉重，忍不住傷心。這時看見兒子流淚，便在兒子枕邊低聲說：

『南生，你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場吧！你……你不要這樣不聲不響的流淚，這樣……媽媽看了心裏難過！南生，……咱們就大哭一場吧！……』

媽媽還沒有等南生哭出聲，她却放聲哭起來了。

南生病好了，她親自送兒子到學校去，看見兒子乖乖的走進課室，她却去找校長替兒子銷假。那位篤信宗教的校長，聽說是孫南生的媽媽，就請她坐下，接着就稱讚她的兒子是個好學生，校長說每位科任老師都稱讚他，門門功課都好，有這樣的好兒子，媽媽真應該高興。

可是媽媽擦起眼淚來了。

『校長，你是信上帝的人，你的心一定很仁慈。我想告訴你，我這個孩子，他……他心裏很苦！我知道，我這個媽媽不好，我對不起他！……』

校長驚異的瞅着她。她把孩子的身世一五一十的說了，就像教徒在神父面前懺悔一樣，目怨自恨的毫不隱瞞的說了出來。

『就請你開導開導他吧，他也許聽校長的話。就說我這個媽媽知道自己的錯，可是，……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再回頭已經遲了！……』

『不，不，你沒有什麼錯，你沒有錯，那時你還年輕，他應該明白你那時沒有辦法把

他教養成人。你不要傷心，我會好好解釋給他聽。……這孩子，書讀得這麼好，總應該明白事理。……」

「不，校長，你可不能罵他，我只怪自己不好，不要再傷他的心了！」

「不，不，我不會罵他，你放心，學校的老師都很喜歡他，我只是好好的勸導勸導。」

「唉，……」媽媽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我常常想，唉，……他就是罵我打我也好，我就怕他那不理不睬的神氣！我是他親生的媽媽，我已經知道錯了，一個人已經做錯了事，又有什麼辦法！……」

「不，你沒有錯，我已經說過，你沒有錯。你放心，我會說得他回心轉意，明白事理，你放心好了。」

就在那一天，放了學，校長把孫南生叫到校長室裏，用牧師說教的口吻，說了許多開導的話。孫南生規規矩矩的坐在椅子上，好像洗耳恭聽，沒有說一句怨憤的話，臉上還是那一種漠然的神氣。校長覺得說夠了，才放他回去。

也許校長的勸導生了效，南生對媽媽的態度溫和了些。但母子之間，總像隔了一層什麼，像平常母子那樣說說笑笑，親親熱熱，還是沒有的。

年底的考試完了，孫南生的三年平均成績，是本屆初中畢業班的第一名。舉行畢業典禮那

一天，當孫南生登台領取畢業證書和獎品的時候，全場的來賓、家長、教師、學生都熱烈的鼓起掌來，在掌聲中夾雜着趙淑娥的幾聲嗚咽，好多人都驚異的瞪着她，她趕快忍住了眼淚，勉強裝出笑容。

繼續使兒子升入高中讀書，是早已決定了的。淑娥在參加學校畢業典禮之後，回到家裏，又對兒子說了一次。南生也沒有興奮的表現，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的歡喜。

新年的前幾天，淑娥爲了兒子初中畢業了業，又考到了第一名，便忙碌着準備過年的事，想高高興興的渡過這個年節。不料有一天早晨，發現南生也沒說一聲，不知什麼時候就出去了。這麼早就出門，是少有的，媽媽覺得奇怪，悶悶的等到中午，不見回來。又去兒子房裏翻了一陣，發現一隻小皮箱、一條毛氈和一些衣服不見了。媽媽有了什麼預感，却沒有發現兒子留下一封信或一張字條，她的心不住的劇烈的跳動，頭暈眼黑，好像突然害起病來。六歲的小女兒，也嚇得怔怔的，不知發生了什麼禍事。她想去找南生幾個要好的同學問一問，却又不明白那幾個同學的家在哪兒。她盡量安慰自己，希望南生只是去同學家裏住幾天，可是仍然放不下心，無論如何都不能使自己的心情鎮靜下來。想來想去，不知怎麼辦才好，最後才想到中學的校長，希望校長想想辦法，找到兒子。到學校去也許能查出南生的幾個要好同學的住址。

自從丈夫不再回家來住，每月只給他們定額的生活費，她把女傭人辭退了。她匆匆忙忙的鎖好門，帶着小女兒去找南生的校長。她沒有想到，早有兩位學生家長，也是爲了孩子失蹤

的事，在校長家裏焦急不安的談着這意外的事。

校長在客廳裏看到她那慌張憔悴的樣子，就明白孫南生也失蹤了。那兩位家長知道了她是

孫南生的母親，更證明了這幾個孩子是有計劃的行動，不是單槍匹馬的出走了。

校長面對着三位同病相憐的學生家長，明知道也沒有什麼挽回的辦法，只好說一些安慰的

話。

『你們也不必過於耽心，』校長用一隻手搓着腮膀。『他們有幾個同伴，總算好一點。……』
『可是，唉，人地生疏，……他們都還是十幾歲的孩子，怎麼好呢！……』另一個孩子的
父親，皺着眉，搓着手，顯出耽憂的樣子。

『他們身邊帶有錢吧？』校長問。

『沒有！』南生的媽媽傷心的說。『南生沒有問我要一塊錢，他空手走路，可怎麼辦

喲！……』

『南生到學校來，你每天給他零用錢嗎？』

『有，我每天給他一塊錢，從來沒有斷過。』

『這就奇怪了！』校長瞅着她。『有人告訴我，南生每天在課間休息時間，連點心也不
吃，我還以為……』

『那怎麼可以，辛辛苦苦上半天課，怎麼能不吃東西！……孩子喲，你為什麼這樣的苦自

己啊！……」

南生的媽媽忍不住在許多人面前哭了。阿蕾看見媽媽哭了，拉住媽媽一隻袖子，一隻小眼睛裏也充滿了淚水。

「你也不用再傷心了。」校長勸慰說。「他是把錢存起來了，可見這個孩子早有打算，不是一時衝動，遲早是會走的。」

「我對不起他，……他恨媽媽，我……我太傷了他的心了！……」

從此之後，她天天在盼望兒子的消息，一年，兩年，三年，……像那三年八個月裏，望斷肝腸等他父親一樣。在這漫長的三年裏，她的容顏憔悴了，鬢間也出現了白髮。死的死了，活着的，天涯海角，從無音訊，生離死別，在折磨着這個受盡苦難的女人！

「媽，你天天都在想念哥哥，現在哥哥有信來了，爲什麼還要哭呢？」阿蕾站在媽媽的身旁，一邊望着媽媽手裏的信，一邊說。

媽媽心裏照舊忐忑不安，還像面對兒子那樣，生怕從信裏再看到兒子的痛苦和幽怨，她胆怯的耽心的把南生的信展開來。

「親愛的媽媽：」

這第一行字使媽媽激動起來，趕快繼續看下去：

一別三年多，現在才寫信給您，真是說不盡的不安，說不盡的後悔！媽，請您原諒我吧！

日子過得這麼快，我已經在今年夏大高中畢業了，現在剛剛進了大學，唸的是航空工程系。您聽到這消息，一定很高興吧？

親愛的媽媽，過去的痛苦都忘掉了吧，那時我年紀小，不瞭解媽媽，現在我想通了，這些天來，我直感到內疚，一直覺得對不起媽媽，使您已經深嘗痛苦的心，更加深了痛苦！現在我已經後悔了，更想念您了！媽，我知道，就是我不告而去，您還是會想念我的，希望這封信會帶給您安慰，帶給您快樂！……媽，您看我進了大學以後的照片，我已經長高了，身體也很結實。妹妹也長高了吧？她現在唸幾年級？她還記得我嗎？……

『妹妹！』阿蕾叫起來。『哥哥還提到我呢，他還記得我哩！……』

媽媽的睫毛上掛着淚珠，心裏開了花，一把抱住女兒，好像抱住了那遠方的愛兒一般，興奮的叫着：

『哥哥不怪我了，哥哥不恨我了！哥哥已經長大了！……』

媽媽大聲的笑着說着，眼淚却像泉湧一般流出來。

阿蕾怔怔的瞅着媽媽，看得呆了。

餘哀

林參天

這件事發生于一九四二年四月間。

從半山巴去吉隆坡市區，經過監獄的旁邊，你仰起頭來，向那監獄樓上的鐵柵看去，便可看見裏面塞滿了赤膊裸體的白種士兵：有的雙手緊握住鐵柵呆瞪瞪地向外界凝視；有的在裏面擠來擠去，好似鷄籠裏的鷄群一般；原來這間監獄已被日軍用作俘虜集中營了。這些俘虜，每天早上八點鐘左右，從這魔窩裏，用軍車一車一車載到蓮藕塘去。駕車的日本小兵，挺着胸，昂起頭，雙手握住舵輪，得意洋洋地，不時地回轉頭，瞧瞧那車上擠得滿滿的俘虜。

蓮藕塘一間外國汽車公司被日軍部改爲運輸處了。的確，這間公司的器材，在這次戰爭中，盡了很大的作用。因爲這間公司的營業，範圍很大，所以日軍一到馬來亞，就把這公司作爲軍用的對象了。

公司的前面是華人體育場，除了一間西式宏麗建築物外，便是一片平坦的廣場，綠色的細草，像新剪了的頭髮，短短的整整齊齊，平鋪得儼如綠毯子。天氣晴朗的時候，在強烈的陽光之下，草色更顯得嫩綠可愛。在戰前，這裏是健兒們理想的遊玩之地；但是，現在呀，在日軍

統治之下，已成爲一塊危險的禁地了。

日軍把這裏當做運輸的中心地，無數的車輛，新的舊的，雜亂無章地擠滿了大半廣場。廣場的中央，蓋着一座日本式的矮棚子，離地三尺來高，遠遠看去，像烏龜似地匍匐在綠毯上。棚子裏藏着小小的一桶桶的汽油，也許是飛機用的揮發油吧？

日本人很是多心，把人民看作強盜一般，處處都要提防。這也難怪，因爲這地方住着這麼多的中國人。中國人是他們的敵人呀。他們爲了保護運輸的安全，便把近馬路的一邊圍起木柵來。這些白種俘虜，每日早晨被運到這裏來，便負起了豎立木柵的責任。

木柵不甚高，大約是四呎長五吋正方的木樁，從地面一根一根插入土去圍成的；從「馬來郵報社」的一旁，即汽車公司的盡頭處，一直向下延長，延到草地的另一端公共車站爲止。大約有一百多個俘虜，担任這辛苦的工作。他們赤着上身，白白肥肥，蓬鬆着一頭紅毛，彎着腰，有的用鶴嘴鋤挖洞，有的抬木。無情的太陽，似乎在打落水狗，俘虜們流着滿頭大汗，在敵人的槍刺監督之下靜靜地工作着。

「啊，約翰，這種工作我真捱不下去了！」一個比較瘦弱的「小伙計」，斜視着日本小兵的背影，手臂擦着額角大如珠子的汗，搖搖頭，低聲地跟他的一個同伴說。

這個俘虜的體格並不高大，年紀很輕，至多不上二十二歲；他的一對眼珠不時翻來覆去，似乎在打什麼主意似的。

他的同伴約翰的年紀比較大，大約三十開外了，生得很文雅，一副和善的面孔，帶着長者的神情，安慰他那性情躁急的同伴。

『傑克！我們要捱下去。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是敵人的俘虜了，我們已失去了自由。在敵人的鐵蹄下，甚麼都得忍受下去；但是不要絕望，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哦，約翰，我有生以來，從未受過這樣的苦。我回想到我在大學時的生活，家庭的甜蜜舒適。噯，不是戰爭，我爲什麼要從澳洲到這裏來受苦呢？』他的心中在憤憤不平了。

『戰爭是可詛咒的。它不知破壞了多少人的幸福。我在錫尼開了一間藥房，自己行醫，生活過得很不錯。啊！我想起我的嬌妻，我憶起我的愛女，我心裏好像刀割一般！我離開甜蜜的家庭，趕上前線，現在却做了俘虜！』他閉着眼，仰起頭，好像在祈禱。

傑克低下頭，雙手握着鏟柄，他偷偷地瞧瞧約翰，居然成了這麼一副尷尬的形狀；他想到禮貌只是虛偽的幌子，不過是紳士們在交際場中點綴點綴的。像約翰平時西裝革履，神氣十足，但是今日呀，今日却短褲赤膊，蓬首垢面，不但是約翰，就是這裏成百的白種人何嘗不是？

鐵鐵鐵！汽車公司的日軍崗亭打着破汽車的鐵輪，聲音很濁，令人聽了生厭。這已經是開飯的時候了。

『嚇！』兩個哨兵背起槍，向崗亭中間坐着的日本軍官高呼了一聲，鞠了一躬，回轉身，

開着正步向前走來，和門口兩個換崗。

俘虜們知道這是休息的時候了，大家放下木頭和工具，拖着沉重而疲憊的雙腿，到路旁的草地上坐了下來。有的疲乏得把頭仆在膝上打瞌睡，有的緊抱着膝蓋縮成一團。……

過了一會，幾個日兵抬出兩大桶食物——菜湯和糙米飯，還有幾個是提籃子的，裏面裝着筷子和盥匙。他們走到俘虜旁邊，把食物分給他們，每人一杓飯，一杓湯和菜，盛在碗裏，有時碗不夠了，就用香煙罐和牛奶罐。傑克接過飯菜，皺起眉頭，不知怎樣對付這些東西，約翰接了，吃了一口，喉管好似塞住一般，吞嚥不下去。他想這東方的飯菜，和西方的牛油麵包，真大有不同的滋味。

中國俗語有句話說「飢不擇食」。這是一句從生活體驗出來的名言。日本的飯菜本來就不好吃，何況這是給俘虜吃的，這些雖是最壞的食物，然而到底都被吃得精光了。

約翰和傑克吃完飯，把盥筷放在一旁；約翰取出一排香蕉，摘下二只，遞給傑克。

傑克接過香蕉，道了謝，說：『你真是醫生，你還準備餐後的生果。』

約翰的面上掠過了一層微笑，故意點了兩下頭。

傑克剝去香蕉皮，一口咬了大半條，鼓脹着兩頰，兩眼又在眨個不停。剛巧那個監視俘虜的日本小兵來到面前，他歪着頭，瞧瞧傑克，嘴角露出訕笑。然後挺着胸膛，裝模作樣，向前行去。

傑克用手肘碰碰約翰大腿，耳語着：

「你看那東西多麼神氣！他以爲自己了不起了，整日鞠躬行禮。」

約翰細聲地說：「什麼都裝得像，但是外貌不揚，這又有什麼法子？日本是個狂妄的民族，這民族總有一天被人們踩在腳下的。」

「壞就壞在做日本的俘虜，我們爲什麼這麼不幸？」傑克說。

「不要太傷感，」約翰說：「我們不會白白地投降日本的。我們的帝國也不會被敵國征服的。」

約翰說得很有自信，然而他覺得現在確是日本的俘虜，他長吁了一口氣，閉上雙眼休息。鐵鐵鐵！那討厭的聲音又响了。俘虜們又立起來重新工作了。

第二天早上，約翰和傑克被載到「馬來郵報社」左邊的一間公司前面的場地上做苦工。戰前，這是英意合資商辦的汽車公司，日軍來了，公司職員撤退，留下這空屋子給敵人做汽油堆棧。屋子堆滿了，就堆到屋外的空場上，空場的左側，整整齊齊地排列着一行行大桶的汽油，一眼看去，好像鋸成的樹幹。誰也不知道它們的數目，誰也不敢數一下。汽油桶的周圍，圍着有刺的鐵線，約翰和傑克在一個日兵監督之下，把汽油從屋前推過左側去，那鐵桶骨碌碌地滾，發出隆隆的濁音。傑克和約翰一連推了幾桶，伸一伸腰，約翰大概有點累了，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停着休息一下。傑克因爲精神上打擊得太厲害，對於這種工作不但不感興

趣，反而對日人的敵意更加強烈。他的額上的汗，身上的汗，像瀑布一般流出來，他想用衣袖去揩，却又是赤膊的，他的性子更煩躁了，不自覺的罵了一句不雅的話。日兵雖然不懂英語，心裏却也瞭解十之八九。他冷笑着看他，這冷笑是很令人難受的，尤其在傑克看來，簡直是向他進攻。他想向敵人挑戰，然而這麼可能？敵人有武器，自己雙手空空，不但自己沒有武器，連衣都沒有穿。他頑強地呆站着，不肯立刻去做工。

日兵看見傑克的傲慢態度，已經不大高興，而且又站着不工作，顯然是一種挑戰的行爲。他大步走過去，手指着油桶「咕嚕咕嚕」說着滿口日本話。傑克不知他說些什麼，心裏却也明白，低着頭，弓着背，推着油桶一直向前。

這日兵也是昨日監工的兵士。他是個富于武士道思想的日本人，自誇自大，目中無人。在他看來，白種人雖說是「天之驕子」，只好替日本人做做苦役的。他想起在天津檢查歐籍士女，迫令他們在群眾之前脫掉衫袴，赤裸裸的站着。在他看來，今日如此優待敵人，有吃有住，已經可說是太仁慈了。

他走到傑克身旁，提起一隻腳，狠狠地向汽油桶一踢，汽油桶怕痛似的，發着抖，趕快向前跑去了。

『別！』的一聲，傑克擎起右手，摸摸右臉，面頰好似火燒一般的刺痛。他醒了過來，明白自己被侮辱了；他的火性大發，暗暗地，用盡平生氣力，一拳打過去，這一拳打得準極了，

不上不下，剛剛打到日兵的下巴。日兵搖了一搖頭，眼睛一黑，向後退了幾步；一會兒，他站定了，提起槍托向傑克背部狠命地打下去，傑克閃過一邊，槍托打空了，傑克一跳上前，一手抓住日兵的領口，在他的腰上又打了兩拳。

約翰知道傑克闖了禍，連忙衝上前去勸解。

『傑克！傑克！』他顫抖着聲調說，『不要動武！我們是俘虜！你要吃虧的！』

傑克一被他提醒，鬆了手。日兵急忙拔出手鎗，指着傑克胸口，厲聲說：

『你敢再來？我一鎗結果了你的性命！』

於是傑克約翰都高高地舉起了手。

日兵回轉頭大聲「咕嚕咕嚕」，向他的同伴求援了。

屋內跑出三四個武裝的日兵。

約翰明白大禍到了，傑克的性命怕要完了。他咬着牙，兩眼瞪瞪地看他的同伴受最厲害的苦難了。

傑克並不示弱，氣憤憤地站着，怒目凝視着日兵。他心裏還想反抗，然而四五支鎗一齊指着，此刻，他又覺得自己像是被擒的猛獸了。

『放下手！』一個日兵厲聲說。

傑克放下手來。

第二個日兵一衝前去，兩臂緊抱着傑克兩手下垂的腰部，於是鎗托拳腳一齊打過來，傑克頓時昏迷過去，跌倒地上。那個被他打過的日兵，走進屋內，取出一根鐵條，向傑克手脚以及全身，狠狠地打，打，打，……這時已聽不到傑克的呼叫，身子扭作一團，倒在地上，好像一隻被擊斃的猛獅。

日本兵看看這個俘虜已經不中用了，實在的，在日本人看來，俘虜簡直不是人，殺死俘虜，好像殺死一條野狗。

約翰流着淚，悲叫着，他請求他們不要殺死他。

他們向約翰看看，再向那躺在地上的傑克看看，滿足了，於是哈哈大笑。

過了一會，勝利者踏着大步，一齊向屋內去了。約翰低下頭，用着憐憫的眼光，看着傑克。他跪下去，小心地摸着傑克的額角和胸口，幸而傑克沒有死。他輕輕地扶起他，手臂環抱着他的腰部，低聲地問：

「傑！你覺得怎麼樣？」

約翰哭了，嗚咽得很傷心；他的熱淚從眼眶裏像湧泉般流出來，滴在傑克的面上身上，他哭得連頭都仰不起來。

傑克這時已成了一個血人，他滿面滿身都是鮮血淋淋的，頭上有血，鼻孔有血，眼睛有血，口角也有血，……

屋內走出一個日兵，露出猙獰的面目，注視着那兩個俘虜，面上露出獠笑。

約翰招招手，請求他給他一碗水。

日兵跑了過去，看見傑克還未絕氣，點點頭，又向他的同伴叫了。

三四個日兵又跑了出來，舉起刺刀向傑克刺去；約翰搖着手哀求道：

「啊！看上帝的面，饒了他吧！」

他們並不想一下殺死他。於是他們駛了一輛軍車，三四個人把傑克抬起來，碰的一聲，丟在車內駛去了。

三天之後的一個黃昏，太陽斜掛在西方的天邊，無精打彩地，像入了暮年的人，衰老欲墜了。監獄的大黑門，呀的一聲開了半邊，一輛綠色的軍車慢慢地從裏面駛出，車夫仍是一個日本小兵，態度嚴肅，沒有笑容。車向右一轉，駛到三岔路口，停了一會，然後再向右轉去。這條路原是去半山巴的，由此可通到蕉賴四條石教會的墳山。車裏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一具用板皮釘的白木棺材，車尾站着一位白種人，蓬鬆着紅頭髮，垂着頭，滿面淚痕，不時地瞅着面前的那具棺材。這人便是約翰，當然，棺材裏面就是那被虐殺的傑克了。

還鄉

苗秀

、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韋莊

列車快要開出去的當口，一直是昏沉的天空飄拂起濛濛細雨來。

這大清早，趁這早班北上列車的本來不大擁擠，送車的也不多，可是月台上照樣的沒減少半點噪鬧、煩忙。而那一陣細雨，更加使得那麇集在列車周圍的人群起了一陣騷動。

這些都沒有能夠引起靜子的注意。對這個沉沒在自己內心世界的女人，發生在她身邊那些騷動，喧鬧，都跟她沒多大關係，彷彿那是發生在另一個世界的事。她老一動不動的坐在列車最後一節的三等車廂裏，一支手支住了稍爲顯得尖削的下巴，抹了薄薄一層脂粉的臉蛋對了車窗，微微的仰着，以至那一腦袋的已經是很久以前燙過的長髮落到肩膀上來。兩支大得和那張瘦小臉孔不相稱的眼睛，怔怔的瞪住外頭那灰沉沉的天空。

她這末靜靜的靠在座位上，不管有人擦過她的身跟，或是隣座來了個新乘客，她老瞧也不瞧一眼。只有一回，雨落下了，天氣變冷了，她才打手提箱裏拿出準備好的一件水藍色的羊毛小衫，披在肩頭上。

細雨，漫天飄舞着。給雨沖洗過的鐵軌，在薄暗裏閃灼着冷冷的光。空中的水滴，混和了火車頭不斷噴發的煤烟，把這個雨中的車站煊染得一片迷茫了。

隔了鐵柵，在遠處屹然矗立起來的那個殖民地大城市，一古腦兒的埋在白茫茫的雨霧中。一些高大的建築物打一大堆的老式的破舊的低矮瓦屋中間冒了出來，在天空描着淡淡的稔熟的輪廓。

是的，這些輪廓是熟識的，不單這些，這個城市的大部份東西，她差不多都熟識。——一個人，如果在一個地方捱上了整整十年的長長歲月，不管他願意不願意，總會給烙上了深深的記憶的。

十年——十年並不算不悠長的歲月。十年前她靜子剛打內地小埠頭投身到這個大城市的時候，她還是個什麼都不怕的熱情的少女。這當子，她已經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女人。特別是像她靜子這樣的女人，二十八歲，這是不小的年齡，足夠叫她生出遲暮之感的。

這種遲暮的感覺，每逢她靜子和那個十九歲的少年人在一起當口，會突然襲來，特別是她的肉體接觸到那少年人的充滿了生命熱力的堅實的肌肉的時候，這感覺更像酒那末濃烈了。她覺得自己衰弱，疲憊——不僅是肉體的，而且是靈魂的疲憊。這樣的時候，她強烈地感覺到，那年輕的生命對她是多末重要，她貪婪地讓自己緊緊地貼在對方那跳躍着青春活力的軀體上，隱隱地覺到有一股生命的熱流打對方緩緩地注入自己的肉體裏。……

也許這就是所謂幸福，她靜子也拼命叫自己相信這就是幸福，盡情的享受它，同時拼命的把握住它，慌怕它溜掉。但是她可悲地失敗了。

一聲汽笛的尖叫，列車開出了月台，沿了鐵軌向雨中爬行着。

那個籠在雨霧中的城市，慢慢的給掉落在後頭，那稔熟的輪廓愈來愈模糊，待到列車轉過了一個裸裎着紅土骨的小山崗，連那迷糊的輪廓也消失了。

兩支大眼珠子，向那個永遠消失的城市的模糊影子投了最後一瞥，燃起憂鬱的光了。這可不是惜別，告別這個城市，她靜子一點也不可惜。只是在這一刻，她老兀的記起十年前那個春天，自家是怎末的抱了顆燃燒的雄心，投進了這個大城市，那當子剛好是戰火結束初期，多少年青人教時代的激流沖擊得熱血沸騰。她靜子原指望投身到激流中，轟轟烈烈的幹一番。那當子，爲了嚮往大城市的更光明的鬧哄哄的生活，她曾經啃了牙齦，丟開那個苦苦追求自己的山芭小學教員不理，毫不留戀地走出自家那個頑固守舊的家庭。那當子，誰又想到十年後，自己會以一個失敗主義者的身份，帶着顆受了創傷的心，踏上重回故鄉的旅途……

靜子噓了口氣，她不想回憶過去。但願過去的生活也像那個回憶中的城市給埋在雨霧裏那樣，深深的埋葬起來。可是回憶却彷彿一條大蛇糾纏着不放。

昨晚——在離開的前夕，她老又一次的獨個兒在那個城市的幽暗街頭躑躅。這是一條遠離鬧市的長長的街道，左旁靠着這城市有一個小山坵，右邊是一條河，混濁的河水不停地流着。

這三個多月來，在那些寂寞的晚上，她不曉得來這裏躑躅過多少遍。她熟識了靠山腳蓋起來的那一排簡陋的快要倒塌的兩層瓦屋，店舖裏一些臉孔，繫在河邊石級的那些讓水流微微蕩漾的小舢舨，還有那瘀黑的河面永遠漾起的那老是彷彿有什麼東西在腐爛的陣陣的氣息。

她靜子一輩子也不會忘記那一夜，打渡頭附近一家僻靜可還清潔的羔丕店出來，她老幾乎靠在那個十九歲的少年的寬大的肩膀，沿了這條河畔的幽暗的街道，慢慢的朝前走着。一輪剛昇到河上的帶了紅暈的熱帶滿月，把老是漂浮着垃圾和動物屍體的河面，渲染上一層光輝。遲歸的晚鴉，在投向屋背後小山坵上的黑叢林中間，還唧唧的絮聒着。那當子，在靜子的眼中，這一切都含有特殊的意義跟情調，足夠自己陶醉的……

街道的盡頭，隔了一座狹窄的橋，那個露天的遊藝場亮起了霓紅燈，把半升夜空渲染得紅澄澄的。熱帶的青年男女都像她靜子這樣肩膀挨着肩膀，在華燈下喧笑。什麼時候，她靜子跟那個十九歲的少年人坐在「鬼車」裏，在暗室裏亂闖亂撞，那些泥塑的猙獰鬼臉，捏了亮晃晃的刀的夜叉，靜子覺得很好玩，只有當像鬍鬚什麼的在黑暗中騷着了自家的脖子，她靜子才渾身起了疙瘩，不由自主地倒在他的懷抱裏，讓那個緊緊的摟住了她。她想：幸福還是可能的……

什麼時候，列車跟海岸平行着。墨綠的海，透過塗了赭色的貨倉，樹叢，時不時閃現着。浪花噴起白沫，距離較遠的海上的船隻，在雨霧中變得模糊了。

她恨這海，她恨這些船隻。就是這海這船隻載走了她的可能的幸福。

她靜子沒有忘記，那是榴槤上市的季节，當那教新客嘔吐老番客着迷的濃烈的香味在市街上飄浮的時候，靜子第一次覺得自己和那十九歲的忠厚結實的少年人之間，一個暗影在擴張，擴張，頑強地。

這個愉快的少年人開始變得沉默。在互相擁抱、愛撫當中，他的眼睛會突然盯到旁的什麼地方，單下一層憂鬱的光，沉默地，顯然在思索探求着什麼。在那本來是光滑得像大理石的寬潤的前額，她靜子發現有兩道淺淺的皺紋。

難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麼？靜子愈來愈感到不安。

她問他，那個可老不開口，兩條濃濃的眉，愈發打了結。

這末不曉得經過多少遍，有一天男的終於開口：

「唔，我近來老想離開這裏，可是……」

他老向那張突然變得蒼白的臉蛋盯了一眼，很久才囁嚅下去：

「可是我又捨不得你……」

她靜子一下子打男的懷裏爬起來，怔怔的直瞧着男的眼珠子：

「嘿，你什麼時候起了這可怕的念頭？幹麼要離開？在這裏不是很好嘛？」

「好？難題就在這裏：對你來說，這地方是很好的，你是屬於這地方的。我却不是。連我也不曉得怎的，我老覺得自己不是這裏的人，我沒法在這裏生根。我不能夠再捱下去，要不然

我就要悶死了！……」

當她曉得男的決心要離開，她再也不堅持自己的主張：

「好，那麼我跟你走。你該知道，爲了你，我什麼都能夠犧牲的！」

男的還是搖搖頭，兩支眼睛是一層暗淡的光。

「難道你不信任我嘛？」她拼命搖撼着男的肩膀。

那個垂下了眼。

驀地，像有一道電光震撼了她的靈魂——她靜子一下子明白過來了：自己是廿八歲，他才十九歲，這是一條沒法越過的鴻溝。他們是永遠沒法共同生活的。

「唔，我明白了，……你去吧，我不再攔阻你……」

她再也講不下去，兩支手掩住了臉孔，嗚嗚咽咽的哭了。

接連兩天，男的沒有來瞧她，她正在焦急着想到男的寓所去，郵差送來一封信。

兩支發顫的手撕破信封，把信箋打開來。

「靜子：

我真對不起你，爲的我不能不走了。當這封信到了你手上，那個大海已經橫在你我中間了。請你忘記我吧！……」

她沒有唸完，就昏厥過去了。

火車查票員拉開了車廂過道的那一扇門，一陣冷風刮過來，她靜子才發覺自家臉蛋一陣冰涼——拿手一揩，那是濕濕的淚痕。

偷偷的溜了這個車廂一眼，還好，那些同車乘客，有些在打瞌睡，有些在看報，帶着孩子的女乘客忙着照顧孩子，似乎都沒注意到自己。

什麼時候，火車開進一個小站，停下來了。靜子伸長脖子，探到車窗外。

這個山芭小埠頭，那陳舊的小車站，跟車背後那一排破舊瓦屋頂，還是跟十年前自己初次打家鄉出來投奔那個大城市，經過這裏所瞧到的沒有多大的差別，只是在低沉的陰霾的天空下，一切都顯得更頹唐罷了。

在這陰雨天，車站冷清清的。這兒只有寥寥的幾個乘客上落。一個十二三歲的山芭小孩子挽了一籃子熟鴨蛋，站到她靜子面前，拿一種祈求什麼的眼色盯到她的臉上。

靜子輕輕的噓了一口氣。——十年前，火車到這小站頭，也跟今天一模一樣，也有這末一個孩子向自家兜賣熟鴨蛋。

她老打開手提袋，掏出錢來，向小孩子買了個熟鴨蛋，不是爲的想喫，只是爲的十年前曾經在這裏買過這末一個熟鴨蛋。

這些教她想起自己家鄉那個山芭小市鎮來，也許還是跟十年前自家離開當口，差不了多少吧。但是，據姑母近來來信，却又說這小埠頭自從駐紮了幾營英國軍隊以後，變得面目全非，

市容摩登起來了。地皮每天在漲價，今年一月她那老頑固的爸爸死了以後，姑母來信講有人願出相當可觀的價錢要買下爸爸遺留下來的中間菜園屋，拿去翻蓋新房子。那當子，她靜子捨不得丟開那個年輕戀人，所以沒有想到要回去。

這當子，她老却懷了一顆破碎的心，重回生長自己的舊地來了。這個，首先，自然是因爲她不得不離開那個曾經帶給她歡欣也帶給她更多創痛的大城市。其次，雖說她不願承認，她這回舊地重回，是冀望着尋回那久已失去了的歡樂。姑母最後一次來信，不經意地提起從前是她家裏的經常客人的那山芭的小學教員，跟他的女人分居了。「那是一個可怕的女人」，姑母拿這末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帶過了這事件。但姑母無意中報導的事件，在心靈上受了沉重創傷的靜子方面，却勾起了無限的回憶……

一張橢圓型的臉，差不多近乎女性化的細緻的皮膚，還有那兩支很容易就汎溢了淚水的明澈的眼珠子。是的，這是一個還沒有成熟的男子，爲的他那末愛哭，常常對她像個小孩子似地哭。她因爲這個憐惜他。

然而，憐惜並不是等於愛情，也不能代替愛情，終於有一天，靜子拋棄了他，投入那個熱帶的大城市，找尋更遠大的理想去了……

以後，那長長的歲月裏，這少女時代的初戀情人的影子慢慢變淡了，漸漸給埋在深深的記憶裏。

但自從無意中打姑母的信裏得到這個小學教員的最近遭遇，那個教人憐惜的面影又打塵封的記憶裏浮了起來，鮮明地……

這當子，列車的行程愈是接近故鄉，她老愈是感到自家這趟的突然想到要回去的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難道這是真的麼？接着而來是一陣慚愧。

可是，再來又那末自私自利地；

「唉，幸福還是可能的麼？」

這樣複雜的心情，一直伴着她到了那家鄉小埠頭。

當列車開進那個木頭小車站的一刻，靜子內心起了一陣異樣的騷動。她老說不出這是高興還是悲愁；是喜悅還是辛酸。

對了小提袋的鏡子，理了理給風吹亂了頭髮，隨後拿了身跟的小皮箱，靜子就隨着別的几个旅客走下車廂。

這山芭小埠頭的木頭車站，還是十年前那個老樣子，連那個站長也是十年前那個印度人，只是兩鬢添了好些白髮罷了。

月台的那邊，好幾輛巫來人的三輪車在兜生意，其中一張愉快的棕色臉堂還微笑着，踏了三輪車朝她這邊攆過來。但是靜子不想搭三輪車，她要用自己的腳，去踩一踩這故鄉的土地。

走出了車站，她沒有馬上就朝大街走去，却轉向另一頭，踏上走出市郊的路。轉過了一間塗了白聖的圓頂的回教堂，再橫過一個小小的椰林，便是那條永遠奔流着淤黃的山濤的小河了。

出了椰林，頭一眼瞧見那道小河，她靜子怔住了。這裏，從前是一片荒野，兩邊河岸全是稀疏的矮青芭，那裏是一小片的青草地。那當子自己常常到這裏來會那個小學教員。這裏，他們留下多少的擁抱、撫摸、熱吻呀。這當子，却完全變了一付樣子，原是荒野的河岸，現在是一條齊整的街市，有磚頭住宅、店鋪。

一顆心因為感慨變得沉甸甸的。她一步一步的踩着河岸的軟軟的泥砂，——過去自己不曉得踩過多少遍的泥砂。是的，這裏每一粒砂都留着自己的童年，自己的青春，還有這當子回憶起來是多末令人懷念的初戀……

中午的太陽照得河面亮晃晃的。她靜子站在河岸上，瞪着那潺潺的流水，想起了童年時代，自己怎樣時常來這裏拾那些有着奇異的花紋的小石卵，想起了十年前在離別這裏的那一個黃昏，那個小學教員怎樣爲了自己竟然要離去而哭得撲倒在河岸上。隔了這些歲月，這當子想起來，那時候自己也實在太忍心了些……

「噓，他會恨我麼？」自己問着。

也許他永遠不再像從前那末愛自己了！

靜子呆呆的站在那裏，直到太陽把她的脖子曬得火辣辣的才想到要離開。

折回大街，她靜子沒有朝西頭走去，——那是她的老家，她却走向相反的方向。

走到街盡頭那座中國廟宇式的古老建築門前，靜子止了步，抬起眼珠子，那個斑斑剝剝的牌匾還是掛在屋簷下，可是屋裏却靜悄悄的，半個小孩子都沒有。難道這末早就放學了嘛？瞥了手錶一眼，才十二點一刻，她記得這小學校是有下午班的。難道這當子停辦了麼？

小學校對面原本是一個戲台。靜子童年時代，那間廟宇香火還是旺盛的當口，一年至少也有兩次廟會，每逢廟會少不了打新加坡大埠頭那兒僱來了戲班子，搬演街戲。這個大日子，靜子一定嚷着要媽媽姑母帶到這兒看戲。這當子，戲台早給拆掉了，代替它是一排新蓋起來的兩層店舖。跟小學校對門開了一間羔丕店。靜子覺得又累又口乾，她老走進去，隨便挑了個座位坐下來，向那個有點乾巴巴的泡羔丕的老頭子要了一杯羔丕烏。

當那個恭恭敬敬把一杯熱騰騰的羔丕烏放在桌上，靜子忍不住問道：

「阿伯，今天是什麼大日子？你們這裏的學校幹麼不上課了？」

「瞎，人家學堂的那個老師昨天去世了，小孩子全去送殯啦！」

「什麼？死的是那個老師？」靜子把捏在手裏的杯子放下來。

「還有誰，還不是那位章老師。唉，他真是一個好人，年紀青青的就去了。怪不得人家說好人命不長，一點也不差！」

「他，他是病死的？」

那老頭子點點頭袋：

『他老的肺原本就有點毛病，最近又鬧什麼離婚，這一下可把他氣死啦。——哪，那不是來了麼！』

靜子順了他的指頭望過去，打車站那邊緩緩的開來了一輛羅厘車，車上載了一口薄薄的白木棺材，車尾跟了幾個撐了油紙傘的中年漢人，隨後是一群穿白衫黃斜短褲的小學生子。

靜子站了起來，腦袋裏有什麼沉重的東西衝擊着，耳邊却還响起那個乾巴巴的老頭子那不平的嗓子：

『……那婆娘真沒心肝，男人死了，來也不來一下！……』

靜子付了錢，拿了小皮箱，昏昏眈眈的跟上了那群小學生的後面。

眼睛噙了淚水，蹣蹣跚跚的跟了出殯的行列，走了一長段的路，直到人家不住拿奇怪的眼光拋到自己身上，她才停下來。

隨後，她頭也不回的踏上了那條走向火車站的路。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在熱帶海洋上

韋 暈

那艘小得可憐的海船，一出海，就變得更加渺小了。那還不過是黃昏前的剎那間，照平時，海面還鋪着千萬萬萬破碎的金片，襯托着海面上深紫色的晚霞，構成了比後期印象派更傑出的畫面。這一個黃昏，船纔出了海，海面就變成了那末一片死沉沉，低氣壓把那些矯健的海燕壓得低低地在浪花上打轉，船裏的內燃機輪軸強烈地抽搖着，好像這艘渺小的海船，祇有在這千千萬萬個灰暗的浪花中發抖似的。

遠遠的灰暗的海面漾起了一團浪花，又瞬息間沉了下去。

「媽的，那烏白忌又出現了，早晚是一場風！……」

那個廣東水手正把艙面上的帆布綁得緊緊，橫了海面上那條水柱一眼，就咋咋的吐口唾沫到海面上去。一個滿臉暗褐色縐紋的老番客，似乎走慣了這條水似的，一下了船，大家在艙面鋪好了草蓆，號着睡鋪，他老却把眉頭綁得更深了，將帶來的鋪蓋，放到那永遠是一陣陣霉爛氣息的三等艙的角落去。也許這正是那熱帶區域的雨季，趁船的不多，他老却擠在那些腥腥臊臊的貨物中，覺得還自在。在開船前多了幾個客人，他們都是來遲了，艙面上和甲板上都給先

來的客人霸佔了，祇得躲到艙底來了。其中一個大孩子，這傢伙像個初出門的人，船還沒有開動，就從艙門爬進爬出，那老番客却忒善心，楞了楞他：

「阿哥，你初次出門麼？這當口是這地帶的雨季啦，在往常三十多個鐘頭的航程，這當口，就得兩個對時還說不定，你們初出門，搭不慣船，這末跳上跳下會暈船嘞！」

這年輕人却笑了笑，船一開行，又跳上了艙面去了。一忽兒，那年輕伙子，却跟這艘貨客船一樣搖搖幌幌地，嘴唇兒有點泛白的扶着梯子溜下來，橫一眼那有出門經驗的老番客，正弓着腰由那圓窗透望到海面上去。

「那個二火正收到了西貢的無線電，說颶風「什麼蒂小姐」從安南灣侵襲過來啦！」

那年輕伙子頭腦有點發暈，嘴唇青得厲害，腦袋老是擠出冷汗，越說腔調越發嘶沉，一屁股歪到那老番客的草蓆邊去，有點像發了癲的抽鴉片的人那樣，半死不活的。那老番客回過頭來，笑了笑，從褲袋裏摸出一盒藥油遞給他：

「你們沒出慣門的，不要隨便跑啦！唔……」

船，開始給這熱帶海洋的暗流搖撼着了，那老番客也有一點兒不自然地躺到那年輕伙子的身邊去，又唧噥着自己年輕時的飄洋過海的航海生涯了：

「這點子熱帶雨季的風浪算得什麼？嘿，從前呀，咱們過番時，香港天文台有今兒這末周全麼？有時颶風一來，就連「風球」也掛不及，迫得馬上放「風砲」，……咱就有一次在伶仃

洋被困了三天三夜，……噢！」

那年輕伙子不時嚙着唾沫，怕一下子吐了出來似的，面色也給艙裏微弱的燈光照得更蒼白了，還對那老番客的冒險故事多少有着興味，不停地泛白了眼睛，望着那老番客的嘴開開闔闔放出縷縷的白烟。

「嘿，什麼事，這末吵鬧？怕不……」那老番客心眼兒一挺，連故事也停止了，一骨碌翻起了身，就往艙口的木梯爬去。

……………

「幹汝老母，沒福氣趁船，就躲在家裏好囉！這末弄得甲板上一片髒，你們烏冷支那（中國人）……」

那老番客從艙口伸出半個頭來，覷見一個中年人，癢黑的瘦削臉上，襯着海面上反照過來的黃昏前的暗雲，變得更癢黑了，跼着拖鞋站在甲板上的一張帆布床邊，不停地跺着腳，在罵那離他不遠的一堆黑簇簇連腦袋也埋藏了的老女人。縮在艙口的破蓆子上，一個十多歲的孩子老躲在那老婦人身後，不時用那老鼠似的眼睛，向面前站着的似乎想吃了他們母子倆的傢伙瞟了瞟，又畏縮地把眼光拖回去。

甲板上也疏落地有幾個搭客早蜷伏在蓆子上喘息了，給這吵罵聲嘈得睜開了眼，都輕蔑地橫了這傢伙一眼，冷笑一下，把眼皮再蓋下來。

這一幕獨腳戲，唱得連那主角也覺得疲倦了，其實他自己的胸膈裏，也給船底下的暗流搖幌得空虛起來，一眼瞅到了那老番客爬上了艙口向着自己，平時在烏非士（辦公室）里，望到這些長長縮縮的老實頭子，早就轉頭，把眼光射到別處去了。今天却是全甲板上的搭客都輕蔑地瞟了瞟自己，要理不理似的冷笑一下，這一個高等峇峇（土生華人），正鼓着一肚子悶氣，一看到了身邊的老實人，似乎就把他看成了老卡彎（朋友）。

「……噲，你阿冷多（老人家）評個理，那老查某（老太婆）吐了一甲板，連我的帆布床都染污了，真……」

那老番客向甲板上楞了楞，祇是一片濕漉漉的，那些骯髒的宿物，早就給那個好心腸的水手用水冲走了。

「，咱們出門人，將將就就囉，她們堂客搭不慣船，唔，……祇是三十多個鐘頭的航程，……」

那個高貴的紳士像出乎意料似的，以為這個阿冷多會跟自己幫幫腔，却不料聽到這些話。他把那陰沉的眼珠瞪了起來，兩隻手叉着腰巴，正想發作，却聽到靠近船尾起了一陣噦噦的笑聲：

「這末清潔相，還不租個房間，省得受這閒氣？」

正是那個剛纔用水冲去骯髒的水手，露出一胸膛黑毛，兩個墳起了臂肉的臂膀，一隻手肘支着船舷，回過半個臉來，瞟着這中年峇峇冷笑了一下。那傢伙正一肚子悶雷沒處發洩，纔聽

到船尾漾起了那陣冷笑聲，那傢伙就虎起了臉衝到船尾去。可是那兩隻漲紅了的眼一瞪，就碰到了對方那冷冷的兩道眼光，就像兩支西印度人的箭那樣刺着他的心，半道冷了下來。

他沒有再顧到艙面上每個角落裏的冷笑聲，自己的脚步已經多少浮蕩起來，海空上更陰沉下去了，還隱約的看到海平線在遙遠處上下翻動。

那個老番客靠着船欄，張望着那沉下去的灰暗的天，沉下去的灰暗的海，心頭也就幌蕩起來，嘴也嘟了起來。黑海上掃來一陣浪花或是雨點，掃得甲板上那陳舊的帆布拍辟拍辟地响，他就趕緊鑽回艙裏去了。

「我看這場風雨就不小。」

那個年輕伙子早就把頭埋到毛毡裏去了，弓了起來的屁股動了動。那看慣了風浪的老番客，慢條斯理地挪出了一口捲好了的紅烟，吊到嘴上去。

本來在白天這發霉的艙底就黝暗得像個小地獄了，何況是這風雨中的熱帶海洋上的晚上，大家祇有屁股翻來翻去，心臟有時跳得半天高又沉了下來。

是什麼時分了，那老番客在朦朧中似乎覺得身邊多了個人。心裏想，那年輕伙子真睡得不安靜，怎麼又從右邊翻到自己的左邊來？可又聽到那傢伙，發出了那嘶嘎和滲着顫抖的腔調：

「親人，親人，多隆（幫幫忙），給我隆幫（借用一點）你的蓆子一下好麼？」

朦朧中睜開了眼，嘿，却是那個戴着眼鏡的中年漢子，那醜惡的印象，還一下在自己的心

坎中抹不去，還沒答腔，那傢伙却一身濕漉漉地冷得發抖，不停地搖幌着腦袋，似乎給魔爪抓去了半個心似的。

「親人，這船不會一下子沉沒麼？甲板上全潑上了浪花啦！唔……唔……船頭，……」

這傢伙似乎從心坎裏抖了出來，嘶啞着的聲調也提不起來了，像要躺下去，把屁股擠到那老番客身邊去：

「……船頭都……都入了……水啦！……」

那老番客看到這傢伙一臉怕死相，心裏就差不多嘆囁地笑出來，却又倒吞下肚子裏去，把自己的屁股挪到那連腦袋都包裹着的年輕伙子那邊去，挪出個空位給那中年人擠過來。

「這兒封港天，唔，咱們出慣門的，就看慣了。嚇，這船在黑海浪上翻動，算是第一次麼？」

瞧着這傢伙的一臉可憐相，那善心的老番客說了許多話開解他。

「這南中國海的暗流，在平時二三十個鐘頭就橫過了，祇是這封港天……」

船更搖幌得厲害，黑浪打擊着這貨客船的船身，像海嘯那樣吼着，這陰暗的三等艙的角落，不曉得誰又吐了一片黃水，給人氣蒸發得一陣陣酸臭。那中年客客却不停地在那老番客的耳邊，唧噥着自己的家世，那番婆和自己的兩個孩子，……

那老番客打心坎裏笑了出來，真的船沉了，不是連我自己也沉了下去，還會替這傢伙通消

息給他的番婆麼？唏！真是活見鬼。

儘管這傢伙那麼可憐地在自己的耳邊半哭啼地唧唧噥噥，這老番客在疲倦中像個小孩那樣沉睡下去了。

到第一線熱帶的陽光從圓圓的船窗照射進這艙裏時，那些蜷伏着的橫七豎八的搭客，都像麥哲倫的徒衆第一次走出了麥哲倫海峽那樣歡悅。那個年輕伙子第一個爬了起來，弓着腰去眺望窗外那鋪滿了陽光的海洋。

「噢，是一列山影麼？」

一個一上了船就躲到角落裏去的馬來人，在甚麼時候也爬了起來，爬到窗口去望那海面上的風雨過後的陽光。

那老番客雖然也睜開了眼，可一身骨頭都像脫了節似的，痠疼得爬不起來。祇是那個跳跳蹦蹦的伙子，給風浪困了一夜，現在就像神話中的王子觸着了仙棒蘇醒過來似的，老唆擺着老番客到甲板上去看海景，可是這老番客祇是搖了搖頭。

「阿伯，看到山影嘍！」跳上跳下的伙子又向老番客唧噥：「怕不就到岸了嘛！」

那老番客給腰骨痠疼得老皺着眉頭，有氣沒力地，低沉地噓着氣。

「那祇是過了封港線罷了，還沒過浮羅那督嘛。……」

似乎一說話多了，腰巴的神經就抽搐了起來，老把那痠黑了的嘴巴嚙成個圓洞，低沉地咒

誑着自己，低沉得連那對面的年輕伙子也聽不見。

「真是三十以前人欺病，三十以後病欺人呀！」

經過了一夜的封港帶的橫風橫雨，這艘貨客船進入了這短短的海峽，倒變成了寧靜的死海了，連風也不飄多一陣。

這無風雨帶的海洋上，還不過是午前，在這三等艙裏，那隔了一夜的宿臭，給悶熱蒸發得教人發暈了。那老番客給艙面一陣嘈雜聲吵醒了，却老爬不起來。從艙口爬下來那猴子似的年輕伙子。

「噲，艙面又出事了麼？這末吵？」

那伙子長長噓了口氣，搖幌着腦袋，把嘴角兒一歪：

「嘿，還不是那戴眼鏡的傢伙，在叱雞罵狗的跟這個跟那個牙羅（吵嘴），似乎一船人都跟他是冤家那樣！……」

哦，這一提，老番客倒醒覺了，躺在自己身邊的那一臉喪氣的中年峇峇，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溜去了，可一回想起昨兒風雨中那傢伙的畏縮的哭喪臉，那怕死貪生的神態，心坎裏就差不多笑了出來，連骨節的痠疼也忘記了，祇輕輕地咒詛了一句：

「真是江山易改，品性難移！」

也許是那老番客的季节性的風濕病困惱了他，也許是老年人的沉悶心情，沒有那年輕伙子

的活潑性格，雖然船早就進入了封港線外的熱帶海面了，他還是沒有興致跟着那些好動的伙子爬上爬下。

在這樣發霉的氣氛中渡過了一個九月的黃昏，在那南中國海上，那深秋的淡金似的晚霞也沒心情去欣賞了。

直至第二天，熱帶晨光從南中國海的上空照過來，連在艙底蜷伏着的臭虫都活躍起來了，那年輕伙子從船尾搖搖擺擺的挪了兩杯熱騰騰的咖啡走過來：

「阿伯，喝杯咖啡吧，船早就入了港了。」

那老番客的季節性風濕病，一過了封港線似乎就好了一半，早就爬了起來，把被鋪整理好了，用索子緊緊的綁着，楞了楞那捧着咖啡的伙子，就噓了口長氣：

「雖說入了港，早晚得歇個把鐘頭。」

這小心眼的老番客，像個老堂客那樣，不停地吩咐小伙子：

「你們初出門的伙子，船入了港，你一疏眼，連鋪蓋都掉了啦！」

甲板上，水手們都開了水管沖洗甲板了，髒水從梯口滴了下來，那年輕伙子七手八腳的幫着老番客把行李鋪蓋都挪到艙面去了。甲板上早就跳上了七八個舢舨伙子，跟這個跟那個搶着生意。

「噲，不要跟他們爭，慢慢上船也不打緊呀！」

老番客不停的在小伙子耳邊吩咐着：

「顧着行李，別四面跑嘍！」

那小伙子正給那遠遠的秀麗的海港吸引了，腦袋四面幌動，一下子眼光停留在船舷的梯口上。那本來不十分多的搭客，却驀地擠來了那幫舢舨伙子，擠動得像蛆虫似的。

「又是那個傢伙！」

水手們七手八腳把甲板上的破帆布解下，又用大水管向甲板上沖洗，吱吱呱呱的亂作一團。

一個一臉黑麻皮的馬來水手，虎着臉，把兩隻手叉着腰巴，連脚下那一支掃帚都給踢走了，衝到那站在船欄邊一條腿踏着皮箱的中年峇峇那邊來。那傢伙給赤道的晨曦一照，瘦削的猴子臉更瘀黑了，嘴角兒祇會噏動噏動，連屁也不敢放一個，腦袋老掉向船欄外，怕那蠻牛似的水手一拳捶過來。

「亞巴馬占，乍甲來基！」（怎麼樣，再說一遍！）

還是給那幾個兇生意的舢舨伙做好歹把那馬來水手勸走了。

老番客看到那傢伙跟那馬來水手吵了起來，只是因為那魯莽的水手潑了他皮箱子一點髒水，到那善心的老番客走過來勸解時，那些舢舨伙早就把那馬來人拖走了。

「噫，出門人就得隨便點嘛。……」

那傢伙的瘀烏的臉色，因為那馬來水手走遠了，倒變得有點油亮起來，輕蔑地瞟了那身邊的老番客一眼。鼻孔裏冷哼一聲，似乎把前夜自己躲到老番客身邊的可憐相忘得一乾二淨了。

那老番客看了這情形，心坎裏也笑了出來，想到了一種刺猬，那傢伙就是這一類型麼？寒冷的時候，你靠近我，我靠近你，可是一到溫暖了，就變成你刺着我，我刺着你了，人與人間應該是這樣麼？

『啊，阿伯，咱們上岸嘍！』

這亞熱帶的港口雖然不十分繁盛，輪船的汽笛却從這邊從那邊叫囂起來了。



小偷的故事

高靜朗

小偷摘鎖，大偷牽牛。——福建民諺

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芭裏突然哄鬧起來，有人亂敲鐵桶，有人大聲喊賊；不一會，整個村裏全騷動了，有人盲目地放了兩聲獵槍，有人把路口杜塞；搜索了半夜，賊呢？有人埋怨道：「什麼也沒有——鬼！」

閩豬嬸驚慌地指手劃腳，在衆人面前說：「明明二十隻金山雞，不見了四隻。……我睡覺以前還算過的。——那時我男人出門去了。我半醒半睡，小孩子哭了，我醒來，聽得有「咯咯」的腳步聲，以爲我男人回來了。不久，黑狗就吠，並且追到山上去，……我正担心，跑出來一數，果然少了四隻！……」接着便引人們去那被撬破了板的雞寮。人們蠻有趣地聽着，並且詳細察看。

她的男人已經回來了。她指着閩豬叔怨道：「都是你，你不要出門就不會了。」她男人正要爭辯，她又指着那黑狗罵道：「早不吠，等雞被偷過手才吠！臭狗，哪有用！」

閩豬叔揮着胖手說：「哎呀，別囉嗦了。給您爸捉到，抓來閩，給他沒後代！」

聽的人笑起來。有位青年農民阿士說：「看來是內鬼！」

「內鬼，——你說是甘榜人？哼，也一樣對待。」閩猪叔堅決的說，那大眼睛忿得在油燈下顯出殺氣。

有些人已漸漸不熱心地散去了，有些却索性蹲下來閒談。那位來夜學教書不久的周麟，也蹲下來跟大家一塊談。

第二天晚上，上完了夜學，幾位學生圍着老師周麟，在談昨晚的偷雞賊。阿士滔滔的說：「不止一次了，每到沒月亮的晚上，人們就得提防。」

在旁的瘦少年阿壽，笑着附和道：「是，是……」

阿士指着對面那細眼的陳吉說：「他包苦瓜最KUAT（強），第一班包了幾十斤的芙蓉，可以收成了，一個晚上就被偷光，連苦瓜布也被細細去！」

阿壽摸摸自己的瘦臉，笑道：「是啊；連苦瓜布也要！……」

「細眼吉每當有菜收，就得守夜，有時守到十二點打限（支持）不住，打盹到睡去了，賊就來，結果明早一看菜、瓜，又被偷去！我們這些芭是日本時期分的，離住家很遠，很難守夜的，我們只好用鐵釘釘在木板上，放在菜園溝上，可是，那賊利害，他會改走菜壟，會穿鞋子，哼！……」阿士掀一掀滑稽的雙眉，說：「偷雞更利害，一點聲音也沒有！……農會組織了「防賊隊」，約定有賊便打鐵桶做暗，攔芭路包圍，可是，幾次都捉不到，這證明是芭裏人。」

周麟吸了一口煙，鎮靜的長臉，畧歪了歪，問道：「這芭也有私會黨麼？」

阿士笑了一陣說：「不是什麼私會黨，是誰？已經猜出七、八成了，只差沒當場捉住。」他的臉一沉，看了阿壽一眼；那瘦少年連忙附和地點點頭。

「是誰呢？」周先生把手肘墊到桌上，直看阿士。

「抓到再說。」沉默寡言的陳吉平靜的說，他的勞動果實被偷了幾次，他痛入骨髓，只是表面平靜罷了。

阿壽說：「晚了，真愛睡，我先回了。」他低着頭說：「明早還得出港腳買魚粗。」先生對他點點頭。他快步走出門口。阿士特意扭過頭去開玩笑道：「外面暗暗，你不怕賊嗎？」

「怕什麼？」

「對啦，你是不怕的！」阿士又回頭對陳吉做個會心的鬼臉。

先生莫名其妙地問：「你說，你們猜誰是賊？」

「他！——」阿士指向屋外的阿壽；先生吃驚地一怔；阿士低聲說：「每次捉賊，追到他們的芭就不見。他父親還假裝出來幫忙追趕呢。……他一向赤足的，自從我們園裏放鐵釘板，他就偷偷買一雙鞋。……」

「真的？」老師暫時失去平靜，一會兒，他又搖搖頭說：「不過，證據還不足。」

「你說證據不足？上回細眼吉的苦瓜被偷，第二天早上，我去小鎮拔牙，碰見阿壽的那個「煙屎」父去賣苦瓜。」阿士認真說：「他家又沒有種苦瓜，苦瓜哪兒來的？即使有種，爲什麼外頭港腳不敢賣，要到那樣遠去？……他一見我就不好意思的不敢看我。」

「吃自己甘榜人，——哼，苦瓜蟲蛀內不蛀外！」細眼吉恨恨的拿了書站起來。

老師靜了。他苦悶地拼命吸煙。等學生們走了，他還是獨自吸煙、沉思，這時，他那畧爲彎着的背，此時彎得更彎了，彷彿因爲長得太高了，不得不彎下一點。每當有難題不能解決時，他便這樣耐心地想，即使過了子夜也是如此。……

周先生心想：阿壽是個愛笑的、有禮的孩子，讀書也還用功，雖然十六歲了，並不若一般少年的驕縱、愛美，他樸素、簡單，是個道地的農村孩子，應該是不會做賊吧？……可是，幹嗎阿士他們背地裏說他是：「笑面虎」、「軟骨蛇」？現在又說他是小偷？……他受了那個做「豬中」（販賣肉豬的經紀人）的爸爸的壞影響，因此有了一些缺點，這是事實，他父親溺愛他，使他顯得軟弱；他從前當過收「萬字票」的，後來被勸了，也就放棄了，但他仍羨慕開「萬字」的「峇拉叔」有間舒適的砂厘屋，屋內有紅毛傢俬，有收音機，還有一架汽車。他愛賭着了迷，有一次喜鵲在豬寮上叫「吱咀唧啾」！他便敏感到是神鳥報「萬字」，號碼是：「九五七六」，立即買了一張大字，幸虧沒有中。……

當大家在談小偷時，他總是：「是，是。」究竟是真心的附和還是存心掩飾？……不過，

這到底還不是明證。也許阿士對他有什麼私怨，故意誣毀的？因為農民到底還是有私有觀念和狹隘意識的，可是阿士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該不至於這樣做吧？無論如何，此後必須細心觀察。

姑且不論他不是賊，舊社會的病菌正在腐蝕他，這是事實。作爲他的先生，作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自己有責任竭盡所能教育他！……

幾個月過去了，又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剛剛下過一陣雨，周遭顯得更加漆黑、靜寂；人們早已在被窩裏甜睡了；只有四外的蛙鳴。夜已經是十二點鐘了，周麟因爲去看一位生病的學員，被一陣雨耽到現在，正匆忙趕路。因爲地上泥滑，他不走車路，那牛車路被「羅厘」輾得盡是爛泥濘，不好走；於是爬上小山坡，想要越過菜園的小徑回去，因爲小山坡沒有淤積的水泥，比較好走。又爲了不願驚動狗吠，他雖帶着手電筒，但不常扭開。現在這小徑已經走熟了，瞎摸也摸得到。他走到小山坡，深深吸了一口潤濕的涼氣，頓時忘却疲勞，驅走了睡意。他油然感到這夜的神秘。神秘中帶着幽靜清涼的愉快，這只是山村的夜才有的。

「狸貓」最喜歡在雨後的夜晚出現的。他邊走着，邊警戒着，只要一有動靜，他立刻就射電筒；於是更感到這夜的神秘的樂趣。

走了一會，果然，「索」的一聲，他電筒一射，見一個瘦小的影子「嘩」的跑進灌木叢。

他意外地吃了一驚。這絕不是鬼，他從不相信有鬼的；這明明是個入影，可是爲什麼要這樣吃驚慌亂呢？也許是賊吧？他怨自己沒有臨急之智，等到想定了，手電筒照到密草中，那人影早已消失了，只見遠處的草在騷動。他叱喝，可是，沒有人應，只有山野沉沉的回音。當他追到膠林子時，聽得狗在隔溝的小徑上狂吠起來。不用說，一定有人跑過，他不顧衣服已濕了，也來不及走小木橋，跳下溝爬過去便追！……

走到阿壽的家了，他的父親阿雷伯在他的雅片煙間喝道：「誰？」周麟應聲站住，跟他招呼了。那瘦黑的煙屎佬見是先生，立即笑臉相迎。

「先生這麼夜還沒睡？」他的粗糙而乾澀的聲音問道。

「我見一個生人跑進草堆，又向這裏跑來，以爲是賊，追來看看。——您有看見嗎？」周麟特意這樣直說。

「沒有。」他忙說：「沒有，沒有，什麼賊？哼！這裏過去是荒山，——絕路，賊哪敢逃來？」

「可是剛才狗吠得這樣厲害？」

靜了半晌，他忽而強笑一聲說：「哦……對啦，也許是吳阿能打菓子狸回來。嘿，對啦，一定是他，不是生人；他是老厝邊了，不是賊，先生，你誤會了。」

「吳阿能，我認得他。」周麟立即說：「他高高大大，我剛才見的是矮矮小小。……而

且，吳阿能會慢慢走，一路照菓樹，怎麼會見了我就逃呢？」

老頭子靜了，在黑暗中看不見他如何沉着臉，却聽他支支唔唔了：「……唔……啊，這沒一定，太夜了，又下雨，他趕緊回家，就沒照樹上。」他巴巴結結地勉強笑一聲，轉而說：「我剛燒煙燒得香，懶得起來看，不然就知道了。」於是他連連打呵欠，表示煙癮發了——表示逐客。

「他怎麼會見了我就逃呢？」

這老頭沒回答。

周麟也不再逼問，默默站了一會，心想：你真的煙癮發了嗎？往常他現在已燒夠了；往常他準客客氣氣地邀先生進屋子坐，並且這樣夜了，也一定再三留他過宿，現在沒有，這有點出奇，這出奇又有點「巧合」了！

周麟告辭了，老頭兒得救似的，忙恭恭敬敬的說：「再來坐！」

這高個子的青年心裏納悶。他亮着電筒走着。膠樹上，貓頭鷹在「咕唧——咕唧」的叫着，夜，是多麼淒迷！

雨夜的泥路是難走的，正像鄉村工作的路程一樣！可是周麟要堅韌果決的走！

昨天晚上的黑影子是誰，似乎可以肯定；若說他不是賊，幹嗎要這樣鬼鬼祟祟？若說是

賊，又證據不足。倘若他有幹什麼壞事，他將恥於見老師，不敢來上課了；但是，他仍然來，而且還是眯眯笑着。

周麟不由的有點厭惡這孩子了；但他因了自己有這種感覺而立即自責，並且抑制了自己。他知道，倘若他真是賊，到底也是受害的啊！他父親的溺愛養成了他的惰性。他老頭兒不讓兒子做芭、挑肥，說這樣壓彎了他的背，阻碍孩子發育。又自大的說：『又不是日本時期，我某人得做芭嗎？』他口口聲聲在兒子面前稱讚『捉豬』老板本事，日本投降時搶兵營，得了可觀的一筆，從此拿秤錘做生意，多清閒。阿壽受了父親的感染，曾對人說：『如果日本投降時我有現在這樣大，我一定去搬兵營的東西！』就是說：他很想發一筆橫財。有時隣人的失群鷄鳴，他跟父親倆圍捉了宰來吃；在草堆中拾到別人家的雞蛋也從不還人家，說：『橫豎沒有人的，我不拾別人拾。』

他年紀這樣輕，就有這種私有觀念，長大以後，個性的貪婪，是可以預見的，其對人群的禍害，也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周先生懂得，消滅舊社會是容易的，可是消滅舊社會人民的根性，却是艱難的；何況，現在舊社會尚未消滅。因此，對於少年們的教育，就必須是耐心的、細緻的、長期的。

這樣想着，所以先生什麼也不對別人說，只是細心觀察阿壽的行動。

他決意要用各種辦法教育他，使他改正過來，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揭露他，盡量給他暗示、

啓發。同時要創造各種實際有效的步驟。

然而勞動青年是率直的，阿士就常故意激阿壽，說：「唉，做芭沒力，想軟——做賊！」於是雙眼直逼這瘦少年。阿壽只得用虛偽而且受驚的笑容應付。同時，阿士指着他的腳說：「腳動得多了，看得出有穿鞋的！」

「人家穿木屨，你懂什麼！」這突如其來的一擊，正中膿瘡。阿壽頓時完全失去了笑容，甚至要惱羞成怒了。

「你屁股幾條毛，我都懂！」阿士笑着，尖刀直入！

周麟担心過激，用腳輕輕踢了阿士一下。他看先生一眼，才轉而笑着說：「你是想穿慣了鞋子，將來結婚，腳不會起泡，對嗎？」

瘦少年泛青的臉，笑起來，立即變紅了。

陳吉不言不語，有時就氣忿地說：「你父雙手會包苦瓜，也會剝人皮。賊給我捉到，就剝他的皮，像剝錦蛇皮一樣！……」他還生硬地比了手勢，設想有條蛇吊在樹幹上，他用小刀劃破了皮、剝開，就是一撕！

『說到賊』，周先生說，瞥了阿壽一眼，他在低頭靜聽。『從前有一個賊，他是一個無賴的少年，喜歡偷人家的東西。有一次去偷折人家的甘蔗，被蕉園主人看見了；那主人是個鰥魚能手，他拿了魚鏢，追過去，就是一擲！……』先生故意大聲強調，就此頓住。

阿壽緊張地問：「鏢中嗎？」

「那鏢插在賊子面前的一棵香蕉樹幹上，那賊怕有第二根擲來，動都不敢動，全身發抖！……那主人教訓了他一頓，說——我這一次是嚇你，下次再來，我就像鏢草魚一樣，把你截了！……你說：還敢不敢！……說不敢了嗎？好，放了你，只要你好好改過，我決不對別人宣揚。——果然，那無賴少年改了，而且變成個勤勞的農夫。成人以後，他一直感謝那甘蔗園主人。……」

「是啊，只要他肯改，不要殺死他！」阿壽有點胆寒，禱告一般的說了，便鬆了口氣。

「還有，有一個農夫，他種菜豆被人偷摘，」周先生又說故事，阿壽重又低頭靜聽。「他去守夜，像陳吉一樣，守到半夜就睡去，又被偷摘了；有一次，他白天睡個夠，晚上去守，到了半夜，果然一個黑影出現，他耐心地等着，等那人悉索索地摸着菜豆摘了，他的五節電筒一射，唉啞！……」

「怎麼？」阿壽抬頭緊張起來。

「原來那賊是他的朋友。你們想：他怎麼辦呢？」

阿士道：「打他了還客氣！」

「不，他笑笑地過去，拉他的手，那賊直愣住，手一直顫抖；他說：好朋友，原來是你；好，你是來幫我守夜的吧？好，好得很，謝謝你，拜托了，我可以回家了。——他果然掉

頭就走回屋去。那個人羞愧得無地自容，拔足便溜。從此，他便不敢在那甘榜住，跑去州府了。」

「他有沒有改變？」陳吉蹙着眉，不夠滿足地望着先生。

阿壽仍低着頭。

「後來就沒有他的消息了。會不會變，就看他自己會不會自愛，有沒有志氣了！」先生說完，輪流地看看大家。

阿壽不由自主地，輕輕嘆了口氣，移動一下身子，頭却不敢抬。

「還是當場打他一頓好！」陳吉切齒地說：「面是朋友，心是盜賊！……」

「不打他爲的是希望他改，救他一生，這是有價值的。」先生大有深意地說：「尤其像那偷甘蔗的少年，更應該這樣。古語說：小偷摘瓜，大偷牽牛！……這是對的，小時不改，大了更壞了！」

阿壽同意了，心頻頻地跳，臉發熱，彷彿被揭穿了秘密一樣，感到渾身不自在。他忙找了個藉口回家。他煩惱、悔恨、負疚，……

阿壽走到家裏，經過那鴉片煙間時，父親在裏頭咕噥着叫他，他應道：「真累，愛睡。」便直走去屋子。他父親總喜歡這樣叫他進去，慈和地端詳他，隨後便跟他談談。當初，孩子偷了東西回來，他裝不懂，後來默許，到現在是鼓勵了。倘孩子有所獲回來，老頭兒忙倒杯咖啡

端給他，慰勞似的說：「定定心！」但是，現在阿壽感到這種父愛的可畏了。

他進了屋子，把書丟在桌子上，一言不發，倒頭便睡。他媽媽聽到兒子回來了，忙過來給他放蚊帳，整理床鋪，然後問道：

「怎麼了？」

「……………」

「怎不說話呀？」

「要睡！」

「就睡吧。」做娘的求之不得，她每晚都巴望孩子乖乖在家，別出門去。她才不希望做甚麼「富人」！她放心了，把油燈轉小，回到自己房子去。

阿壽躺在床上，一閉眼就出現先生嚴峻的長臉，大有寓意的故事，還有阿土的諷刺，陳吉的憤恨！……

如果他真的被捉了，被闖了，被戳了，被剝皮了，怎麼辦？……闖豬叔肥大的身體，一脫衣服，胸口滿是毛，據說，這種人會殺人，何況闖？父親是骨瘦如柴的「煙屎」，怎打得過他？剝皮？陳吉說到做到，他是個無情的人，上回有個病人捉了一隻猴子，據說他的病喝猴血就會好，找不到殺猴的人；陳吉說：「我敢！」說罷，他拿了一把釘好鐵釘的木棍，往猴子頭上狂擊，頓時鮮血飛濺，觀看的人，連阿壽在內，嚇得掩目而逃！何況剝皮？阿壽自己剝過田

雞的皮，也剝過四脚蛇的皮，皮一撕，那含血的肉還在抽搐着，一定疼得很吧！……

不行，這樣下去，會死的。怎麼可以死呢？他還沒有長大，還沒有娶老婆呢！

人家說做壞事會有報應。他怕得不敢爬樹，不敢下井，不敢游泳。閹豬嬉罵道：「風車輾死！」他後來甚至上馬路見汽車的飛馳都怕。有一次怕得不自主地停下腳車，給人家笑他傻了！以後不管怎樣，他不再偷了。這樣就可以安心吃到很老很老。……

他這樣想着，緊抱着毡子睡了。

聽說周先生自己要開芭了，阿壽跑去看時，他已把雜草斬掉了。這高個子的先生低下長臉，抹了汗對他說：「我們一起來做好嗎？有收成了，咱們公司。」

「肥呢！」

「我去隣居討一些來。」

阿壽想了一下說：「不過，我沒有空，家裏要搭豬寮了。」

「等你有空再來，不要緊。」

他嗯了一聲，站在旁邊看先生弄草堆。突然，先生乘其不意地問道：「我們種的菜，不懂人家會偷嗎？」

瘦少年毫不遲疑地答：「不會的。」

「你怎麼知道不會呢？」先生停了工作，嚴肅的長臉，望着他。他無可逃避，視線碰到先生的眼睛，便立即把頭低下去。

是的，怎知道不會呢？他不知如何作答了。覺得自己洩漏了自己的秘密，尷尬得漲紅了臉，不知站好還是蹲好，——逃是不能夠的。

「我想，」先生放下耙，說：「大概那個賊已經知道不對，從此不再偷東西了，所以就不會。」

「是，是，」他結結巴巴地笑着說：「這也說不定。」他覺得先生替他解了圍。

這時阿士和陳吉各自帶了鋤頭從草叢小徑走來，說要幫先生的忙。

「哪裏可以，你們自己忙得很。」先生望着他們說。

「不要緊，自己的芭翻好了。」阿士說：「開頭鋤泥比較吃力。」

「是的，在做芭方面，得向你們學功夫，現在輪到你們做先生了！」說罷，大家笑起來。阿壽陪着笑，可是笑不由衷，只是勉強裂了裂嘴，聲音留在喉內，這只是因為他負疚，不然可以跟大家一樣，暢快地說笑，多快樂！

「跟他們說，我要改了！」他心裏想，可是立即又覺得不妥。「這不是等於承認過去的罪行嗎？不行！不行！」他蹲在那兒，用小樹枝挖泥，內心交戰着。

「你想甚麼？」阿士走過去問他。

「沒有，沒有，……」他受驚地站起身，趕快眯笑起來。

七月是菓子成熟的季節。那「煙屎」父親問阿壽：「喂，怎不去拾榴槤了？」榴槤又不是自己的。——阿壽搖搖頭。

「摘幾粒山竹。」

山竹在自己屋角，雖是別人的，偷偷沒有人會看見。可是，他就是不敢爬樹了。——他靜默不語。

「摘幾粒吃吃。」

「累！」孩子說罷，站起來走了。

「喂，喂！……」

孩子走了。他不再享受他的溫存。

老頭子覺得奇怪，幹嘛這孩子近來變得這樣滿肚心事？而且明顯地消瘦了。他把煙斗靠近煙燈上燃一燃，深深地吸了一口，郁香得醉人了，甚麼也忘啦！

七月初十，港脚演福建戲，芭底人愛熱鬧，大都去看了，便是那些守門狗有的竟也偷偷跟了主人去。夜學不得不暫停兩天了。芭裏頓時顯得更死寂，菜園更不必說。雖然人們知道這芭有小偷出沒，但是，一提起看戲，便也不顧了，何況，已經很久沒有人失竊了。

周先生却注意到，這時辰是小偷下手的好機會。他暗地裏注意阿壽的行動；第一個晚上，他看到戲結束才回，沒有甚麼事發生；第二天晚上，九點多鐘了，發現人群中少了他，先生趕忙去尋索，原來他買了冰淇淋吃着；先生放心了。十點鐘，阿壽四下張望，慢慢抽出身來，先生於是悄悄跟着移動，在後面跟蹤起來。先生心想：如果他是疲倦了，早點回家睡，那就不要緊。

阿壽是走小徑回家的，這樣必須經過人家的菜園。他走到一片黃瓜地，站住了，借着上旬弓月的微光，看得出那豐滿的果實一個個垂着。他向四周張望了一下，心裏催促自己說：『摘吧，最後一次，以後發誓不要了！可惜沒有帶布袋來！……』於是他脫下衣來，代替布袋，心想：『這也算偷？只是貪心點而已！』

正當他在躊躇時，先生追到距他十碼遠的草堆中躲起身子，他正摘了一條，突然平空裏一個聲響：——

他猛的哆嗦了一下，正想要跑；那聲音又叫道：『不要跑，我是周先生！』接着一個高高的黑影跑過來，抱住了他；他渾身發抖，急得語不成聲。

『我一直希望你改了，你還這樣？……』先生低聲，可是激動的說。

『多……多隆！……』他的身體，簡直像癱瘓了，在先生跟前蹲下去。

『陳吉的苦瓜是你偷的嗎？閹豬叔的雞也是你偷的嗎？……』

他不答，哭泣起來。

『我要是宣佈出去，你可見不得人！』

『不！……不！先生……我改，我改的！』

他搖着先生的小腿，跪下去。

『只要你肯改了，我就不宣佈。』

『一定，……一定，先生！』

『好吧！』先生把他扶起。把他從黑暗中帶到家裏。周先生渾身昂奮，他知道：現在情勢完全有利於他的教育工作了。

從此，阿壽病了兩天。畢竟，改造是痛苦的！

周先生去看他，他不好意思地把臉側過去，裝着病重的樣子，事實上，只是發燒。先生見這情形也不忍多談，只囑他好好靜養，等病好早些回來夜學唸書。

他病愈以後，沒聽說偷摘黃瓜的事，芭裏平靜得很。回到夜學唸書，甚至連最愛挖苦他的阿士，也不再諷刺他了。先生常找他個別談話。

『如果爲了肚子餓去偷東西，也許值得同情，如果爲了貪財就很不該！……』先生低聲說：『不過，即使爲着肚子餓，這也不是一條正路。只有靠大家的力量，把整個社會改變過來，使大家都有飯吃，那才是對的！』

瘦少年沒有話說，不好意思的連動一動都不敢。

『至於你，阿壽，』先生把手搭在他肩上，他這時緊張地挪了一下身子，坐直了。『你不是爲了肚子餓，倒是爲了你父親的鴉片癮，對嗎？』

『…………』他沒回答，拼命的用手擦着桌子，眼圈紅了。

『這樣一來損害別人的血汗果實；二來害了你自己，使你品德上不清白；三來害了你父親多吸鴉片，中毒更深！』

『我改！…………』他低聲抽泣起來。

『對，你應當勇敢地改過！』先生拉他的手。

良久良久，他抬頭要求道：『我…………以後，我晚上跟你一起睡，先生。』

『你家裏人肯嗎？』

『我說要請先生教我書，我父親不阻止的；我母親一定肯。…………』他平靜了，擦了眼淚，等待先生答覆。

這孩子是要求先生時刻督促，這正表示他改過的決心。

先生嚴肅的長臉笑了，說：『好！』

果然，第二天晚上，他捲了被、枕來了。人們笑着問道：『要給先生做兒子了？』

他回答說：『我爸爸的煙屎味，嗅久了怕上鴉片癮。』

『對，你本來瘦了，再上了鴉片癮，恐怕就要更瘦了！』人們跟他開玩笑。

晚上放學後，有時他就跟先生一起在燈下看書、寫字。有時他就跟先生去訪問隣居，阿壽跟芭裏人也就愈來愈親密了。

每天早上和下午，他跟先生一塊辛勤地經營那片芭。他父親埋怨兒子傻，給別人當牛馬。經過血汗的勞作，他們合作經營的青菜有了收穫。除了賣的，還常常分回家吃。阿壽才真懂得勞動果實的珍貴，別說給人偷去要氣憤，即使不自量的雞來啄一下，都使人心疼呢！拿着那些新鮮的菜回家，阿壽感到不可名狀的喜悅和自豪。

不久，他自己也開了一片芭；先生和阿士、陳吉也來幫忙了。一邊勞動，一邊唱歌：

『二月裏來好春光，

家家戶戶種田忙！』

他享受着友誼的溫暖和勞動的快樂！

教師節

絮絮

是午夜時分了。

在山芭裏，黑暗吞沒了一切聲音和顏色，連宇宙也似乎墮入夢的深淵；如果套一句成語，正是所謂「萬籟俱寂」。

但在都市裏，尤其是在新加坡的芽籠道上，依然是車水馬龍，輝煌如晝；小販、舞女、妓女、三輪車伕、特示車伕、扒手、私會黨徒……都像蝙蝠一般，紛紛從黑暗的角落裏奔了出來，追逐着生存所必需的一些微利。夜，本來是應該休息的時候，而那些夜生活者，却似乎忘記了疲乏，熙熙攘攘，爲利而來，爲利而往，這不是說明了社會越文明，生活越困難的畸形現象麼？

就在這不夜天的芽籠道上，住着一位終生獻身於教育事業的老教師章先生。照道理，教師們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可以早點休息，而事實上並不盡然，一大堆的學生作業，還得趁着夜裏來修改呢。

章先生這時正戴着一副老花眼鏡，在批改着學生的作文簿子。

章先生今年五十一歲，但由於工作繁忙和營養不足的雙重因素，額上皺紋特多，雙頰又深陷，所以從外貌看來，似乎是六十開外的人。他拿着一枝紅水筆，有時不停地揮動着，有時又停了片刻在凝思着。在這種工作過程中，却不時在「咯，咯，咯……」咳了幾聲，於是提起放在案頭的熱水壺，倒出了一杯「咖啡烏」在飲着。

他不覺側轉頭，掃視了一下自己的這一個家。所謂「家」，其實簡單不過：一間兩丈見方的房子，同時兼任着數種用場——書房、會客廳、膳廳、臥房、孩子們的遊戲室。窗前擺了一張寫字檯；左隅安了一張大床，床前圍起了一塊布幕；地板上橫七豎八地躺了幾個孩子。

「唉！這就是「家」麼？這就是「人生」麼？……」章先生禁不住引起了感慨。

感慨儘管感慨，現實究竟是現實，對着這一堆山丘似的作文簿子，章先生再也沒有餘閒耽擱下去，只好趕走了心內一切雜念，繼續全神貫注在批改工作上。

「咯，咯，咯……」又是幾聲咳嗽。他不得不停了筆，又從熱水壺倒出了一杯咖啡烏來喝。

「呃！你還不會睡麼？看你又在咳了！」章太太爲丈夫的咳聲驚醒，揉着眼，撩起了床前的布幕，在望着丈夫說話。

「唔，怎麼能夠早睡呢？你瞧！作文簿子還有這麼一大堆；況且也不困倦。」話剛說完，章先生不禁打了一個呵欠。

『看你近來咳得越厲害了，還是早些休息吧！明天不是教師節嗎，不必去學校？』章太太的關心丈夫，是理所必然的。

『是，明天是教師節。教師節又怎麼樣？上午九時得去「快樂世界」參加教師團體舉行的慶祝會，晚上還得去羽毛球館參加茶會。……』

『爲什麼上午開了會，晚上又來一個會？』章太太好似碰到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你不知道，這是好現象呀！晚上的慶祝會，是由各院校友會聯合藝術研究會所舉行的。往年教師團體的慶祝會，被洋博士譏笑做「和尚請和尚」；今年由校友來爲老師慶祝，這才是「尊師重道」精神的表現！』

『你別老天真！在南洋這種銅臭社會，談什麼「尊師重道」！儘管你會開得多麼熱烈，口號喊得多麼响亮，試問，對教師的地位能不能提高？對教師的待遇能不能改善？……算了！還不如在家睡他一天，對你的身體，才真正有好處呢！』不料章太太生了感觸，發起牢騷。

『不！會總得去赴的。人家熱誠地爲你開會慶祝，你怎麼好意思推却？說到尊師重道，就因爲南洋社會看重金錢，看輕教師，所以更要提倡，更要鼓吹！如果不是這樣，風氣永遠不會改變過來的。……喀，喀，喀……』說不了幾句話，章先生又咳了起來。

『還是來睡了吧！什麼「尊」啊，「重」啊，都在其次，還是保重身體要緊。……夜很深了吧？有沒有到一點？』章太太是着實從內心對丈夫生了愛憐，所以再三催他休息。

「唔，差不多一點了。好，不改它了。」他收拾了簿子，又來一個長長的呵欠。

臨睡前，章先生以愛憐的目光，巡掃了一下躺在地板上幾個黃口雛兒，不禁湧起一股舐犢的深情，伴着一陣心魂的戰慄。

房裏雖然熄了燈，但街燈的照耀，仍然使房裏充滿了月色似的光霧。而且雖然是深夜，但電車聲，汽車聲，餛飩担子的敲梆聲，依然織成了一片「都市交響樂」，都市確然是「不夜」的啊！

章先生躺在床上，閉了雙眼，但他並不能立刻入睡；相反地，他的靈魂似乎比白天更加清醒，「心眼」張得更大，他似乎脫離了宇宙，翱翔於自由自在的虛幻之域；一會兒，他似乎看到了女兒阿婉，在馬來亞大學畢了業，戴了學士的方帽子，笑瞇瞇地迎面走來；……一會兒，又似乎回到萬里外的故鄉，大廳上點着幾尺長的紅燭，神几上列着數大盤的壽桃，他自己着了一件藍綵長袍，領着一群兒女向坐在廳裏紅交椅上的老太太叩頭祝壽，賓客滿堂，個個露着欣羨的眼光；……一會兒，又似乎住在一座豪華的大洋樓裏，兒子老大長得面團團腹便便，成為當地數一數二的儒領；老二呢，當了大學校長，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一會兒，又似乎到了另一個星球，這兒有不老的春天；田畝上送來一陣稻花香，夾着一陣牧童的笛聲。陽光在散播着溫暖，鳥兒在歌頌和平。沒有憂愁，沒有饑餓，沒有貧窮，沒有殘殺。……

這時，忽然街上馳過了一輛救傷車，那「琅琅琅」的急迫的鈴聲，驚醒了章先生的幻想，

他又禁不住「喀喀喀」咳了起來。太太翻了身，含糊地問：

「你還不曾睡着麼？……」

「唔，睡不着！……」

「呃，我忘掉告訴你一件事，……」太太忽然記起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似的，興奮而急促地說。聽了太太緊張的口氣，章先生連忙插口問：

「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呀？」

「什麼大事！你的好朋友——房東，今天又來催討房租了！」

「這個月還沒有完，倒催命鬼似地儘催！」

「他說照規矩月頭便得繳清，我們已拖到月尾！……」

「這個刻薄鬼，一切只看在錢上，什麼交情都不管！」

「他說，看在朋友的面上，才把房子租給你呢！」

「看在朋友的面上？隔壁房才租三十塊錢，倒要我們四十塊！」

「他說，早晚時價不同哇。」

「鬼話連篇！這傢伙簡直是臭虫！……」

「但他會鑽，會發財呀！他，今天冷冷地說：『三天內再不繳，得請你們搬開！』……」

「管他去下逐客令，我們並沒有欠他道理。」

「你還是早點設法還他算了，何必多惹閒氣來受？」

「等後天我向楊校長商量看，先借半個月薪金來應付一下。」

「唉！每個月都是「寅吃卯糧」，……婉兒這女孩子，又吵着要再上學。本來嘛，也該讓她上學才是，可是老六沒人照顧，家裏少不得她一把手腳。老杜同你差不多年紀，他的老大已經能夠幫忙養家了；再過兩年，老二大學畢了業，他便可以蹺腳當老太爺了！我們呢？老才讀小學！……」

「唉！太太，「六字」怎能和「八字」鬥？俗語說：「人比人，氣死人！」誰叫我們窮？誰叫我們結婚得遲？」

「說來說去，是你走錯了路！人家走錯了路，還懂得回頭，改行；你呢？一直要走錯到底！你瞧老李，人家丟了粉筆，跳到商場去，如今少說沒十萬也有八萬。就像那刻薄鬼房東，從前不是和你同過事？現在也變成了「頭家」，出車入馬。」

「太太，這難道是我的錯處？如果大家不當教師，學校不是要關門？下一代不是要「蠢如鹿豕」？還說什麼保存中華文化，發揚中華文化？錯是錯在目前教育制度不合理，教師待遇得不到改善。你瞧！英校便不相同，人家有年功加俸，有養老金，底薪又高。誰說英校教師當不得？至於我們華校，薪額低，年功加俸養老金，什麼都沒有！像我，担任一間學校的教職，固然養活不了一家；縱然賣老命兼了另一間的下午班，還是弄得「寅吃卯糧」，房租交不起，女

兒上不了學！太太，我已盡了做人的義務，難道還是我的錯處？」章先生越說越激動，心口的火山，似乎要爆發了。

章太太也並不為自己理屈，更提出另一點反攻理由：

「你說華校經費困難，待遇不好，但是，政府不是宣佈要實行新薪津制麼？實行新薪津制，教師的待遇，不是會提高麼？但是為什麼你們還要反對不接受？」

「太太，事情並非這麼簡單！中國大學學位不被承認，其他什麼師範、中學畢業的資格，更不必說，一切都被當做未經師資訓練者看待，底薪因此很低。」

「不是聽說又有新的辦法要宣佈了麼？我相信政府對各民族教育，一定會平等看待的。」

「自然，我們都希望政府會以平等地位，看待華文教育，但是，我們不希望會有什麼附帶的條件。」

章太太想了一想，又說：

「喂，老陳教的那間學校，年頭已請准全部津貼，計算老陳服務年資，連年功加俸，一個月可領到將近五百塊錢，陳太太高興得什麼似的。」

「不瞞你說，我教的這間學校，也老早申請，聽說最近可以批准。」

章太太似乎在漫漫長夜裏發現了一道曙光，興奮地問：

「真的麼？為什麼你不早告訴我呢？那麼，以你服務的年數來說，不是可以比老陳領得更

薪金高的麼？」

「也許是這樣。」

丈夫的冷淡神氣，倒叫章太太摸不清。她眼前可展開了一片美麗的遠景：

「明年大概會批准吧？那麼，第一，你可辭掉了下午班的職位，我看你的咳嗽，是因為工作太忙得來的。第二，你應該多吃點補養的東西，好恢復你的健康。第三，婉女應該讓她繼續上學，才不致耽誤了她的前途。」

章先生看到太太這麼天真，便笑笑地摟着說：

「第四，得爲我的好太太做幾件像樣的衣服。第五，得不時帶太太孩子們去看看戲，吃吃點心。」

「我麼，人已老了，還要什麼漂亮的服裝？時常帶孩子們看看戲倒是好的，我們的孩子實在太可憐了！」

章先生自從師範畢業後，一直站穩教育崗位，教了足足三十年的書，在國內和海外，都栽培了不少桃李；活躍於國內外政壇、文壇，商場上的人物，就有不少是他的高足。

他從小進過私塾，高小畢業後，攻進了省城的優級師範。因為他秉性聰穎，而又沉靜好學，所以在校成績，一貫領先，師長和同學，無不刮目相看。他的國學根基很好，又寫得一手

端正秀麗的黃（自元）體小楷，就這兩點，在同事中，已經算是很難得了。

在國內，由於師長朋輩的關係，他本來很可以到官場上去鬼混，而撈他一大筆的；無奈他耿介高潔，一向深惡痛絕那些魚肉鄉民的城狐社鼠，怎麼願意與之同流合污呢？

在海外，也未嘗沒有投筆從商的機會；但他看到商場上那種種欺詐、傾軋、自私、刻薄，……種種醜惡情形，再也鼓不起勇氣，提不起興趣了。

一句話，他守住自己的崗位三十年如一日，從來不動搖不變節，最大的原因，是在於早年確立了信仰，奠下了決心。

他爲了獻身事業，忘了切己的利害，一直到了三十六歲才結婚。而今有了兩個女兒，四個兒子；最大的女兒阿婉，只有十三歲；最小的兒子老六，僅僅兩歲多。章太太原來也教書，但爲了孩子一多，分不出身，只好留在家裏當主婦了。女兒阿婉，才讀到初小，自老六一出世，只得留在家裏幫忙做事。

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章先生的生活還過得差不多；但在戰後，由於物價飛漲，他却不得不一身兼兩校了。論體格，本來還算結實，生平毫無不良嗜好，連煙酒也不吃，可謂攝生有道，所以很少生病。但自前年以來，爲了操勞過度，睡眠又不足，不時會起咳嗽，有時，甚至痰沫中還帶有血絲。他雖然因此感到惘然，但他想自己是上了年紀的人，縱然患了肺病，生理上的自然抵抗力，較年輕人強得多，料想於事無妨，所以也就不以爲意。

孩子一多，負擔越重，手頭越緊，但也並不埋怨孩子的突然闖入。他想：孩子之來，難道是有罪的嗎？只許富翁三妻五妾，而窮人連養孩子的權利，都不許有嗎？

但在開銷上，不得不盡力撙節：粗衣淡飯不用說，戲院，酒樓，遊藝場所，便幾乎絕跡了。

雖然如此，還是捉襟見肘：房租月頭繳不出，雜貨店的賬，也拖延過月；因此不得不看人臉色，聽人閒言。一肚子委屈，只好悶在心裏。

第二天，因為是教師節，章先生起身特別早，精神也覺得特別愉快。他教了一輩子書，可是，從來沒有見過弟子為老師的節日而開會慶祝，這一點；其次，他想到明年學校請到全部津貼，自己每月最少也可領到五百元左右，別的不說，房租和雜貨店的賬，總不致拖延，不必再無端受辱；第三，在慶祝會上，同道們為了爭取華文教育的平等地位，必定會提出討論，然後作有勁的對策。他想到這些，覺得自己一生所吃的苦，並非毫無代價，平日播下的種子，終歸有開花結果的一日。

今天的太陽似乎特別溫暖，空氣也特別柔和，他不禁露出了一絲微笑。

『我穿什麼衣服去赴會好呢？』吃過早餐，章先生便準備去赴會，他徵求太太的意見。

『哪，還是穿那套白春綢的衣褲去吧！除了這一套，你又沒有更體面的呢！』

『哇！幾條領帶都舊得不成樣子，還發了霉，真糟糕！』

『去年買的那條黑色的，不是還很新？用刷子刷一刷，不是可以用了？』

『呃！皮鞋又舊得不成樣子！……』

『拿來，我替你擦擦油，可不亮了起來？』還是太太賢慧，處處爲丈夫關心。

章先生望了一下錶，脫口喊了出來：

『喲！八點半了，老洪約好來邀我的，爲什麼還不來？』他把頭伸出了窗口，向街上探望了一下。

『既然是約好了的，他總會來吧。爲什麼你今天變得這樣性急起來？』自然，太太是不會了解他今天的心情的。

話猶未了，「篤篤篤篤」傳來了一陣扣門聲。

『是他來了。』章先生一邊說，一邊匆忙跑去開門。

『洪先生，請裏邊坐。』章太太趕忙招呼客人。『他急得什麼似的，以爲你失約不來了。』

『我剛要出門，校長却來了，因此耽擱了一下，……』

老洪話猶未完，章先生搶着問：

『他有什麼事找上你的門去？』

『他告訴我，學校請求全部津貼已批准了，……』

這回是章太太急急插口問：

『那不是很好嗎！明年老章可以不必再兼教兩校了！老實說，這幾年來，他可累得夠了！洪先生，你不是也可以領得五百塊錢左右嗎？』

『嗯！不過……』老洪嘴裏吞吞吐吐，臉上也侷促不安。

『不過怎樣？你說！』章先生未免感到驚異。

『不過……』老洪再三躊躇，但終於不得不鼓起勇氣，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這是校長要我轉交給你的的一封信。』

章先生料到有什麼曲折，不安地接過信，拆了開來；章太太也急忙跑近丈夫身邊來看信：『……閣下既患肺疾，應於本月底停職，庶免傳染於兒童。……』

『唉喲，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章太太跺着腳，摔動着兩手。『像牛一般，奶被榨乾了，主人便一脚把你踢開了！』

章先生忽然臉色變青，滿頭汗下淋漓，隨而訇然一聲，他昏倒了。

老洪嚇了一跳，趕快跑過來抱住他，但已來不及了。

『老章！老章！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章太太更加慌做一團，哭着，嚷着：

『天呀！天呀！你爲什麼這樣殘酷呀！……』

這時，幾個孩子也從戶外奔了回來：

「爸爸！爸爸！你怎麼啦？……」

「唉喲！爸呀！爸呀！……」

老洪摸了摸章先生的胸口，一邊安慰章太太，一邊拔腳預備下樓：

「章太太，他不過一時昏厥了，不妨事；我去打電話叫救傷車來！」說着，他匆匆奔下樓。

這時候，「快樂世界」遊藝場的教師節慶祝大會，正在興高采烈地舉行着。

一九五五年教師節



盲牛

趙戎

盲牛已經是個五十出頭的人了，身體還是像牡牛一樣的強壯和健康。他生來是「雙骨人」的粗大的骨骼，生滿脂肪過多的肥肉，行動起來，簡直像牛一樣。但是，他並非全盲，微凸的眼鏡的厚度，證明他患着很深的近視，不過，在圓得像冬瓜般腦袋的塌鼻梁上，架着玳瑁眼鏡，委實有點太不相稱的了。

然而，若以他「發福」的身材，裝扮一下，還有不像大腹賈，頭家之流麼？最可笑的他却是個咕哩工人，能夠一個人托上担八重的一包糖或一包米，如果托的是細包件，像紅毛灰或麵粉之類的話，就像疊羅漢一樣，疊多幾包在他的肩膀上，他還是應付裕如，並無難色，還有大材小用之概呢。不錯，「有點錯狀元，無改錯花名」，人們給他起「盲牛」這個貨真價實的花名，正說明人們眼光的犀利和正確，因為他不但有牛一樣的身材，也還過着牛一樣的實質生活呀！

說來有點「數典忘祖」之感，他的高姓大名反而被人忘記了，老一輩的朋友，和他的露水老婆，對這也不大清楚。據說他是先天近視的，童年時代因為撞過幾次大板，吃過不少虧，才

不得已戴起眼鏡來，也許他的花名，就是那時候給人起定了，跟着他的壽命一直長到現在吧？怪不得深交一點的也不甚明瞭了。不知是這個花名叫得怪親熱、坦白、率直呢，或是習慣了，總之，無論他是在飛黃騰達的時期，或是窮途潦倒底時候，他的至親的老婆，遠親的咬啲老契，知交的朋友，都一律叫他做「盲牛」。只有晚輩後生才叫了一個「叔」字或「伯」字，或則老婆撒嬌時叫他做「牛哥」、「心肝」，生氣時却罵他「死佬」、「盲鬼」，最例外的是他發跡的時候，家裏僱來的使媽，叫他做「事頭」，但這尊稱在他的生命史上，好像曇花一現罷了。

盲牛是日里埠的僑生，他的母親在生下他後不久便死了，自小就沒有受過母愛的撫養。父親把他寄養在舅家裏，因為生來近視，而且是個獨粒仔，他的父親準備供書教學，好讓他將來容易搵食，豈知供他讀了不夠兩年，就患腳氣病死去。他只得自撐門面，另尋生路，想做學徒，人又嫌他近視，好在他生得肩膀寬大，有泡牛力，好容易才能找到做雜貨店的打雜工作。起初還是有食無工，後來做熟了，事頭見他抬得托得，不惜氣力，一人可以抓上兩個人的工夫，才肯在理髮紅烟錢外，另加給他二元的薪水，作為非常的待遇。

「後生仔，要勤力至好咖，先苦後甜，你睇我白手興家，當初幾艱難，拍手無塵呀，茶桶烟、打雜、跟班，也都做過！所以要勤力，肯做，抵得，然後至有好日子咖，幾多人想來我處學做生意，有食無工，都唔收，算最體貼你呀！……」甜言蜜語地，剝削了他好幾年。

當他剛在二十歲左右吧，青年激情的衝動，使他不安於位了，而且，月薪的微薄，也令他討厭這冗繁的工作。正像生滿羽毛的鳥雀，想高飛天空。在店裏，又不時給同事所慫恿：『你想在這裏做死一世嗎？木頭！有什麼出色，只替人家賺錢，不如去星加坡啦，那裏工程正旺，就是執烟頭，也搵二三兩銀一日呀，我又有些兄弟在外，你又捱得做得，一齊去，唔怕無得撈！』

新的希望，新的理想，引誘着他，最後他大胆地向頭家提出辭工，好討回一年未支的薪水。可是，頭家却不放過最後一次剝削的機會。『你聽人家搞，乞兒有得過你做呀！你學曉嘢就想走路嗎？哼，念你當初勤力，割你半年人工，第二個要補回米飯錢咖。』他不得不忍痛地挨受這最後一棒，湊夠一份船腳，就和那同事一齊漂泊到星加坡了。

盲牛一踏上新加坡土地，就一直在碼頭裏混，做咕哩，捱了二十多年的牛，雖然沒有像他理想的那末好撈，但總勝過在雜貨店裏做打雜，荷包比較鬆動了一點。憑着他一泡牛力，不省牛黃，工頭對他特別好感，勉勵他：

『盲牛呀，你係老臣子囉，樣樣熟落，事頭對你好滿意，我也替你說過好多次，一有機會，你可以做工頭的，比如我，又係咁樣撈起咖。』

『至好啦，希望你多多攜帶下我，將來一定報答你的恩德，我盲牛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盲牛奉承着說。

「我知道，我知道，我同你一樣窮苦出身！」工頭打斷他的話說。

盲牛明白，工頭只指揮工人應該怎樣做，自己乾領工錢，還有扣抽頭，每名一角，淨工人處，就括得幾塊錢一日，有時還虛報工人數目，好撈到死！

果然，盲牛走起鴻運來了，那時正值東西風雲日緊，第二次大戰即將爆發，本坡的軍事設防工程，非常興旺，盲牛給事頭叫了去聽話：「現在工程好緊，你係老伙計囉，我乃念你爲人忠直，捱得鹹苦，現在升你做工頭，明天起，每日由你派單，帶工人到阿冷K處，給那紅毛三劃報到，指揮他們做工，要交得準，記好，如果做唔妥，休怪我無情。……」

盲牛一面聽，一面煞熟狗頭似的，裂開牙齒笑，十分恭敬地回答：「事頭吩咐，一定照辦，我盲牛做事，斷無亂龍啊！」

盲牛做了阿冷K的工頭，好不威風，得意非常了，確能奉公守法地，加倍小心去幹，晨早就到公司召集那批工人上車，載到阿冷K處給那紅毛三劃點過人數，聽候發落，分配要做的一些搬運工作。他履新伊始，爲了做個好印象給事頭，俾得更加信任自己，他便以身作則，大賣氣力，整得週身臭汗，那些工人自然也陪着他受罪了。他還不停地叫罵着：

「喂，契弟，掄下你隻發財手呀，禮拜咖？一陣三劃來踢屁股啊！」

「喂，叫你來食飯麼，蟻欄咁，快的呀，做工一條虫，放工一條龍！丟那媽，懶蛇！」

「疊好的呀，歪歪斜斜，快的整正佢！」

「咪咁沙塵呀，盲牛，丟那媽，托下我隻腳啦！……」一些容易發火的工友，狠狠地回罵他幾句。

「唔係沙塵，不過你受呢份人工，就要做工囉。」

盲牛肚裏有數：自己一份錢，加上五十個工人每人一角的抽頭，這入息就好過做財庫了。起初，還不敢虛報工人數目，心裏總是發癢的，收入仍然比別的工頭少；後來混熟了，胆也壯了，利用那個專省牛黃的馬來人，憑着他曉得幾句半鹹淡的英語，串通了紅毛三劃，每日虛報二十名工人數目，作四六分，每星期結算一次，有時還加意送上一打拔蘭地酒呢。

而最可恨的是那個馬來人，居然變成鱷魚頭，在工場裏，儼然是二手工頭，繞起手來不做，又常時不請自來，跟蹤着盲牛上茶樓，老實不客氣地揩他一盅幾件的油。或是賭錢輸光了，拜萬壽，伸手借錢。而且，經常也總是有借無還！雖然最多的數目，也不過一元幾角錢，已經氣得盲牛半死，恨之入骨，好像搽着一條刺。但算來自己月入已有好幾百塊，這財源又非常穩當，好過做生意人家，唔怕會蝕本，細想一下，心地一寬，也就由得馬來人做鱷魚頭了。好比人身上寄生着的臭虫，無可奈何它！

時來風送，盲牛財源廣進，好像豬籠入水，飽暖思淫慾，寡佬一個，多乏味呀，雖然有「炮寨」，到底非長久之計，他也想起討老婆，養兒子，成家立室了。經過三姑六婆三寸不爛之舌，諸多週折，才找到一個「二台貨」，正如媒人所謂：「你唔嫌佢籠疏，佢唔嫌你米碎」的

相讓下，才能成功的。他雖然有點錢，已經快到五十歲的人了，那女人雖是個寡婦，樣子也還不錯，何況還曉得撒嬌，打情罵俏，接過來後，直樂得盲牛心喜，肚裏說，這才是真正的快樂的新生活呢！於是另賃新屋藏嬌，也僱起使媽來了。

盲牛很迷信，回憶起來星之前，在日里埠，有一回，獨自到郊外去散步，怎知在一條黃泥路上愈行愈遠，祇見兩傍都是參天的大森林，沒有一伙人家，路前遠處，白茫茫的霧氣升起，才知迷失了路，正在心裏發慌，急得要驚叫起來，忽然迎面來了一個老人，銀白的長鬚掛在緋紅的臉頰上，兩道眉毛也長得垂到肩上，他不知從那裏來的勇氣，高聲呼叫：『老伯呀，那條路可以返回市仔啊？』同時彷彿看見老人的手向左邊一指，耳裏聽到說：『想死嗎？快離開這裏，向那邊去，才有出路。』他機械地跟着老人所指的方向，轉過左邊一條小路走，心裏一想，這個奇怪的老人一定是個土地公，或是那督，不然就是妖怪，擰頭一望，那個老人不見了，黃泥路也沒有了，後面全泛起了一片白霧，他意識上一閃，拔腳飛也似的向着小路跑了。他回店裏，幾夜都夢迴着那句話：『快離開這裏，才有出路！』他現在想來，才翻然大悟，原來要離開日里埠，才能夠撈起。於是逢人便說起受過仙人指點的故事，尤其是在新討來做老婆的那個「返頭婆」的枕前，嗚嗚不休地講着，好像他的撈起，全是命中注定的。

『或者你當時眼花，而且你又近視，睇唔清楚卦？』人們聽得膩了，討厭他的自大狂，卑夷地，冷冷地反駁他。

「又話唔祇，我重清楚過你，後來一連幾夜都夢到呀，若果無仙人指點多少影跡，你敢冒險來星加坡撈麼？你係馬？」他和別人一樣，慣把「你話係嗎」講成「你係馬」。

「你至係牛呀，丟那媽，週身唔自量，睇住你第日伏街啊！」

談到這裏，常常會搞到不歡而散。

然而，花無百日紅，好景不常在。一九四二年春，日寇吞佔了全馬來亞，盲牛的鴻運，理想的生活，優越的地位，龐大的入息，一切的一切，也跟着齊完蛋了！

公司雖然重開，事頭却換了別人，盲牛雖是個老資格，有駕輕就熟的好處，但却以年事老邁被遣，上公司的門碰了幾次大釘，他也灰心起來了。好在爛船還有幾斤釘，辭退了使媽，搬到山芭去住，失業之間，尚不致餓飯。但坐食山空，找來找去又沒有別的機會，幸虧還有氣力，只得重操舊業，降為工人，賺七角工資一日，到毛金島去推汽油桶。每天倒尿那麼早，就要起來趕搭船，跋涉過海，還要受到暈浪、日晒、雨淋之苦。

他每天把賺得的七角錢，不敢動用一點，如數獻給老婆，那裏知道還遭受她的白眼，鼻裏哼了一聲：

「七角錢，而家樣樣貴，夠你定夠我呀，你唔想下，死佬！」

「無法子呀，我祇搵咁多，最好你把手飾去當住先，遲下我贖回。……」

「乜話？你有好多手飾俾我麼？完全係我自己咖，把去當，你好命！」女人急急地聲辯

着，手拍起枱凳來示威。

『邊個都好，不過當來做家用。……』他受了委屈似地，輕聲說。明明去年買給她一兩多重的那副金手鐲，照時價可值二百元。

『你搵唔到，重想謀我呀，跟你無好日子過，識錯你呀，盲鬼！』女人更潑辣地咒罵着，好像不如此手飾就會被迫出來似地。

『人有三衰六旺呀，你要念下當初，我點樣對待你至好！』

『睇你個衰樣，重有旺！幾多人死唔見你去死，天都唔開眼呀，死佬，盲鬼！……』女人尖聲地叫罵着，一扭身，兀自出了門外。

屋裏只剩下盲牛在低聲歎氣。……

老夫少妻的感情厚薄，常維繫在金錢的多寡。物價愈來愈漲，一天的收入愈來愈不濟事了。盲牛給老婆毒罵，成了家常便飯，但他也習慣了。不料那女人不放過他，新的爲難又來，索性不留晚飯，搞得他常常挨餓，敢怒而不敢言，有冤無路訴。有時她打扮得十分妖艷，出門一整天也不回來，習以爲常，他也不敢追究，免得又遭一頓臭罵。

有一天，放工的時候，狂風大浪，載工人的大舢舨，不能航行，過了兩個鐘點才風浪稍煞。但，還是細雨濃密，近面海風，雨像針一樣刺人，船泊岸時大家像落水鷄似的，渾身濕透，在打冷震。盲牛胖大的身體，穿着濕漉漉的破衣，變成一隻水豬，加上眼鏡的潮氣，艱難

地摸着路，好久才回到了家。誰知迎接他的，連咒罵聲都聽不見，屋裏漆黑，叫了也沒有人應。心知有異，點了燈一看，屋裏物件零亂，發現老婆的皮箱不見了，知道她一定跟人走路，鼻頭一酸，跌在床上，平生第一次哭了起來！

門外的雨，又下得緊，打得亞答葉滴達响。……



一九四八年七月

走路

謝克

一彎進巷子裏，三輪車就像剛剛在運動場上跑完了一千五百米的選手似的，有氣沒力地停了下來。

龍鍾伯跨下車，鬆了一口氣，眨一眨那雙深深地凹了進去的、佈滿着紅絲的眼睛，將套在車柄上的籐圈子輕輕往上一拉：車輪子馬上停止了活動。

一輛運鹹鮮魚之類的囉哩車疾駛過來，於是打從車後透過來一陣畧帶魚腥味的風，乾燥的地面上那些灰塵呀紙屑的就給風兒捲了上來，撲到了龍鍾伯的嘴臉上。

閉了一會兒眼睛，拿手掌掩着嘴，打了個噴嚏；接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在鼻尖上用勁一撮：一條黃黏黏的鼻涕在手指上掛着——像麥糖糕似的扭呀扭的。

波兒！

黃黏黏的鼻涕離開了手指，給摔到了破牆壁上的小洞裏。

取下了圍在頸項上的那條黃裏泛黑的面巾，揩一揩太陽穴上面的熱汗，隨後把面巾放到手掌裏那麼一絞：那些已經變成了灰色的汗水就滙到了一塊兒，一顆顆地朝地面上滴。

將面巾掛到了肩膀上，舐舐乾癟的嘴唇，嚥了嚥唾液，從袋子裏拿出一隻香煙盒，打開來，取了一根只賸下半截的雙桃牌，劃了一根火柴，然後吸了起來。

丟下了香煙屁股，掏出錢來數一數：兩塊八角。

於是，他顫抖着雙手，小心翼翼地把錢放進了袋子裏，然後脫下了那頂破帽子，拿右手在光腦袋上搔了一把，笑着朝向「天天來」飯攤走去。

龍鍾伯是「天天來」飯攤的老主顧，每天中午，他總是到這兒來吃中飯：三碗蕃薯粥，一毛錢荳芽炒韭菜。

龍鍾伯的人緣很好，又很爽直，所以飯攤的頭手海南成很喜歡跟他聊天。

有一次，海南成問他：

「龍鍾伯，你天天吃蕃薯粥，不膩嗎？」

龍鍾伯摸摸肚皮，笑着說：

「習慣了，倒不覺得膩。」

別人可不相信，還以為他是捨不得花錢，於是就跟他開起玩笑來：

「龍鍾伯，你這麼節省，賺了錢不甘吃，可是要留起來做棺材本？」

「不是這麼說，不是這麼說——」

龍鍾伯搖搖手，向別人解釋：不是他賺了錢不甘吃，實在是每個月都得寄錢回去「唐山」，

非節省不可。

這些話一說出來，馬上引起了對方的同情，於是海南成用種關心的口吻問龍鍾伯一共有幾個人在「唐山」。

龍鍾伯告訴海南成：他在「唐山」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母，一個老婆，一個兒子。末了，他堆滿着笑容，快慰地說：

「我的兒子已經進了大學啦！」

海南成聽說龍鍾伯有這麼一個兒子，拍一拍龍鍾伯的肩膀，撓起了大拇指：

「龍鍾伯，你真本事，有辦法送兒子進大學，真本事。」

龍鍾伯聽了，像吃了薄荷糖，心裏頭一陣涼快的感覺，那雙深深地凹了進去的、佈滿着紅絲的眼睛眨呀眨的，臉上露出了喜悅的笑容：

「不是我本事，是世界變啦，從前，像我這種賺食仔，能夠供給兒子讀小學，已經是萬幸的了，那裏還有機會送兒子進大學？現在不同囉，世界變啦！」

現在，龍鍾伯已經來到了「天天來」飯攤旁邊，那位在剪腳指甲的飯攤的頭手海南成，偶然抬起頭來，瞧見老主顧，馬上放下指甲剪，站起來打招呼，隨後把三碗半冷半熱的蕃薯粥和一碟豇芽炒韭菜送到龍鍾伯的面前。

「龍鍾伯，」海南成把嘴湊到了龍鍾伯的耳朵邊，沒頭沒腦地，「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龍鍾伯莫明其妙地將拿着飯碗的左手停在半空中：

『知道什麼？』

海南成說：

『太興和的頭家娘走路啦！』

講鬼話！昨天早上自己還看見她跟一個大胖子走進華僑銀行，怎麼會「走路」呢？

可是海南成一向是不亂講話的，要是真的有這麼回事，那不是……

龍鍾伯眨了眨那雙深深地凹了進去的、佈滿着紅絲的眼睛，把臉湊過去，顫抖着嗓子，煞有介事似的瞧着海南成：

『阿成，這個消息是從哪裏聽來的？可靠不可靠？』

那個點一點腦袋，像是親眼看見似的，說得一板一眼：

『這個消息是我表弟告訴我的，我表弟在她店裏做工，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晚上，他還親眼看到頭家駕汽車載她出去呢！』

『呃！哦！』龍鍾伯的心怔忡了一下，臉色變得很蒼白，手在抖，嘴在跳。

海南成可沒注意到龍鍾伯臉部的表情，繼續說：

『聽說這一次幾十份各種各樣的，大大小小的會，就給她走了好幾萬塊。』
說到這裏，海南成啞了一口口水，提高了嗓子，氣憤地說：

「明明是存心要吃人的！不是嘛？這邊一份會還沒有標完，那邊又起一份新的，有錢的給她走了還不要緊，沒錢的給她一走，可就慘啦！我表弟隣居有一個擺香煙攤的老太婆，辛辛苦苦每個月才積下幾十塊錢來加入她一份會，準備標了給她的兒子做小生意，現在完啦！吃人！」龍鍾伯一聲不響地站起來，賸下兩碗半蕃薯粥和半碟豈芽炒韭菜也不吃，便付了錢，失魂落魄地離開了「天天來」飯攤。

海南成這才發覺到龍鍾伯的態度有點失常，想抓住他問個究竟，可是他已經跨上了三輪車。二十幾年前，龍鍾伯被生活迫得不得不離開家鄉，來到新加坡。

龍鍾伯小時候沒機會受教育，不認識字，吃過了不少的虧；惟其如此，他過番後，節食省用，把剩下的錢都寄回「唐山」，供給兒子受教育，希望兒子替自己爭一口氣。

龍鍾伯的兒子並沒有使他失望，他很用功，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每次，當龍鍾伯把兒子寫給他的信請騎樓下那位寫信先生唸給他聽時，那位寫信先生總是羨慕地說：

「龍鍾伯，你有這麼一個兒子，真福氣！」

聽到這樣的話的時候，龍鍾伯的臉上便露出了慰藉的微笑，心裏想：

「總算沒有白費力氣。」

今年正月，龍鍾伯接到妻子寄來的信，信上說，他的兒子去年年底已經大學畢業，因為成績優異，被選派到工廠去當工程師；他的妻子又告訴他，他的兒子已經有了一位做護士的愛

人，準備今年年底就結婚，希望他回去做主婚人。

老實說，這些年來，龍鍾伯無時不在想念着「唐山」的家人，他好幾次打算籌備一筆盤費回去看看老母妻兒，可是一想到兒子的學業還沒有完成，一家的生活還要靠他接濟，他的原意便打消了。

現在，兒子大學畢業了，職業也有了，他的希望實現了，負擔也減輕了；因此，他下了決心：今年年底一定要回去。

不過，要一下子拿出一筆盤費，是不可能的，而且，過番了二十幾年，總不好空着手回去啊，雖然，家裏的人並不希望得到什麼東西，然而心裏頭總有點兒過意不去。

想了一個晚上，龍鍾伯決定把心事告訴住在二樓那位替人家洗衣服的洗衣嬸。

洗衣嬸告訴他，有一位叫老伍婆的頭家娘要做一份每月開標一次的五十塊的會，問他要不要參加？

龍鍾伯覺得也只有這個辦法，才能得到一筆整數，於是便由洗衣嬸介紹，加入了老伍婆的會。

可是當洗衣嬸第一次替老伍婆來跟龍鍾伯收會錢的時候，龍鍾伯忽然猶豫不決起來，他再三的問洗衣嬸：

「洗衣嬸，你說老伍婆靠得住嗎？」

洗衣嬸笑着說：

「龍鍾伯，你老人家放心啦，住在山仔頂一帶的人，誰不知道老伍婆是頭家娘？這份會我也有參加，要是靠不住，我還會參加嗎？」

龍鍾伯笑一笑，打着手勢向別人解釋：

「洗衣嬸，妳是知道的，我加入這份會，並不是想貪幾塊錢利息，我是準備年底把它標起來作盤費，要是有了什麼意外，我可就回不了「唐山」，見不到我的老母、妻兒……」

那個沒等龍鍾伯說完就搶着說：

「龍鍾伯，你老人家真是怕一些無所謂的，人家的丈夫有店鋪，有汽車，難道還會吃掉你的錢嗎？」

龍鍾伯想想也有道理，這才放了心，把會錢交給洗衣嬸。

現在，老伍婆那一份會已經開標了九次，龍鍾伯本想下個月就把它標起來，然後買了船票，回「唐山」去。

可是他連做夢也想不到今天會聽到這個消息。

龍鍾伯的三輪車在山仔頂一間布店門口停了下來。布店門口圍着一大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詛咒聲，叫喊聲，一陣接着一陣打從店裏面傳了出來。

龍鍾伯跨下車，像一頭盲牛似的，一個勁兒朝人叢中衝過去。

洗衣婦指手劃腳，正對着一個五十多歲的大胖子大叫大嚷，一看見龍鍾伯，她拿衣袖抹一抹眼角，走過來拉龍鍾伯的衣襟。

「龍鍾伯，我早上四處找你找不到，你來得正好，你來得正好——」

「洗衣婦，老伍婆走路是真的嗎？」龍鍾伯臉上的皺紋打着結，眼球上的紅絲顯得更多。

洗衣婦皺起了眉頭，很抱歉地點點頭。

「洗衣婦，老伍婆現在在哪裏？」龍鍾伯的聲音在跳，在舞。

洗衣婦指着那個五十來歲的大胖子：

「問她的丈夫，問他！」

龍鍾伯認得出他就是昨天早上跟老伍婆走進華僑銀行的大胖子，他撲上去：

「頭家，頭家娘在哪裏？頭家——」

那位頭家不開口，把腦袋車過去，將右腿疊到了桌子上，沒那回事似的抽着煙。

「頭家，頭家娘在哪裏？她走了我的錢，害我不能回「唐山」，頭家，我求求你，我跪你，頭家，頭家娘在哪裏？頭家娘在哪裏？」龍鍾伯的眼角掛了淚，拱着雙手跪在頭家面前。

大家都睜大眼睛，瞧着大胖子：顯然是希望他把老婆的下落說出來。

可是沒辦到。

『我不知道。』大胖子說。

洗衣婦衝了過去，手撐着腰，彎着兩個嘴角：

『你怎麼會不知道？你怎麼會不知道？你老婆走路，走了人家的錢，你怎麼會不知道？』
有誰插了進來：

『吃人！』

大胖子生氣地揮揮手：

『走走走，人家要做生意，不要在這裏哭父哭母！』

『走？哼，沒那麼容易！』

『除非你把老婆的下落講出來，不然我們不走！』

『對，大家都不要走！』

討債的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那位大胖子頭家脹紅了臉。

『頭家，頭家娘在哪裏？她走了我的錢，害死我回不了「唐山」，頭家，頭家娘在哪裏？』
她走了我的錢——龍鍾伯喘着氣，攤開雙手，發瘋似的在地上滾着，狂叫着。

於是人叢中騷動起來：有的主張最好是去報案；有的認為沒有根據，縱使報了案也沒有用；有的却提議把老伍婆的丈夫拖出來痛打一頓。

這裏有一位戴黑眼鏡的仁兄自告奮勇地走出來做公親，他擺擺手請大家安靜些，他認為這

種討債方式是行不通的，他主張最好是由大家選出一兩位代表來跟頭家談判，要不然——

『要不然，鬧到法庭去，大家都麻煩！』

這句話一說出來馬上發生了效果：債主們交頭接耳地互相交換着意見，結果都表示同意接受那位戴黑眼鏡的仁兄的提議。

於是那位戴黑眼鏡的仁兄笑一笑，摸一摸下巴，瞧着大胖子：

『頭家，你看這個辦法？——』

大胖子頭家沉吟了一下，點點頭：

『也好。』

這麼，債主們便選出兩位代表去跟大胖子頭家談判，談判結果，因為所加入的會不合法，不受法律的保障，大家只好咬着牙齦，忍痛地接受了對方的條件：還一成。

一個星期以後，有人看見老伍婆跟她的大胖子丈夫和那位戴黑眼鏡的仁兄有說有笑地出現在北京飯店。

可是，從此以後，「天天來」飯攤上再也看不到龍鍾伯的影子；有人說龍鍾伯自從得到「還一成」的消息後，整天瘋瘋癲癲，在街上亂跑亂撞，終於被警察抓進了板橋醫院。

編選後記

自從一九四五年九月日軍投降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八個年頭了，馬華創作小說方面，也有不少收穫。目前馬來亞已經獨立，並已成為聯合國的一員，在國際舞台上漸受注意。歐美一些文化機構，爲了幫助世界各國讀者認識馬來亞文化，正在進行把馬華小說譯成英文，準備出版『馬來亞小說選』之類的書。可是回頭看一看我們馬來亞，却還沒有這類集子出現，本書就是爲了彌補這一缺陷而編成的。同時爲了給讀者有選擇的機會，我們打算分編爲若干集，每一集只選十篇小說，這樣便不至於份量太多，以減輕讀者的負擔。

本集中的十位作家，在馬華文壇都不算陌生，其中有年長的，也有年輕的，有的在戰前已享盛名，有的在戰後才嶄露頭角。這里先把這一階段（一九四五——一九六三）這十位作家的勞績，簡略的介紹一下，給讀者提供一些參考的資料。至於對他們所有作品的評價，那是文藝評論家和文學史家的事，不是編者所能勝任的。

林參天先生是馬華文壇的老作家，也是中國知名的作家。在戰前就出版了長篇小說『濃烟』，是第一部反映海外華人生活的長篇鉅著；戰後又出版了第二部長篇小說『熱瘴』和短篇

小說集『餘哀』，文筆穩健，足為青年寫作者的楷模。

苗秀先生的產量相當多，近二十年來孜孜不倦，始終沒有放下他的一支筆，堅持着文藝工作。他的特異的風格，有不少青年寫作者都受到他的影響。著有長篇小說『火浪』，中篇小說『新加坡屋頂下』、『年代和青春』和『小城憂鬱』，短篇小說集『旅愁』、『第十六個』、『邊鼓』和『紅霧』。

韋暈先生在戰前即出現於馬華文壇，寫過一些短篇小說，也有他自己的獨特風格。著有長篇小說『淺灘』，中篇小說『還鄉願』和『荆棘叢』，短篇小說集『烏鴉港上黃昏』、『都門抄』和『舊地』，此外還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東海·西海』。

絮絮先生也是一位老作家，在中國曾出版過兩本詩集，來馬後比較偏重寫短篇小說，收集成書的有『榮歸』、『學府風光』、『在大時代中』、『房東太太』、『沉淪的浮起』、『變』、『大時代中的插曲』、『坎咪之死』八種，另有中篇小說『播種者』，詩集『駱駝』和『生之歌』，文字洗鍊，絕無一些作家的繁瑣蕪蔓和不合語法的缺點。

方北方先生的產量也相當豐富，擁有大量的讀者，多種著作都已一再重版。著有長篇小說『遲亮的早晨』，中篇小說『兩個自殺的人』、『娘惹和峇峇』、『說謊世界』和『檳城七十二小時』，短篇小說集『出嫁的母親』和『思想請假的人』，報告文學『每天死千人的古城』，此外還有散文集『北方散記』和『笑的世紀』。

李汝琳先生的寫作體裁比較廣泛，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都有相當的成就，除在中國出版的作品之外，來馬後的著作有長篇小說『漩渦』，小說集『懊悔』和『姊妹倆』，詩集『叩門』，散文集『艱險的行程』和『消夜集』。此外於一九五八年至六一年主編『新馬文藝叢書』，包羅馬華三十位知名作家的三十六本著作；同時又主編『南方文叢』，包括十二部鉅著，每部都在二十萬言左右。這兩套叢書，是化了他四年心血編成的，規模龐大，是馬華文壇前所未有的。

趙戎先生寫過很多理論批評的文章，但至今尚未結集。創作方面著有長篇小說『在馬六甲海峽』，中篇小說『海戀』和短篇小說集『芭洋上』三種。

李過先生近十年來寫作很勤，對勞動者的生活也比較熟悉。著有長篇小說『浮動地獄』，中篇小說『大港』和『新墾地』，及短篇小說集『投資』。

謝克先生和高靜朗先生比較年輕，是近十年來馬華文壇傑出的青年作家，他們的作品，都有新的內容，新的作風，好像異軍突起，令人刮目相看。

謝克先生著有短篇小說集『爲了下一代』、『困城』、『新加坡小景』、『學成歸來』四種。

高靜朗先生著有短篇小說集『青青草』，據說『小茅屋』和『陽光與霧』亦爲高君所著，此外還有不少作品散見於報章雜誌，尚未收集成書。

在這十八年裏，就馬華小說出版的數量來說，根據黃奕榮的『戰後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

目』(一九四六——一九五八)和觀止的『文藝界五年』等的統計，大約有一百五十餘種，本集中十位作家的小說作品，合計起來，便有五十種之多，約佔出版總數的三分之一，不僅在量的方面他們有這麼多的貢獻，在質的方面，這十位作家也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那便是走着現實主義的道路，從現實生活中搜集寫作資料，跟一些流行的色情小說和傳奇小說大異其趣，寫作態度的嚴肅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孟 克 一九六三年九月